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八集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詩集

朱自清編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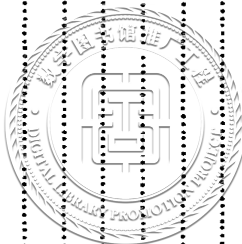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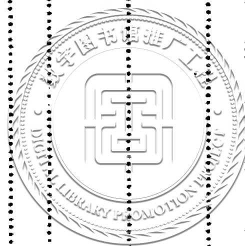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次

目次

目次





目次

冰心女士十八首

成仿吾三首

汪靜之十四首

馮至十一首

陳南士二首

李金髮 十九首

穆木天 六首

聞一多 二十九首

于賡虞 五首

宗白華六首

白　采一首

朱　湘十首

徐志摩 二十六首

導言

導言

朱自清



一

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一)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却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入詩。(二)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像主義者六戒條裏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倣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

(一)胡適文存一，嘗試集自序　(二)胡適文存二集，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證。(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四)而這首詩却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爲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五)這四項其實只是泛論，他具體的主張見於談新詩。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他提倡說理的詩。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六)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爲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爲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七)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八)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裏，還可尋着多少遺跡。「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却太晶瑩透徹了，缺少了一種餘香與迴味。(九)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一〇)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爲新詩特色之一。胡適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胡氏後來却提倡「詩的經驗主義」(一一)，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爲主題，

(三)浪漫的與古典的六——一二面　(四)胡適文存一，嘗試集再版自序　(五)胡適文存一　(六)仝上

(七)談新詩作於八年十月　(八)嘗試集自序　(九)揚鞭集序　(一〇)新青年五卷六號人的文學　(一一)嘗試集四版夢與詩跋

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詩爲自然主義。（一二）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一三），也是這個緣故。寫景詩却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裏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决非容易，况且舊勢力也太大。多數作者急切裏無法甩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別。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爲詩而實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餘香與迴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於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髮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爲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却非將將來之花園中「小便」删去不可。另一個理想是平民化，當時只俞平伯氏堅持；他「要恢復詩的共和國」；康白情氏和周啟明氏都說詩是貴族的。詩到底怕是貴族的。

這時期康白情氏以寫景勝，梁實秋氏稱爲「設色的妙手」（一四）；寫情如窗外擬人法的細膩，一封沒寫完的信那樣質樸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鴨綠江以東，別少年中國，悲歌慷慨，令人奮興。——只可惜有些詩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如凄然；又能利用舊詩裏的情境表現新意，如小劫；寫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聽雨。囈語中有說理渾融之作；樂譜中之一行頗作超脫想。憶是有趣的嘗試，童心的探求，時而一中，教人歡喜讚嘆。

（一二）詩歌（在日本出版）創刊號

（一三）余冠英論新詩（清華大學畢業論文）

（一四）十一年五月及六月晨報副刊

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爲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一五）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纏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眞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裏。潘漠華氏最是淒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峯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眞的稚氣；應修人氏却嫌味兒淡些。

周啓明氏民十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一六）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眞實簡鍊的詩。（一七）到處作者甚衆。但只賸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周氏自己的翻譯，實在是創作；別的只能舉論小詩裏兩三個例，和何植三氏農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一八），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太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着那以詩說理的風氣。民十二宗白華氏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這是所謂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兩派也都是外國影響，不過來自東方罷了。流雲出後，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愛一首長詩，是這一路詩的押陣大將。（一九）他不靠複沓來維持它的結構，却用了一個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聰明的地方。雖然沒有持續的想像，雖然沒有奇麗的比喻，但那質樸，那單純，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優生」的理在詩裏出現，還嫌太早，一般社會總看得淡淡的，與自己水米無干似的。他讀了尼采的翻譯，多少受了他一點影響。

（一五）冬夜草兒評論　（一六）錢鍾書 On "Old Chinese Poetry" The China Critic, Vol. VI, No. 50.

（一七）小說月報十二卷五號　（一八）論小詩　（一九）晨報副刊

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二〇）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他說，

——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二一）

「詩是寫出來的」一句話，後來讓許多人誤解了，生出許多惡果來；但於郭氏是無損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裏沒有的：——不但詩裏沒有——汎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二二）中國缺乏瞑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却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二三）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裏，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賡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二四）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二五）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

（二〇）十四年四月出版　（二一）女神十年八月出版　（二二）以上分見三葉集四五，一三三，一七，六，七，各面　（二三）創造週報四號　（二四）仝注一四　（二五）詩刊弁言

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眞研究，眞試驗；每週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二六)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却很大——那時候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干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新詩形式運動的觀念，劉半農氏早就有。他那時主張（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二）「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韻」主張以北平音爲標準，由長於北平語者造一新譜。(二七)後來也有趙元任氏作了國音新詩韻。出版時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趕上新詩就要中衰的時候，又書中舉例，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幽默；所以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韻頗妥貼，論輕音字也好，應用起來倒很方便的。

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製，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他的渡河問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詩的利器；他主張捨平仄而採抑揚，主張「有節奏的自由詩」和「無韻體」。那時國音新詩韻還沒出，他根據王璞氏的京音字彙，將北平音併爲二十三韻。(二八)這種努力其實値得欽敬，他的詩也別有一種清淡風味；但也許時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過去。

詩鐫裏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志摩氏雖在努力於「體製的輸入與試驗」，却只顧了自家，沒有想到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二九)徐氏說他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三〇)死水前還有紅燭，講究用比喻，又喜歡用別的新詩人用不到的中國典故，最爲繁麗，眞

(二六)詩鐫七號，又詩刊創刊號梁實秋文。音尺卽節，二字的爲二音尺，三字的爲三音尺。聞主張每詩各行音尺數目，應求一律。

(二七)詩刊創刊號　(二八)新靑年三卷三號　(二九)以上均見渡河自序　(三〇)(三一)均見猛虎集序文，

教人有藝術至上之感。死水轉向幽玄，更爲嚴謹；他作詩有點像李賀的雕鎪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驅遣多些。但他的詩不失其爲情詩。另一面他又是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但作爲詩人論，徐氏更爲世所知。他沒有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着濺着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製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瀅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三一)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濺着的緣故。他的情詩，爲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着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三二)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聞氏作情詩，態度也相同；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不但在試驗英國詩體，藝術上也大半模倣近代英國詩。(三三)梁實秋氏說他們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三四)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三五)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似乎還免不了。他也寫人道主義的詩。

留法的李金髮氏又是一支異軍；他民九就作詩，但微雨出版已經是十四年十一月。「導言」裏說不顧全詩的體裁，「苟能表現一切」；他要表現的是「對於生命欲揶揄的神祕及悲哀的美麗」。(三六)講究用比喻，有「詩怪」之稱；(三七)但不將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間架裏。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

(三一)西瀅閒話三四二——三四三面　(三三)Harold Act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Poetry Vol. XLVI No. 1

(三四)(三五)詩刊創刊號　(三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報副刊劉夢葦文　(三七)(三八)美育雜誌二期黃參島文

合起來却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彷彿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着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個人介紹它到中國詩裏。許多人抱怨看不懂，許多人却在模倣着。他的詩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創造新語言的心太切，還是母舌太生疏，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着翻譯；又夾雜着些文言裏的嘆詞語助詞，更加不像——雖然也可說是自由詩體製。他也譯了許多詩。

後期創造社三個詩人，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輪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徵派的詩，也似乎豪勝於幽，顯勝於晦。穆木天氏託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却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徵派。他譯過這一派的詩。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鏗鏘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顏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姚蓬子氏也屬於這一派；他却用自由詩體製。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朧上，他有時超過別的幾個人。——從李金髮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他們和詩鐫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寫畢於北平清華園。

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爲主，也選敍事詩；擬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別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爲困難。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只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境較新的。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鐫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別集，以其中的詩作於民十七以前爲準，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爲準。集子裏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確知其作於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裏面的詩有民十一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於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沈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於十五六年的時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裏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於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號）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種。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朱自清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詩和晨報詩鐫。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爲序。別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爲準。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爲準。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査考；無從査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爲準。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爲準；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爲準。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爲準；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爲準。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別集例。詩和晨報詩鐫，用年選詩選例。——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十一）爲準。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內，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內，以有月份的居前。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爲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於導言之後。

附言　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致謝！

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

朱自清

一、別集（以集中所見最早時日爲序）

名稱	著者	出版者	集中所見最早時日	出版時日
嘗試集(初版)	胡適	亞東圖書館	六年六月九日	九年三月
又(增訂四版)	前人	仝前		十一年十月
揚鞭集	劉復	北新書局	六年八月	十五年十月
集外集*	魯迅	羣衆圖書公司	七年五月	二十四年五月
冬夜	兪平伯	亞東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年三月
西還	前人	仝前		十三年四月
憶	前人	樸社(北平)		十四年十二月
過去的生命	周作人	北新	八年一月十三日	十八年十一月
蹤跡*	朱自清	亞東	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據雪朝)	十三年十二月
草兒	康白情	仝前	八年二月	十一年三月
丁寧	劉大白	開明書店	八年六月十九日	十八年十一月
再造	前人	仝前		十八年九月
秋之淚	前人	仝前		十九年一月

郵吻	前人	仝前		十五年十二月
玄廬文存*	玄廬	民智書局	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十九年四月
童心	王統照	商務印書館	八年	十四年二月
女神	郭沫若	泰東圖書局	九年一月二十日	十年八月五日
沫若詩集	前人	創造社出版部		十七年
前茅	前人	仝前		十七年
瓶	前人	仝前		十六年
渡河	陸志韋	亞東	九年一月	十二年十月
晚禱	梁宗岱	商務	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十三年十二月
冰心詩集	冰心女士	北新	十年中秋	二十一年八月
流浪*	成仿吾	創造社	十年十月十三日	十六年九月一日
蕙的風	汪靜之	亞東	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一年八月
寂寞的國	前人	開明		十六年九月
昨日之歌	馮至	北新	十年	十六年四月一日
北遊及其他	前人	沉鐘社（北平）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	商務	十年二月十七日	十一年八月
農家的草紫	何植三	亞東	十一年三月中旬	十八年十一月
荷花	趙景深	開明	十一年	十九年六月
微雨	李金髮	北新	十一年	十四年十一月

朱自清

食客與凶年	前人	仝前		十六年五月
爲幸福而歌	前人	商務		十五年十一月
我的記憶	戴望舒	水沫書店	十一年	十八年四月一日
聖母像前	王獨清	光華書局	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十五年十二月
旅心	穆木天	創造社	十二年六月三日	十六年四月一日
紅燭	聞一多	泰東	（十二年九月）	十二年九月
死水	前人	新月書店		十七年一月
晨曦之前	于賡虞	北新	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十五年十月
骷髏上的薔薇	前人	古城書社（北京）		十六年
流雲小詩	宗白華	亞東	（十二年十二月）	十二年十二月
羸疾者的愛	白采	白吐鳳（白采）	十三年一月八日	十四年四月
夏天	朱湘	商務	十三年九月六日	十四年 月
草莽集	前人	開明		十六年八月
志摩的詩（初印）	徐志摩	現代評論社	十四年秋	十四年九月
翡冷翠的一夜	前人	同前		十六年九月
災梨集（斑斕）*	朱大枬	文化學社（北平）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七年十一月
紅紗燈	馮乃超	創造社	十五年	十七年四月
銀鈴	蓬子	水沫	十五年	十八年三月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	金屋書店	十六年	十七年五月五日

二、總集以出版時日為序

名稱	編者	出版者	出版時日	備考
分類白話詩選	許德鄰	崇文書局	九年八月八日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	北社	亞東	十一年八月	北社是康白情氏與其友人
湖畔	潘漢華 馮雪峯 應修人 汪靜之	湖畔詩社	十一年四月	「湖畔」是西湖畔
雪朝	朱自清 周作人 俞平伯 徐玉諾 郭紹虞 葉紹鈞 劉延陵 鄭振鐸	商務		文學研究會叢書 原是六人故曰「雪朝」
春的歌集	馮雪峯 潘漢華 應修人	湖畔詩社	十二年末日	
星海※	文學研究會	商務	十三年八月	文學研究會會刊之一

三、期刊

名稱	編者	出版者	創刊及廢刊時日	備考
詩（月刊）	中國新詩社	中華書局	十一年一月至十二年五月，共出七號：一卷五號，二卷二號。	一卷五號起，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實際負責者是劉延陵葉紹鈞二氏
晨報詩鐫（週刊）	聞一多 徐志摩等	晨報社（北京）	十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日共出十一號	

右別集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總集六種，期刊二種。

※書中兼載散文者

選詩雜記

朱自清

民國十年和葉聖陶同在杭州教書。有一晚，談起新詩之盛，覺得該有人出來選汰一下，印一本詩選，作一般年輕創作家的榜樣。我們理想的人，是周啟明先生。那時新詩已有兩種選本，一是新詩集，一是分類白話詩選，（一名新詩五百首）但我們都不知道。這回選詩，承趙家璧先生見寄，方才得見。這兩種選本，大約只是雜湊而成，說不上「選」字；難怪當時沒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詩年選出版，就像樣得多了。書中專選民八的詩；每篇注明出處，並時有評語案語。案語只署「編者」；評語却有「粟如」「溟冷」「愚菴」三個名字。據胡適之先生評「草兒」文，「愚菴」當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評他的詩「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即年選裏「愚菴」評語）

年選後有「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署名「編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來，文學革命的呼聲漸起。至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而新詩在文學上的正統以立。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可不是麼？」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話詩的是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當時還不成甚麼體裁。第一首散文詩而備具新詩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繼而周作人隨劉復作散文詩之後而作「小河」，新詩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載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繼之。及到「五四運動」以後，新詩便風行于海內外的

報章雜誌了。」

所記尙翔實。「月夜」見新青年四卷一號，詩云：

「霜風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着，
却沒有靠着。」

「懸菴」評「其妙處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許說自已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說的是遺世獨立之概，未免不充分——況且只有四行詩，要表現兩個主要意思也難。因此這回沒有選這首詩。——年選所錄，在當時算謹嚴的；他們有時還删節原作。

年選以後的新詩選本，還有「時代新聲」，那是在民十七了。編者盧冀野先生論新詩的普通缺點有六：一，不講求音節，二，無章法，三，不選擇字句，四，格式單調，五，材料枯窘，六，修辭蕪雜。又說他所謂「新聲」的標準云：

「求其成誦，求其動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蛻化詩之沈着處，詞之空靈處，曲之委婉處，以至歌謠鼓詞彈詞，有可取處，無不采其精華。」

這可算得舊詩爲體，新詩爲用」。這時候新詩已冷落下來，以後便沒有選本了；聖陶和我理想的周啓明先生也終於不會動手。

這回新文學大系的詩選，會輪到我，實在出乎意外。從前雖然也寫過一些詩，民十五「詩鐫」出來後，早就洗了手了。鄭振鐸兄大約因爲我曾教過文學研究的功課吧，却讓趙家璧先生非將這件事放在我手裏不可；甚至說找個人多多幫些忙也成。我想幫忙更是纏夾，還是硬着頭皮自已動起手來試試看。本來想春假裏弄出些眉

目的，可是春假眞是一眨眼就過去了；直挨到暑假，兩隻手又來了個「化學燒」，動不得，就誤了十多天。眞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經過約一個月。

「大系」樣本裏需要一點編選感想，又要像片。時間很匆促，便草草將「感想」寫出，却未謄淸；想着只是排印吧了，想不到會作鋅板的。不用說，我的手稿最糟，添註塗改，樣樣有。像片沒有最近單照的，起初未寄；後來終於寄了，民國十九年的。像片裏那條領帶早已破了，眼鏡也已換了三年整了。「感想」裏先說早期新詩理勝於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謂「自然的音節」。次說：

「我們現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於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看我們啓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只是「歷史的興趣」而已，說不上甚麽榜樣了。復次說：

「爲了表現時代起見，我們只能選錄那些多多少少有點兒新東西的詩。」

「新東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說法也是的；總之，是舊詩裏沒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動手的時候並不忘記自己說過的話；假如不會作到相當地步，那是力不從心，無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後的鼓勵，是四月間南方來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寫過詩的人寫的。他送詩集給我，和我商量選錄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選詩的工作，這是可感謝的。

原先擬的規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說月報創造季刊週報月刊詩每週評論星期評論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也都想看。那時生怕最早的晨報副刊得不着，我愛那上面聖陶北行時念家的兩首小詩親切有味。聖陶本來有這副刊，在上海時讓我弄散失了；雖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來還怪可惜的。覺悟在北平也難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塵封在白馬湖一間屋頂上。很想藉此南行，將那一箱破書取回來；但路費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認賬，只算胡思亂想罷了。每週評論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給誰借走了，一直沒回來。

署中去看周啓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說適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約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評論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攤上買着了半份，還可對付着。

清華大學圖收的新詩集眞不少，我全借了出來。又查「開明」上載過的「詩蘂」所作新詩集目錄和別人所補的，加上開明版全國出版物總目錄裏所載的；凡清華未收各集，都想買來看看。但是看見周啓明先生的時候，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麼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給我許多新詩集；又答允借每週評論晨報副刊，——自己拿不了，說定派人去取。但是回來一核計，照我原擬的規模，至少也得三五個月，那顯然不成。况且詩集怕也搜不齊；覺悟雖由趙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趙先生寄的玄廬文存新詩集分類白話詩選，却是我未見過的書。新詩集我沒有用，別的都用了。有了新詩年選和分類白話詩選，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裏沒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遺漏了；像「三絃」等詩，是不該遺漏的。憑着這兩本書和我那「新文學綱要」的破講義，我變更了計畫。

我決定用我那破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憑主觀選出若干集子來看，期刊却只用詩月刊和晨報詩鐫。這麼着大刀闊斧一來，詩集才選成了；要不然的話，咳，等着瞧吧！就這麼着，那一兩本手邊沒有的新詩集，買起來也夠別扭的。譬如于賡虞先生的骷髏上的薔薇，我託了兩家書店，自己也走了幾處；好容易一家書店才在景山書社找着了，據說只有這一本了。所好者新書店不敲竹槓，雖然孤本，還只賣原價，兩毛來錢——大約按新書說，這種孤本，不打折扣賣出，就算賺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詩也買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學研究，怎麼會連這本書也沒有呢？其實我有；現代評論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別人的，長久不還，便歸自己了。這兩本書却讓一個人先後借去；後來問起他，直搖頭笑着說「沒借」。他書是丟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搖頭和笑是確實的。按現代版那本說，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說，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是眞的，還虧聞一多兄在他的「書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與現代版的文字異同。但

一看，一樣，滿一樣；自己笑自己，眞是白費事。還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與五月，倒底沒找着。趙家璧先生來信說上海也沒有。淸華有，丟了。我託李健吾先生問過沈從文先生，同時自己寫信去；他寫過「我們怎樣去讀新詩」，該有這本書，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讓誰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惡裏還存着天堂與五月的詩。這樣選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種集子；（也有看而未選的）連兩種期刊裏所錄的，共五十九家，詩四百○八首。

這兩種期刊裏，晨報詩鐫人人知道，不用說；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這是劉延陵俞平伯聖陶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幾個人裏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改爲「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爲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刊物辦到七期而止；結束的情形却記不甚淸了。從周啓明先生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裏，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別有風味，我說是小詩裏我最愛的。

這回選詩，採取編年辦法，詳細條例另見。略感困難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編年排列，並且有全不記年月的。這裏頗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證；也許小題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導言，我先寫的是詩話。爲的是自己對於詩學判斷力還不足，多引些別人，也許妥當些。寫導言的時候，怕空話多，不敢放手，只寫了五千來字就打住，但要說的已盡於此，並無遺憾。這其間參考了些舊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論新詩一文，看看辭繁意少，眞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麼厚一本書，我却用不上隻字。倒是 Poetry 雜誌中 Acton 論中國現代詩文中有些評徐志摩先生的話很好。說也湊巧，林庚先生將那本雜誌送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給我，就用上了。——這回所選的詩，也有作家已經删去的。如適之先生的「一念」，雖然淺顯，却淸新可愛，舊詩裏沒這種，他雖删，我却選了。

詩話

胡適

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有嘗試集。

喜歡以樂觀進取的主張入詩，多說理之作。(一)詩形頗受舊詩詞的影響，自己比做「一個纏過脚後來放大了的婦人」。(二)朱湘氏嫌他「新詩」用「了」字韻尾太多。(三)

北社新詩年選中康白情氏（愚菴）評云，「適之首揭文學革命的旗，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已定的了。」

應該用筆纖繞可喜，學的人最多。

錄嘗試集初版三首，四版六首。

(一)嘗試集初版自序　(二)嘗試集四版自序　(三)中書集

劉復

字半農，江蘇江陰人，已故；有揚鞭集。

相信詩是「思想中最眞的一點。」(一)民六就主張「增多詩體」，辦法：(一)創造(二)輸入。(二)民十五以後的「新詩形式運動」，用意正同。——自己說「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三)周作人氏說他「駕御得住口語」；(四)他更能駕馭江陰和北平的方言，麵包與鹽便是一例。

錄揚鞭集七首，分類白話詩選一首。

(一)新青年三卷五號　(二)同上三卷二號　(三)揚鞭集自序　(四)揚鞭集序

魯迅

周樹人氏字豫才，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集外集有詩，但很少。

錄集外集二首，新詩年選一首。

沈尹默

浙江吳興人。

胡適氏談新詩(一)說，「新體詩中也有用舊體詩詞的方法（指利用雙聲疊韻）來做的。最有功効的例是沈尹默君的三絃。……這首詩從見解意境上和音節上看來，都可算是新詩中一首最完全的

詩。」

錄分類白話詩選一首。

（一）胡適文存卷一

俞平伯

名銘衡，以字行，原籍浙江德清人，在蘇州生長。有冬夜西還憶，又爲雪朝八作者之一。

舊詩詞功力甚深，所以能有「精鍊的詞句和音律」；寫景抒情，淸新婉曲。也頗喜歡說理；胡適氏說他想兼作哲學家，反叫他的一些好詩被哲理埋沒了。（一）但情理相融的大篇也有的。憶是兒時的追懷，難在還多少能保存着那天眞爛漫的口吻。作這種嘗試的，似乎還沒有別人。

錄冬夜六首，雪朝一首，西還十二首，憶八首。

（一）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周作人

字啟明，浙江紹興人，魯迅氏的令弟，雪朝作者之一——過去的生命是後來重編的。

論不叶韻的新詩說，『雖然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爲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爲它只重在「自然的音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爲眞切。」（一）他自己的詩便不叶韻。

胡適氏談新詩裏說當時他所知道的新詩人，只有會稽周氏弟兄不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又說周氏的小河長詩是新詩中第一首傑作，那細密的觀察，曲折的理想，決不是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後來頗有以「小河」爲題的詩，直到最近還有。

錄九首。

（一）自己的園地古文學

左舜生

左學訓氏字舜生，湖南人。

錄分類白話詩選一首。

朱自清

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人，在揚州生長。雪朝作者之一；他的蹤跡裏也有詩。

錄雪朝二首，蹤跡十首。

康白情

後改名洪章，四川安岳人，有草兒，重編爲草兒在前集。

胡適氏評云，「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裏的東西；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解放的成績最大。」（一）

又說，「江南的長處在於顏色的表現，在於自由的實寫外界的景色。……這種詩近來也成爲風氣了。但這種詩假定兩個條件：第一須有敏捷而眞確的觀察力，第二須有聰明的選擇力。」（二）

朱湘氏評云，「康君別的都不能算作功勞，只有他的描寫才是他對於新詩的一種貢獻。」（三）

錄草兒十三首。

（一）（二）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三）中書集

劉大白

名靖裔，以字行，浙江紹興人，已故；有舊夢（後重編爲丁寧再造秋之淚賣布謠）郵吻。

舊夢付印自記說他的詩傳統氣味太重。而且這氣味循環的複現着，不容易消滅。又說他「用筆太重，愛說盡，少含蓄。」

錄丁寧二首，再造六首，秋之淚三首，郵吻三首。

傅斯年

字孟眞，山東聊城人。

錄分類白話詩選一首。

玄廬

沈定一氏字劍侯，筆名玄廬，浙江蕭山人，已故；玄廬文存有詩。

十五娘是新文學中第一首敘事詩；但嫌詞曲調太多。

錄二首。

王志瑞

錄新詩年選一首。

王統照

山東人，有童心。

錄童心四首，詩一卷三號一首。

郭沫若

原名開貞，四川樂山人，有女神星空（後重編，合爲沫若詩集）前茅瓶。

朱湘氏評女神和星空(一)說，我們看郭君詩的時候，覺得很緊張的。構成這種緊張之特質，有三個重要份子：單色的想像，單調的結構，對一切「大」的崇拜。崇拜「大」的人自然而然成了泛神論者；我便是自然，自然便是我。泛神論和自我主義並存於郭君的詩中。

又說他在題材上能取材於現代文明；在工具上求新的傾向也有兩種，一是西字的插入，一就是單調的結構。而這兩種傾向都是不好的。西字羼入中文詩，破壞視覺的和諧。單調的結構的可能性也小極。——後來又說這兩種傾向都是學自惠特曼的。(二)

錄沫若詩集十七首，女神二首，前茅二首，瓶四首。

(一)中書集　(二)中書集

陸志韋

浙江吳興人，有渡河。

主張「節奏萬不可少，押韻不是可怕的罪惡」。試驗種種體製；介紹「無韻體」，相信極合于中國人之用，寫記事詩尤爲適宜。(一)他實在是徐志摩氏等新格律運動的前驅。

錄七首。

(一)自集中我的詩的軀殼

應修人

已故；湖畔和春的歌集作者之一。

錄湖畔三首，春的歌集五首。

周無

字太玄，四川人。

錄新詩年選一首。

田漢

字壽昌，湖南人，有江戶之春，(十一年)未見。

錄分類白話詩選一首，少年中國四卷一二期各二首。

葉紹鈞

字聖陶，江蘇吳縣人，雪朝作者之一。

錄二首。

梁宗岱

廣東人，有晚禱。

錄晚禱三首，星海二首。

冰心女士

謝婉瑩女士筆名冰心。福建人，有繁星春水，後重編爲冰心詩集。

繁星自序說讀了太戈爾迷途之鳥以後，才收集起零碎的思想來；詩裏可見出這種影響。這是小詩的一派。

梁實秋氏說在這些詩裏「只能遇到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訓者」。(一)他稱讚「她的字句選擇的謹嚴美麗」，只還嫌「句法太近於散文的。」(二)

錄十八首

(一)(二)見冰心論

成仿吾

名灝，湖南人，流浪有詩。

錄三首。

汪靜之

安徽績溪人，有蕙的風寂寞的國，又爲湖畔和春的歌集四作者之一。

朱自清氏蕙的風序說他的詩有些像康白情君。他的詩多是性情的流露；多是贊頌自然，詠歌戀愛。所贊頌的又祇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祕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祇是質直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曲的戀愛。表現法簡單明瞭，少宏深

幽渺之致，也正顯出作者少年人的本色。

錄蕙的風六首，寂寞的國八首。

潘漠華

名訓，潘四若迦是筆名，浙江人，傳已故。湖畔和春的歌集作者之一。

湖畔裏應修人氏心愛的云，「漠華的使我苦笑」，又云，「花片紛飛時我想讀漠華的詩了」。

錄詩一卷一號二首，湖畔三首，春的歌集六首。

馮雪峯

浙江義烏人，湖畔和春的歌集作者之一。

應修人氏心愛的云，「雪峯的使我心笑」，又云，「晴風亂颭時我想讀雪峯的詩了」。小詩中周作人氏喜歡清明日那一首。(一)

錄詩一卷二號二首，湖畔三首，春的歌集二首。

(一)自己的園地論小詩

馮至

河北人，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

敘事詩堪稱獨步。

錄昨日之歌八首，北游及其他三首。

陳南士

錄詩一卷二號，二卷二號各一首。

徐玉諾

河南魯山人，雪朝作者之一，又有將來之花園。

葉紹鈞氏玉諾的詩(一)說「他並不以作詩當一囘事，像獵人搜尋野獸一樣；當感覺強烈，情緒奮興的時候，他不期然的寫了。」

錄雪朝二首，將來之花園五首，詩一卷三號二首，二卷二號一首。

(一)集後附錄

陳學乾

浙江蕭山人。

錄詩一卷三號一首。

何植三

浙江諸暨人，有農家的草紫。

錄十二首。

劉延陵

江蘇泰興人，雪朝作者之一。

喜歡李賀詩，以為近乎西方人之作，似乎頗受他影響。今所錄却是平淡的。

錄詩一卷四號一首，雪朝一首。

郭紹虞

名希汾，以字行，江蘇吳縣人，雪朝作者之一。

錄詩一卷四號一首。

葉善枝

錄詩一卷四號一首。

陳乃棠

浙江諸暨人。

錄詩一卷四號一首。

鄭振鐸

福建長樂人，雪朝作者之一。

錄雪朝一首，詩二卷二號一首。

趙景深

有荷花。

錄詩二卷一號一首，（也見荷花中，但排印有誤）荷花一首。

李金髮

名淑良，廣東人，有微雨食客與凶年，為幸福而歌。

蘇雪林女士論李金髮的詩指出「近代中國象徵詩至李氏而始有。」她說他的詩的特點有四：（一）朦朧恍惚驟難了解；這正是象徵派作品的特色。（二）表現神經藝術的本色；神經過敏為現代人特徵，而頹廢象徵詩人尤然。（三）感傷與頹廢的色彩。（四）異國的情調。又論李氏藝術，舉

出「觀念聯絡的奇特」，「善用擬人法」，「省略法」；省略法是象徵派詩的祕密，但李氏省略得太厲害，文字便常常不可通。(一)黃參島氏則說李氏所歌詠的是「唯醜的人生」。(二)

錄微雨十首，食客與凶年六首，爲幸福而歌三首。

(一)現代三卷三期　(二)美育雜誌第二期

戴望舒

浙江杭州人，有我的記憶。

杜衡氏望舒草序說「不單是眞實，亦不單是想像」是戴氏整個做詩的態度，以及對於詩的見解。他說戴氏起初追求音律的美，要使新詩可吟；押韻是當然的，甚至講求平仄聲。後來讀了法國魏爾侖等象徵詩派的作品，喜歡那種獨特的音節，才不再斤斤於中國的平仄韻律。但他的詩不像李金髮氏的神祕難懂。這時期中最顯著的作品是雨巷。

錄七首。

王獨清

陝西西安人，有聖母像前死前獨淸詩選等。

穆木天氏說他「在過去同貴族的浪漫的詩人相結合，(繆塞拜輪)而在現在同頹廢派象徵派詩人起了親密的連繫。」因此他「歌唱出他的兩種主要的動機：第一是對於過去的沒落的貴族的世界的憑弔，第二是對於現在的都市生活之頹廢的享樂的陶醉與悲哀」。他是在法國深受了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影響。(一)

王氏自己也說他要提倡「純粹的詩」，他想學法國象徵派詩人，把「色」與「音」放在文字中。(二)他承認弔羅馬是很接近拜輪的詩篇，而我從Café中出來却是在嘗試象徵派的手法。(三)穆氏說「他爲羅馬招魂，就是爲他的長安招魂。」(四)

錄聖母像前四首。(其中二首，也見詩選中)

(一)以上均見現代五卷一期　(二)(三)均見詩選附錄譚詩

(四)同(一)

徐雉

錄詩二卷一號一首。

馮文炳

湖北黃梅人，後筆名廢名。

錄詩二卷二號一首。

穆木天

東北人，有旅心。

也要求「純粹詩歌」；這種詩「是——在形式方面上說——一個有統一性有持續性的時空間的律動」。說詩要兼造形與音樂之美；詩要是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所愛讀的也是法國詩人。（一）

錄六首。

（一）均見集後附錄譚詩

聞一多

湖北浠水人，有紅燭死水。

沈從文氏死水的印象：這是一本理知的靜觀的詩。在文字和組織上所達到的純粹處，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聞君是提倡格律的一個人；他主張一篇詩該成就於精鍊的修辭上。由於死水風格所暗示，現代國內作者向那風格努力的已經很多。（一）

錄紅燭十七首，死水十三首。

（一）新月三卷二號

于賡虞

河南西平人，有晨曦之前骷髏上的薔薇。

沈從文氏說他的作品「表現的是從生存中發出厭倦與幻滅情調」，「卻在詩中充滿了過去的詩人所習用表示靈魂苦悶的種種名詞」。（一）

錄晨曦之前二首，骷髏上的薔薇三首。

（一）現代學生創刊號

宗白華

江蘇常熟人，有流雲小詩。

全是哲理詩，但甚少。他說，「藝術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無限的同情對於自然。無限的同情對於人生。無限的同情對於星天雲日，鳥語泉鳴。無限的同情對於死生離合，喜笑悲啼。這就是藝術感覺的發生，這也是藝術創造之目的。」(一)這些詩正是「無限的同情對於自然」。

錄六首。

(一)少年中國二卷七期

白采

童漢章氏筆名白采，江西高安人，已故；有白采的詩——羸疾者的愛。

朱自清氏評云，主人公「羸疾者」是生於現在世界而做着將來世界的人的；他獻身於生之尊嚴而「不妥協的」沒落下去，說是狂人也好，匪徒也好，妖怪也好，他實在是個最誠實的情人。他的思想是受了尼采的影響的，他的選材多少是站在「優生」的立場上。(一)

錄一首。

(一)一般一卷二號

朱湘

字子沅，安徽人，已故；有夏天草莽集。

沈從文氏說草莽集「全部調子建立於平靜上面，整個的平靜，在平靜中觀照一切，用舊詞中屬於平靜的情緒中所產生的柔軟的調子，寫成他自己的詩歌，明麗而不纖細。」(一)又說他「以自然詩人的身分，從事寫作，對世界歌唱溫暖的愛。」(二)

錄夏天一首，草莽集九首。

(一)新月三卷二號論聞一多的死水　(二)現代學生創刊號

徐志摩

浙江硤石人，已故；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

穆木天氏說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相信「生活是藝術」，他極端的肯定着他的理想主義，不住的要求着自我實現。(一)

西瀅氏(陳源)說「志摩的詩幾乎全是體製的輸入和試驗。經他試驗過的有散文詩，自由詩，無

韻體詩，駢句韻體詩，奇偶韻體詩，章韻體詩。雖然一時還不能說到它們的成功與失敗，它們至少開闢了幾條新路。」(二)

錄志摩的詩（現代評論社本）十七首，翡冷翠的一夜九首。

(一)文學三卷一號　(二)西瀅閒話，參看小說月報十七卷一號朱湘氏評

朱大枏

四川人，已故；災梨集作者之一，題「斑斕」的是他的部分。

錄災梨集六首，（內二首原見晨報詩鐫）晨報詩鐫六號一首。

楊世恩

字子惠，浙江鄞縣人，已故；有子惠遺集。

錄一首。（原見晨報詩鐫一號）

饒孟侃

江西人。

錄晨報詩鐫四號七號各一首。

劉夢葦

湖南人，已故；有孤鴻集，未刊。

朱湘氏推爲新詩形式運動的最早的提倡者。(一)

錄晨報詩鐫三號四號九號各一首。

(一)中書集

程侃聲

湖北人，後筆名鶴西。

錄晨報詩鐫六號一首。

王希仁

錄晨報詩鐫七號一首。

蹇先艾

貴州遵義人。

錄晨報詩鐫九號十一號各一首。

馮乃超

有紅紗燈。

穆木天氏譚詩云，「我同乃超談到詩論的上邊，談到國內的詩壇上邊，談些我們主張的民族彩色，談些個我深吸的異國薰香，談些個腐水朽城，Decadent 的情調，我們的意見大概略同。」又稱讚他的詩，以為「堪有純粹詩歌的價值」。

錄九首。

蓬子

姓姚，浙江諸暨人，有銀鈴。

自序說這些詩是他煩悶在墳墓中的證據，是他變態情緒之表現；那時他讀的是尼采叔本華波特萊爾坡阿爾志巴綏夫等。

錄十首。

邵洵美

浙江人，有天堂與五月，未見，後重編為花一般的罪惡。

沈從文氏說，「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於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一）

錄花一般的罪惡三首。

（一）現代學生創刊號

詩集

胡適 九首

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眞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原註：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吾村後山名。

胡　適

應該

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後於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詩文鈔了一份寄來，要我替他編訂。曼陀的詩本來是我喜歡讀的。內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詩，情節很悽慘，我從前竟不曾見過。昨夜細讀幾遍，覺得曼陀的眞情有時被詞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這裏面的第十五，十六兩首的意思合起來，做成一首白話詩。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他。我當時聽說他是吐血死的，現在讀他的未刻詩詞，才知道他是爲了一種很爲難的愛情境地死的。我這首詩也可以算是表章哀情的微意了。八年三月二十日。

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
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

他常常怪我；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着我，
說道：『你如何還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對他？
你要是當眞愛我，
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
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話句句眞不錯：——
上帝幫我！
我『應該』這樣做！

一顆星兒

我喜歡你這顆頂大的星兒，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時，月光遮盡了滿天星，總不能遮住你。
今天風雨後，悶沉沉的天氣，
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
回轉頭來，
只有你在那楊柳高頭依舊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以上原載嘗試集初版）

許怡蓀

七月五日我與子高過中正街，這是死友許怡蓀的住處。傍晚與諸位朋友遊秦淮河，船過金陵春，回想去年與怡蓀在此吃夜飯，子高、肇南都在座，我們開窗望見秦淮河，那是我第一次見此河；今天第二次見秦淮，怡蓀死已一年多了！夜十時我回寓再過中正街，淒然墮淚。人生能得幾個好朋友？況怡蓀益我最厚，愛我最深，期望我最篤！我到此四日，竟不忍過中正街。今日無意中兩次過此，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話，那可再得？歸寓後作此詩，以寫吾哀。

怡蓀！
我想像你此時還在此！
你跑出門來接我，
我知道你心裏歡喜。

你誇奬我的成功，
我也要受你的誇奬；
因爲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誇奬我就同我誇奬你一樣。

我把一年來的痛苦也告訴了你，
我覺得心裏怪輕鬆了；
因爲有你分去了一半，
這擔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們談到半夜，
半夜我還捨不得就走。
我記得你臨別時的話：
「適之，大處着眼，小處下手！」……

車子忽然轉灣，
打斷了我的夢想。
怡蓀！
你的朋友還同你在時一樣！

九，七，五。

胡適

一笑

十幾年前，
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
我當時不懂得什麼，
只覺得他笑的很好。

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
只是他那一笑還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

我借他做了許多情詩，
我替他想出種種境地：
有的人讀了傷心，
有的人讀了歡喜。

歡喜也罷傷心也罷，

其實只是那一笑。
我至今還不曾尋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謝他笑的真好。

九，八，一二。

湖上

九年八月二四日夜游後湖——即玄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詩，我竟做不出詩來，只好寫一時所見，作了這首小詩。

水上一個螢火，
水裏一個螢火，
平排着，
輕輕地，
打我們的船邊飛過。
他們倆兒越飛越近，
漸漸地併作了一個。

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陰歷十月初八日，是我的陽歷生日，又是冬秀的陰歷生日。

他干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
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原註：國音，詩音尸，撕音ㄙ，故可互韻。

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

胡適

辛亥革命時，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用炸彈炸袁世凱，不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後來中華民國成立了，民國政府把他們合葬在三貝子公園裏，名爲「四烈士塚」。塚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預備給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一面刻着楊烈士的碑，其餘三面都無一個字。

十年五月一日夜，我在天津，住在青年會裏，夢中遊四烈士塚，醒時作此歌。

他們是誰？
三個失敗的英雄，
一個成功的好漢！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幹了些什麼？
一彈使奸雄破胆！
一彈把帝制推翻！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不能咬文嚼字，
他們不肯痛哭流涕，
他們更不屑長吁短歎！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用不著紀功碑，
他們用不著墓誌銘：
死文字贊不了不死漢！

他們的紀功碑：
炸彈！炸彈！
他們的墓誌銘：
幹！幹！幹！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們去年那夜，
豁蒙樓上同坐；
月在鐘山頂上，
照見我們三個。
我們吹了燭光，
放進月光滿地；
我們說話不多，
只覺得許多詩意。

我們做了一首詩，
——一首沒有字的詩，——
先寫着黑暗的夜，
後寫着晨光來遲；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我們寫着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鐘山上的月色，
和我們別了一年多了；
他這回照見你們，
定要笑我們這一年匆匆過了。
他念着我們的舊詩，
問道，「你們的晨星呢？
四百個長夜過去了，
你們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們，
我們要暫時分別了；
「珍重珍重」的話，
我也不再說了。——

在這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努力造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十，十二，八。

（以上原載嘗試集四版）

劉復 八首

落葉

秋風把樹葉吹落在地上，
它只能悉悉索索，
發幾陣悲涼的聲響。

它不久就要化作泥；
但它留得一刻，
還要發一刻的聲響，
雖然這已是無可奈何的聲響了，
雖然這已是它最後的聲響了。

一九一九，秋。

敲冰

零下八度的天氣，
結着七十里路的堅冰，
阻礙着我愉快的歸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難走。
冰！
我眞是奈何你不得！
我眞是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便與撐船的商量，
預備着氣力；

預備着木槌，
來把這堅冰打破！
冰！
難道我與你，
有什麼解不了的寃仇？
只是我要趕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條愉快的歸路。

撐船的說「可以」！
我們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們五個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輪流着，
對着那堅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幾處的冰，
多謝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們打破；
只賸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塊兒，
軋軋的在我們船底下劃過。
其餘的大部分，
便須讓我們做「先走的」：
我們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終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們何妨把我們痛苦的喘息聲，
歡歡喜喜的，
改唱我們的敲冰勝利歌。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懶怠者說：
「朋友，歇歇罷！

何苦來？」
請了！
你歇你的，
我們走我們的路！
怯弱者說：
「朋友，歇歇罷！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謝！
這是我們想到，却不願顧到的！
緩進者說：
「朋友，
一樣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陽了。」
假使一世沒有太陽呢？
「那麼，傻孩子！
聽你們去罷！」
這就很感謝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這個兄弟倦了麼？——
便有那個休息着的兄弟來換他。
肚子餓了麼？——
有黃米飯，
有青菜湯。
口渴了麼？——
冰底下有無量的清水；
便是冰塊，
也可以烹作我們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斷了麼？
那不打緊，
艙中拿出斧頭來，
岸上的樹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們一切都完備，
一切不恐慌，

劉復

感謝我們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　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從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還是點着燈籠敲冰。
刺刺的北風，
吹動兩岸的大樹，
化作一片怒濤似的聲響：
那便是威權麼？
手掌麻木了，
皮也劃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縮漸漸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頭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風從袖管中鑽進去，
吹得快要結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麼？
天上的黑雲，
偶然有些破縫，
露出一顆兩顆的星，
閃閃縮縮，
像對着我們霎眼；
那便是希望麼？
鼕鼕不絕的木槌聲，
便是精神進行的鼓號麼？
豁刺豁刺的冰塊劃船聲，
便是反抗者的衝鋒隊麼？
是失敗者最後的奮鬥麼？
曠野中的回聲，
便是響應麼？
這都無須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們，
不許我們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進一尺！
敲一程，進一程！
擊擊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絕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聲漸漸稀了；
直敲到深樹中的貓頭鷹，
不唱他的死的聖曲了；
直敲到雄雞醒了；
百鳥鳴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兒歐聲；
直敲到屢經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嘻微的晨光中，
表暴他困苦的顏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復活了！
我們怎樣？
歇手罷？
哦！
前面還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們應當感謝你，
照着我們清清楚楚的做，
但是，
我們還有我們的目的；
我們不應當見了你便住手，
應當借着你的力，
分外奮勉，
清清楚楚的做。

敲冰！敲冰！

劉復

敵一尺，進一尺！
敵一程！進一程！
黑夜繼續着白晝，
黎明又繼續着黑夜，
又是白晝了，
正午了，
正午又過去了！
時間啊！
你是我們唯一的，眞實的資產。
我們倚靠着你，
切切實實，
淸淸楚楚的做，
便不是你的戕賊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給了我們，
你的消損率是怎樣，
我們爲着寶貴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體的一部分來想他，
只是切切實實，
淸淸楚楚的做。

正午又過去了，
暮色又漸漸的來了，
然而是——
「好了！」
我們五個人，
一齊從胸臆中，
迸裂出來一聲「好了！」
那凍雲中半隱半現的太陽，
已被西方的山頂，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雲影，
淡赭色的殘陽，
混合起來，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們慈母的笑，

是它痛愛我們的苦笑！
它說：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達了！
你且歇息歇息罷！」
於是我們舉起我們的痛手，
揮去額上最後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覺的，
各各從胸臆中，
迸裂出來一聲究竟的，
（是痛苦換來的）
「好了！」

「好了！」
我和四個撑船的，
同在燈光微薄的一張小桌上，
喝一盃黃酒，
是盃帶着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人呢？——倦了。
船呢？——傷了。
木槌呢？——斷了又修，修了又斷了。
但是七十里路的堅冰，
這且不說，
便是一盃帶着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用沾着泥與汗與血的手，
擎到嘴邊去喝，
請問人間：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幾人喝到了？

「好了！」
無數的後來者，
你聽見我們這樣的呼喚麽？
你若也走這一條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們的。

你若說：
「等等罷！
亦許也有人來替我們敲。」
或說：
「等等罷！
太陽的光力，
即刻就強了。」
那麼？
你眞是糊塗孩子！
你竟忘記了你！
你心中感謝我們的七十里麼？
這却不必，
因爲這是我們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們的事。
他應當奉你的木槌爲十字架，
你應當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禮，
…………　…………
你應當喝一盃胡桃滋味的家鄉酒，
你應當從你胸臆中，
迸裂出來一聲究竟的「好了！」

（此首錄分類白話詩選，原載新青年七卷五號）

三十初度

三十歲，來的快！
三歲唱的歌，至今我還愛：
「亮摩拜，
拜到來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錢銀子買隻大雄鷄，
飛來飛去過江河。
江河過邊姊妹多，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今什麼都不說，
勿做生活就唱歌。

原註：亮摩，猶言月之神；亮摩拜，謂拜月神，小兒語也。過邊謂那邊，或彼岸。此所謂三十，依舊習指虛歲言。

一九二〇，六，六，倫敦。

雨

（這全是小蕙的話，我不過替他做個速記，替他連串一下便了。一九二〇，八，六，倫敦。）

媽！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媽早些睡了。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是我的小朋友們，都靠着他們的媽早些去睡了。

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貓在遠遠地叫，可不要來阿！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爲什麼還在那里叮叮咚咚的響？

媽！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貓的雨，還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響。它爲什麼不回去呢？它爲什麼不靠着它的媽，早些睡呢？

媽！你爲什麼笑？你說它沒有家麼？——昨天不下雨的時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那里去了呢？你說它沒有媽麼？——不是你前天說，天上的黑雲，便是它的媽麼？

媽！我要睡了！你就關上了窗，不要讓雨來打濕了我們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給雨，不要讓雨打濕了雨的衣裳。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飄着些微雲，
地上吹着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戀愛着海洋，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

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九二〇，九，四，倫敦。

餓

他餓了；他靜悄悄的在門口；他也不想什麼，只是沒精沒采，把一個指頭放在口中咬。

他看見門對面的荒場上，正聚集着許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總覺得沒有氣力，我便坐在門檻上看看罷。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漸漸的變長；他眼看着太陽的光，漸漸暗。「媽媽說的，這是太陽要回去睡覺了。」

他看見許多人家的煙囪，都在那裏出煙；他看見天上一羣羣的黑鴉，啞啞呀呀的叫着，向遠遠的一座破塔上飛去。他說：「你們都回去睡覺了麼？你們都吃飽了晚飯了麼？」

他遠望着夕陽中的那座破塔，尖頭上生長着幾株小樹，許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訴他：那座破塔裏，有一條「斗大的頭的蛇！」他說：「哦！怕啊！」

他回進門去，看見他媽媽，正在屋後小園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隻脚搖着搖籃；搖籃裏的小弟弟，却還不住的啼哭。他又恐怕他媽媽，向他垂着眼淚說，「大郎！你來了！」他就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裏坐；他覺得黑沉沉的屋角裏，閃動着一隻睜圓的眼睛——不是別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仍舊是沒精沒采的，咬着一個小指頭；仍舊是沒精沒采，在門檻

上坐着。

他眞餓了！——餓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餓得他全身的筋肉，辣辣的發抖！可是他並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裏，微微有些淚痕！因爲他是有過經驗的了！——他啼哭過好多次，却還總得要等，要等他爸爸買米回來！

他想爸爸眞好啊！他天天買米給我們喫。但是一轉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雙睜圓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飯時，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睜圓了眼睛說：『小孩子不知道「飽足」，還要多吃！留些明天吃吃罷！』他媽媽總是垂着眼淚說，『你便少喝一「開」酒，讓他多吃一口罷！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說什麼，却睜圓着一雙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爲什麼要睜圓着，他也不懂得媽媽的眼淚，爲什麼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了，他就悄悄的走開了！

他還常常想着他姑母——「呵！——好久了！媽媽說，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來時，帶來兩條鹹魚，一方鹹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還記得有一條鹹魚，掛在窗口，直掛到過年！

他常常問他的媽媽，「姑母呢？我的好姑母，爲什麼不來？」他媽媽說，「她住得遠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樣的想，——他想着他媽媽，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搖籃裏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還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條蛇，他說：「它的頭有斗一樣大，不知道他爾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頭，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樣，他眼中看見的，也是天天一樣。

他又聽見一聲聽慣的「哇～～烏～～」，他又看見那賣豆腐花的，把擔子歇在對面荒場上。孩子們都不游戲了，都圍起那擔子來，捧着小碗吃。

他也問過媽媽，「我們爲什麼不吃豆腐花？」媽媽說，「他們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飯的了」他想，他們眞可憐阿！只吃那一小碗東西，不餓的麼？但是他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餓？同時擔子上的小火爐，煎着

醬油，把香風一陣陣送來，叫他分外的餓了！

天漸漸的暗了，他又看見五個看慣的木匠，依舊是背着斧頭鋸子，抽着黃煙走過。那個年紀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舊是喝得滿面通紅，一跛一跛的走；一隻手裏，還提着半瓶黃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遠遠的破塔，已漸漸的看不見了；那荒場上的豆腐花擔子，也挑着走了。他於是和天天一樣，看見那邊街頭上，來了四個兵，都穿着紅邊馬褂；兩個拿着軍棍，兩個打着燈。後面是一個騎馬的兵官，戴着圓圓的眼鏡。

荒場上的小孩，遠遠的看見兵來，都說「夜了！」一下子就不見了！街頭躺着一隻黑狗，却跳了起來，緊跟着兵官馬脚：汪汪的嗥！

他也說，「夜了夜了！爸爸還不回來，我可要進去了！」他正要掩門，又看見一個女人，手裏提着幾條魚，從他面前走過。他掩上了門，在微光中摸索着說，「這是什麼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一九一〇，六，二〇、倫敦。

一個小農家的暮

他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銜着個十年的煙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床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着月，
還數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原註：末二句是江陰諺。

一九二一，二，七，倫敦。

麵包與鹽

記得五年前在北京時，有位王先生向我說：北京窮人喫飯，只兩子兒麵，一鍋子鹽，半子兒大葱就滿夠了。這是句很輕薄的話，我聽過了也就忘去了。

昨天在拉丁區的一條小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飯館，名字叫作「麵包與鹽」，我不覺大爲感動，以爲世界上沒有更好的飯館名稱了。

晚上睡不着，漸漸的從這飯館名稱上聯想到了從前王先生說的話，便用京語譜成了一首詩。

一九二四，五，八，巴黎。

老哥今天喫的什麼飯？
嚇，還不是老樣子！——
倆子兒的麵，
一個鍋子的鹽，
擱上半喇子兒的大葱。
這就很好啦！
咱們是彼此彼此，
咱們是老哥兒們，
咱們是好弟兄。
咱們要的是這們一點兒，
咱們少不了的可也是這們一點兒。
咱們做，咱們喫。

咱們做的是活。
誰不做，誰不用活。
咱們喫的咱們做，
咱們做的咱們喫。
　對！
一個人養一個人，
誰也養的活。
反正咱們少不了的只是那們一點兒；
咱們不要搶喫人家的，
可是人家也不該搶喫咱們的。
對！
誰要搶，誰該揍！
揍死一個不算事，
揍死兩個當狗死！
　對！對！對！
揍死一個不算事，
　揍死兩個當狗死！
咱們就是這們做，
　咱們就是這們活。
做！做！做！
　活！活！活！
咱們要的只是那們一點兒，
　咱們少不了的只是那們一點兒，——
兩子兒的麵，
　一箇銅子的鹽。
可別忘了半喇子兒的大葱！

魯迅 三首

夢

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閧。
前夢纔擠却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
　去的前夢黑如墨，在後的夢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彷彿都說，「看我眞好顏色。」
顏色許好，暗裏不知；
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

暗裏不知，身熱頭痛。
你來你來！明白的夢！

愛之神

一個小娃子，展開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張弓，
不知怎麽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謝你胡亂栽培！
但得告訴我：我應該愛誰？」
娃子着慌，搖頭說，「唉！
你是還有心胸的人，竟也說這宗話。
你應該愛誰，我怎麽知道。
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
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
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

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頭記着。
太陽去了，「知了」住了，——還沒有見他，
待打門叫他，——鏽鐵鏈子繫着。

二

秋風起了，
快吹開那家窗幕。
開了窗幕，會望見他的雙靨。
窗幕開了，——一望全是粉牆，
白吹下許多枯葉。

三

大雪下了，掃出路尋他；
這路連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這裏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尋他，——阿！回來還是我家。

（此首錄新詩年選，原見新青年六卷四號）

沈尹默一首

三絃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闌，讓他直晒着長街上。靜悄悄少人行路，祇有悠悠風來，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半院子綠茸茸草草，都浮着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土牆，擋住了個彈三絃的人，却不能隔斷那三絃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雙手抱着頭，他不聲不響。

（原見新青年五卷二號）

俞平伯 十七首

孤山聽雨

記八月一日之游

雲依依的在我們頭上，
小船兒却早嬾嬾散散地傍着岸了。
小青呦，和靖呦，
且不要縈住游客們底遐弔；
上那放鶴亭邊，
看葛嶺底晨妝去罷。

蒼蒼可滴的姿容，
少一個初陽些微暈她。
讓我們都去默着，
幽甜到不可說了呢。

曉色更沈沈了；
看雲生遠山，
聽雨來遠天，
颯颯的三兩點雨，
先打上了荷葉，
一切都從靜默中叫醒來。

皺面的湖紋，
半蹙着眉尖樣的，
偶然間添了——
花喇喇銀珠兒那番迸跳。
是緊弦？是急鼓？
比碎玉聲多幾分淸悄？

涼隨着雨生了，
悶因着雷破了，
翠疊的屏風烟霧似的朦朧了。
有濕風到我們底衣襟上，
點點滴滴的瀉呀！

來時的樺子橫在渡頭。
好個風風雨雨。
清冷冷的湖面。
看他一領簑衣，
把沒篷子的打魚船，
樺到藕花外去。

雷聲殷殷的送着，
雨絲斷了，近山綠了：
只留戀的莽蒼雲氣，
正盤旋在西泠以外，
極目的幾點螺黛裏。

一九二一，八，五，杭州。

悽然

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長環到蘇州，買舟去游寒山寺。雖時值秋半，而因江南陰雨兼旬，故秋意已頗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游者闃然；瞻眺之餘，頓感寥廓！人在廢殿頹垣間，得聞清鐘，尤動悽愴懷戀之思，低回不能自已。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搖蕩性靈至於如此，豈非情緣境生，而境隨情感耶？此詩之成，殆吾之結習使然。

那裏有寒山！
那裏有拾得！
那裏去追尋詩人們底魂魄！
只憑着七七八八，廓廓落落，
將倒未倒的破屋，
粘住失意的游蹤，
三兩番的低徊躑躅。

明豔的鳳仙花，
喜歡開到荒涼的野寺；

那帶路的姑娘，
又想染紅她底指甲，
向花叢去掐了一握。
他偏只隨隨便便的，
似乎就此可以過去了；
但這如何能，在不可聊賴的情懷？

有剝落披離的粉牆，
欹斜宛轉的游廊；
蹭蹬的陂陀路，
有風塵色的游人一雙。
蕭蕭條條的樹梢頭，
迎那西風碎響。
他們可也有悲搖落的心腸？

鏗然起了，
嗡然遠了，
漸殷然散了；
楓橋鎮上底人，
寒山寺裏底僧，
九月秋風下痴着的我們，
都跟了沈凝的聲音依依蕩顫。
是寒山寺底鐘麽？
是舊時寒山寺底鐘聲麽？

九，三十，杭州。

小劫

雲皎潔，我底衣，
霞爛熳，我底裙裾，
終古去敖翔，
隨着蒼蒼的大氣；
為什麽要低頭呢？
哀哀我們底無儔侶。
去低頭！低頭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蕩；
看下方啊，
撕碎吾身荷蔆底芳香。

罡風落我帽，
冷霓打散我衣裳，
似花花的胡蝶，一片兒飄揚。
羣仙都去接太陽，
歌啞了凍君，惹惱了天狼，
天狼咬斷了她們底翅膀！
獨留此身于夜漫漫的，人間之上，
天荒地老，到了地老天荒！
赤條條的我，何蒼茫？何蒼茫？

十，二十，杭州。

歡愁底歌

一九二二，十，三十一。

——呈長嫂——

一

歡愛底泉奈他竭，
歡愛底燄奈他滅！
今日之前，如夢如烟；
今日之後，如霧如漆；
今日底今日——！
且吻着，且握着，且珍重着；
且牢牢記着，
耿耿地這一點點癡戀；
且莫問前路底光明，昏黑！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門來開！
你和我把門來開！
歡情底根葉，我向懷中來，
在懷中，有凋謝；——
願長把馨香消散！
哀！……哀哀！……」

二

似滔滔的水，
舊愁棄我們去了，

似壘壘的山，
新愁呢，向着我們來。
四年之前愁未生，
四年之間愁初生，
四年之後愁將長成。
愁長成，將奈何？
你和我！
打破——無這力啊，
怨咀——無此心啊；
只吻着，只握着，只珍重着，
只默默的忍着。
忍着，忍着，
愁將老死，將終于老死。
我們唱愁底挽歌，
獻所生底挽歌。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債來賒！
你和我把債來賒！
賒來的離憂，大啊大如海。
大如海，會枯乾；——
願長把愁雲吹散！
哀！——哀哀！——」

願你

願你不再愛我，
願你學着自愛罷。
自愛方是愛我了，
自愛更勝於愛我了！

我願去躲着你，
碎了我底心，
但卻不願意你心爲我碎啊！
好不寬恕的我，
你能寬恕我嗎？

我可以請求你底寬恕嗎？

你心裏如有我．
你心裏如有我心裏的你；
不應把我怎樣待你的心待我，
應把我願意你怎樣待我的心去待我。

十一，十一，夜，蘇州。

北歸雜詩

十四　到家了

寶硬麵餑餑的，
在深夜尖風底下，
這樣慢慢地吆喚着。
我一聽到，知道「到家了」。

十二，一，北京。

（以上原載冬夜）

暮

敲罷了三聲晚鐘，
把銀的波底容；
黛的山底色，
都銷融得黯淡了，
在這冷冷的清梵音中。

暗雲層疊，
明霞賸有一縷；
但湖光已染上金色了。
一縷的霞，可愛哪！
更可愛的，只這一縷哪！

太陽倦了，
自有暮雲遮着；
山倦了，
自有暮烟凝着；
人倦了呢？
我倦了呢？

（以上原載雪潮）

夜雨

八

短的白燭，
殘照依依地，想留幾番搖曳，
因流淚底初凝，
便將開始了人間底遙夜。

一九二二，四，二〇

樂譜中之一行

時夜夢在斗室間，有一人歌詩，一人奏樂。樂器式甚奇，似仰弓形，有横絡之纖絲無數。奏時以手引撥之，音聲悽清柔婉難絕，每歌聲愈細，則指撥愈繁，至樂將闋時，歌聲下沉幾不可辨，而弦響猶柔曼無極，蕩魂迴情，如漾游絲於空際。奏者顧笑曰：「如何？」座前置數歌譜，紙色潔白，只憶得一譜之末尾倒數第三行，其詞如詩中所引。

黃狐拖着長大尾，
白兔趿着一雙脚，
彳亍的來了，
又彳亍的去了。
「獵旗本是國旗啊！」

老樹身上纏着黃黑的大蛇，
斑豹清流前洗牠底血牙；
鏡中的影，
豹底血牙底影喲！
「獵旗本是國旗啊！」

中有森秀的老林，
中有倉莽的大野，
崔巍的山，浩蕩的川；
黃海之西，崑崙東，
是誰們底故居呢？
讓狐兔披猖，蛇蟠，豹走。
「獵旗本是國旗啊！」

不見五色旗，
只見一抹的猩紅。

染的是獸血嗎？
是我們底血嗎？
又何必問呢！
「獵旗本是國旗啊！」

只有紅可愛喲，
只有紅可愛喲！
血染成的喲！
等着罷——
一縷的紅，漸漸一半紅了，
將全紅了。
我們唱着去盼着：
「獵旗本是國旗啊！」

崑崙之東，黃海西，
還了我們底故居。
江流滔滔，河流浩浩，
日夜淘洗那無盡碧血底腥臊。
一些不留罷！
留下一些罷！
只有紅可愛喲！

山桃未謝，杜鵑花兒開；
馬纓，薔薇，先後的爛熳；
夏有沈醉的荷，
秋有留戀的楓。
花底來，紅又紅；
水底流，東復東；
將與之無窮，
願將與之無窮！

從今不愛唱這個了，
從今不愛聽這個了。
生澀了我們底高調：
「獵旗本是國旗啊！」

猶有悽然臨去的音波，
裊裊地到未來底心琴前。

他們笑着地去聽，
但是終於嗚咽了！
「獵旗本是國旗啊……」

三，二九。

兒語

俞平伯

一

老鴰！
老鴰，飛。
怎麼不在屋子裏？
這個，這個唷！

二

小葫蘆兒呀！
小甜瓜兒呀！
甜瓜兒眞是甜極了，
小葫蘆裏有什麼？
小葫蘆裏有什麼？

三

黃胡蝶，小黃花，
她兩個是姊妹，
攙着手來了。

四

沒有名字的小黃花，——
不對！
叫小黃花喲！

四，二一。

晚風

晚風在湖上，
無端吹動灰絮的雲團，
又送來一縷笛聲，幾聲弦索。
一個宛轉地話到清愁，
一個掩抑地訴來幽怨。
這一段的淒涼對語，
暮雲聽了，
便沉沉的去嗟峨着。

即有倚在闌干角的，
也只呆呆的倚啊！

四，二三。

小詩呈佩弦

微倦的人，
微紅的臉，
微溫的風色，
在微茫的街燈影裏過去了。

六，三十。
（以上在杭州作。）

東行記蹤寄環

三　橫濱

你如正讀桃花扇，
從「冷清清的落照」裏，
還可以追尋我於吳淞江上。
你如正讀東坡詞，
到「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也還可以挽住我於長崎灣。
但我更遠了，遠在太平洋之濱，
我讓你讀些什麼好？
我想，你正可以讀老杜底無家別，
只是過於感傷了。
你還是不要讀罷，
還是讓我講給你聽罷。

人生那一處沒有離別！
銷魂橋上底柳，
終古是黯淡的，
但今朝：太平洋底青蒼，
明明比灞水東下時底黃色，
更黯淡得多多了。
我才知道，
悲歡歷史之在人間，
是怎樣的廣大而綿長。
我和你只咽着一點點的微波浪。

你不信人間底網，
一條條都織着離恨嗎？
我請過你眼在東海之東，和牠們去相見？
只怕你底歸舟，過於重呢。
還是不要來罷，
還是講給你聽罷。

樂隊老不肯歇，
船老不肯開了。
我隨着伙伴往甲板上去。
呀呀！彩紙底條兒，盈千累萬的纏綿，
把她心給繫住了。
不知名的弦索們唱着歌。
是催客是惜別呢？

說不像的，絮絮叨叨，心中底話；
解不開的，紛紛揚揚，手中底線；
數不清楚的是嘈雜的人頭，
彈不徹的是璇璇琤琤的哀弦合隊。

忙迫而感傷的一幅畫，
誰把牠懸在我底面前？

彩線因風結得愈綢繆，
別語也愈加零亂。
風色原想爲人間多留些玫瑰笑的，
只無意中把太平洋底銀濤捲得灰了。
夕陽已吻着那蒼然的夜，
彷彿要將擁着去睡：
「你們是應該去的了！」

樂聲由高抗突變而爲低沈。
離人底手空空了，
彩線和欄干去纏綿了。
男子悄悄地把帽揮着，
女人悵然地張着她們底眼，
都跟着船兒慢慢的走。
只有海和天，
日本海岸，只有迷蒙的一線，

我們才撇了他們，
　他們不得不撇下我們了。

雖人家都這麽說：
二十世紀底新別離，
堂堂然有丈夫氣，
不像從前人一味的喁喁兒女；
歌的不是驪駒，
折的不是柳絲，
送遠的不在什麽長亭，南浦。
但你切莫過信啊！
真在臨岐底時分，
依然一例一例的，黯然銷魂，
踏着他們先人底脚跟。
終古的使然語，
說在日本人嘴裏好，
說在歐美人嘴裏也好；
說在我們嘴裏自無不好，
什麽人都試過了，

怎麽樣都說了，
怎麽樣都想了；
送的人只有一聲「珍重」，
行的人只有一聲「去了」。
到愛者忍心爲徒然的祝福，
這是所謂「別離」了。

今天　竟使我忍受這無鄕的別，
徒然的祝福，也吝而不與，
真是有生以來未有的侮辱。
千千的咒詛，我有；
千千的詰虐，我有。
我信人間至可賤的莫過於失路後的游子。
惟有他——
只許飲泣，不許有憤怒的；
但他始終還要忍耐着，
以保持似弱草一條的生命。
真是至可賤了！

「錯認他鄉是故鄉」，
是被損害者底惟一法門。
我有時竟認橫濱作家鄉了。
我這樣說：
別意雖是人家底；
而因此在橫濱，
我大有「故鄉之思」。

「你忘了吳淞江底夕陽嗎？」
你想我敢答應個「是」嗎？
我永不敢——
永永不忘這虔敬的西方，
虔敬的你所居的西方，
那裏方才有我底家鄉！
這裏方才有我底家鄉！

七，十四，下午六時。

俞平才

到紐約後初次西寄

一

薄陰本不願剪斷牠底綢繆，
微陽不樂滅牠底明媚喲！
可惜此地只有——
高的樓，方的窗，
淒幽的我底面龐，
徒然的梳掠，髮蓬鬆在額上。
天開時，我知道，青是這樣湛湛；
雲生時，我又知道，白是那樣茫茫；
二十四小時中間，有一度西去的夕陽，
我知道得已太多了！

二

明靚的她，朦朧着的；
談着的她，且笑着的；
挽着黑頭髮的她，欹着的。
夜被喚回的時分，

夢被喚回的時分，
笑靨被喚回的時分，
搖搖的一顆心兒，
逐夜而去，
逐夢而去。
逐笑靨而去；
不知那裏去了。
只撇下孤孤另另的一個我。

曉色明到一方灰色的牆上，
井欄外，高高的天上，
獨不到我底心上喲！

九，二五，夜。

假如你願意

我不能有你，
且不能有我自己，
我當爲你所有；
假如你願意。

我厭棄自由了，
我厭棄我底心了，
把牠們交給你，
都交給你；
假如你願意。

我微細得來像塵士一樣，
在你脚底下踹着，
到你脚跟沾有塵士的時光，
我便有福了。

囈語

二

悲哀不能擾亂你倆底心曲，
除非自擾啊！
我們從今去活着，
活着在死的靜默底中間；
把牠銷融了，

至少把牠生生的餓死，
不然，牠亦將倦而睡了。

心靜得來像一汪止水。
到漪漣的圓痕都不可辨，
到琮琤的微語都聽不見；
只有一方明鏡子。
照着我灰色的臉和短髭鬚，
照着您底黑而彎的鬢脚邊。
這就是悲哀！
這就是牠！

三

詩只是謎兒，
讓您猜我手中底謎罷。

我有一個寃家似的戀人，
後來成爲眞的寃家了。
自從知道有「我」以來，
卽以青春之酒，珍珠的淚，二月花的顏容。
以萬種的風情去媚他。
他對我可只有這麼冷的一張臉，
像北風之下，危峯之上的積雪；
他對我可只有這麼乾脆的一句話，一個字，
說道「去」。

我想說出他是誰，
我却沒有這個膽；
因爲他究竟是我底寃家似的戀人，
雖說已將成爲眞的寃家了！

五

於中夜初睡時，
窗紙上北風底悉索，
屋脊頭三兩個貓底吆呼，
使我把頭更鑽進被窩裏去，
使我把眼藏到臂膊彎裏去。
冷的黑暗是中夜惟一的安慰，
我底掙扎也請當作夜海底一點微漚罷！

（以上原載西還

憶

第一

有了兩個橘子，
一個是我底，
一個是我姊姊底。

把有麻子的給了我，
把光臉的她自已有了。

「弟弟你底好，
繡花的呢。」

眞不錯！
好橘子，我吃了你罷。
眞正是個好橘子啊！

第四

騎着，就是馬兒；
耍着，就是棒兒。
在草塲上拖着琅琅的，
來的是我。

第十一

爸爸有個頂大的斗篷。
天冷了，牠張着大口歡迎我們進去。

誰都不知道我們在那裏，
他們永找不着這樣一個好地方。

斗篷裹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底腋窩下，
我們格格的笑：
「爸爸眞個好，
怎麽會有了這個又暖又大的斗篷呢？」

第十七

離家的燕子，
在初夏一個薄晚上，

隨輕寒的風色，
嬾嬾的飛向北方海濱來了，
雙雙尾底翩躚，
漸漸褪去了江南綠，
老向風塵間，
這樣的，剪啊，剪啊。

重來江南日，
可憐只有脚上的塵土和牠同來了，
還是這樣的，剪啊，剪啊。

第二十一

小小的闌干，紅着的，
蒲葵扇上，梔子花兒底晚香。

第二十二

亮汪汪的兩根燈草的油盞，
攤開一本禮記，
且當牠山歌般的唱。

乍聽間壁又是說又是笑的，
「她來了罷？」
禮記中盡是些她了。
「娘，我書已讀熟了。」

第二十八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燭臺上，今夜有剪好的大紅紙，
碧綠的柏枝，還綴着鵝黃的子。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照在挂布帳的床上，
照在裏床的小枕頭上，
照在小枕頭邊一雙小紅橘子上。

第三十一

我有一把彎彎俄國底漆刀，
印着好看的花紋，

我們都不懂。
俄國人畫的。

倒是藍得像什麽似的！
像個什麽呢？——
告訴你！你——來。
非常之藍，藍得很！

不知那一天，刀忽然折了腰。

我不歡喜看這赤條條黃木頭底怪樣子，
一扔扔到床頂上，
再不瞅牠一眼。

你得知道，
就在我那床頂上，
牠正乖乖的獃着呢。
只是，我——
再不瞅牠一眼。

（以上原載鐙）

周作人 八首

小河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
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她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朋好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却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里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痙攣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兒歌

　小孩兒，你爲什麽哭？
你要泥人兒麽？
你要布老虎麽？

也不要泥人兒，
也不要布老虎。
對面楊柳樹上的三隻黑老鴰，
哇兒哇兒的飛去了。

慈姑的盆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裏飛來，
蘸水悄悄地洗澡。

十月二十一日

夢想者的悲哀

（讀倍貝爾的婦人論而作）

「我的夢太多了。」

外面敲門的聽音，
恰將我從夢中叫醒了。
你這冷酷的聲音，
叫我去黑夜裏游行麼？
阿，曙光在那裏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裏發了狂呢！
穿入室內的寒風，
不要吹動我的火罷。
燈火吹熄了，
心裏的微焰卻終是不滅，——
只怕在風裏發火，
要將我的心燒盡了。
阿，我心裏的微焰，
我怎能長保你的安靜呢？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病後

過去的生命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寫，
一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牀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他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山居雜詩

四

不知什麼形色的小蟲，
在槐樹枝上吱吱的叫着。
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
引起我一種彷彿枯焦氣味的感覺。
我雖然不能懂得他歌裏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戀之歌，
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六月十七晚

六

後窗上糊了綠的冷布，
在窗口放着兩盆紫花的松葉菊。
窗外來了一個大的黃蜂，
嗡嗡的飛鳴了好久，
却又惘然的去了。
阿，我眞做了怎樣殘酷的事呵！

六月二十二日

對於小孩的祈禱

小孩呵，小孩呵，
我對你們祈禱了。
你們是我的贖罪者。

請贖我的罪罷，
還有我所未能贖的先人的罪，
用了你們的笑，
你們的喜悅與幸福，
用了得能成為真正的人的矜誇。
在你們的前面，有一個美的花園。
從我的上頭跳過了，
平安的往那邊去罷。
而且請贖我的罪罷，——
我不能夠到那邊去了，
併且連那微茫的影子也容易望不見了的罪。

原註　這首詩當初用日本語所寫，登在幾個日本的朋友所辦的雜誌「生長的星之群」一卷七號上。曾譯作國語，寄給新青年社，但是沒有留稿，現在重譯一回，文句上不免有些異同，特加說明。

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附記。

八月二十八日在西山作

飲酒

你有酒麼？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欖油似的軟酒麼？
我渴的幾乎惡心，
渴的將要瞌睡了，
我總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無味的涼水。
你有酒麼？
你有戀愛的鮮紅的酒，
有憎惡的墨黑的酒麼？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鈍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無味的白水。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左舜生一首

南京

一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自然的美：
莫愁湖邊的柳，
復城橋上的月，
古道的台城，
暮色的鍾山，
柳啊，
月啊，
我願你永永戀着你的湖，
照着你的橋，
我要和你小別了。

二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親愛的朋友：
有的似雨花台畔的石，
有的似揚子江上的水，
有的叫我不能忘記，
有的拖住我的脚了。
讓你系着，
讓你拖住，
我要和你小別了。

三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親愛的煩惱；

你把煩惱完全交付給我了，

我要和你小別了。

（原載少年中國一卷九期）

朱自清十二首

不足之感

他是太陽，
我像一枝燭光；
他是海，浩浩蕩蕩的，
我像他的細流；
他是鎖着的摩雲塔，
我像塔下裵褢者。
　他像鳥兒，有美麗的歌聲，
在天空裏自在飛着；
又像花兒，有鮮豔的顏色，
在樂園裏盛開着；
我不曾有甚麼，
只好暗地裏待着了。

一九二〇，一〇，三，杭州。

黑暗

　這是一個黑漆漆的晚上，
我孤另另地在廣場底角上坐着。
遠遠屋子裏射出些燈光，
髣髴閃電的花紋，散着在黑絨氈上——
這些便是所有的光了。
　他們有意無意地，
儘着微弱的力量跳蕩；
看哪，一閃一鑠地，
這些是黑暗底眼波喲！
　顫動的他們裏，
憧憧地幾個人影轉着；
周圍的柏樹默默無言地響着。……

朱自清

一片——世界底聲；市聲，人聲；
從遠遠近近所在吹來的，
洶湧着，融和着。……
這些是黑暗底心瀾喲！
　廣場的確大了，
大到不能再大了：
黑暗底翼張開，
誰能想像他們的界線呢？
他們又慈愛，又溫暖，
甚麼都願意讓他們覆着；
所有的自己全被忘却了。
一切都黑暗，
「咱們一夥兒！」

一九二一，一一，七，杭州。

（以上原載雪朝）

除夜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瞅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除夕　杭州

燈光

那泱泱的黑暗中熠耀着的，
一顆黃黃的燈光呵，
我將由你的熠耀裏，
凝視她明媚的雙眼。

一九二二，二，二二。

獨自

白雲漫了太陽；
青山擁着正睡的時候，
牛乳般霧露遮遮掩掩，
像輕紗似的，
冪了新嫁娘的面。

默然在窗兒口，
上不見隻鳥兒，
下不見個影兒，
祇賸飄飄的淸風，
祇賸悠悠的遠鐘。
眼底是靡人間了，
耳根是靡人間了；
故鄉的她，獨靈跡似的，
猛猛然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二二，二○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偸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脚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脚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 ？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

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三，二八，

僅存的

髮上依稀的殘香裏，
我看見渺茫的昨日的影子——
遠了，遠了。

七月，杭州。

小艙中的現代

「洋糖百合稀飯，
三個銅板一碗，
那個喫的？」
「竹耳扒，(一)破費你老人(二)家一箇板；
只當空手要的！」
「喫麵吧，那個喫餃麵吧？」
「潮糕(三)要吧？開船早哩！」
「行好的大先生，你可憐可憐我們娘兒倆啵——
肚子餓了好兩天囉！」
「梨子，一角錢五個，不甜不要錢！」
「到揚州住那一家？
照顧我們吧；
有小房間，二角八分一天！」
「看份報消消遣？」
「花生，高粱酒吧？」
「銅鎖要吧？帶一把家去送送人！」
「郭郭郭郭」，一疊春畫兒閃過我的眼前；
賣者眼裏的聲音，「要吧！」
「快開頭(四)了，賤賣啦，
梨子，一角錢八個，那個要哩？」

擁擁擠擠堆堆疊疊間，
只騰了尺來寬的道兒；
在溷濁而緊張的空氣裏，
一個個畸異的人形，
憧憧地趕過了——

梯子上下來，
梯子上上去。
上去，上去！
下來，下來！
灰與汗塗着張張黃面孔，
炯炯的有飢餓的眼光；
笑的兩頰。
叫的口，
檢點的手，
更都有着異樣的展開的曲線。
顯出努力的痕跡；
就像餓了的野獸們本能地想攫着些鮮血和肉一般，
他們也被什麼驅迫着似的，
想攫着些黯淡的銅板，白亮的角子！
　在他們眼裏，
艙裏擁擠着的堆疊着的，
正是些銅元和角子！——
只飾着人形罷了，
只飾着人形罷了。

可是他們試試攫取的時候，
人形們也居然反抗了；
於是開始了那一番戰鬪！
小艙變了戰場，
他們變了戰士，
我們是被看做了敵人！
從他們的叫囂裏，
我聽出殺殺的喊呼；
從他們的顧盼裏，
我覺出索索的顫抖；
從他們的招徠裏，
我看出他們受傷似地掙扎；
而掠奪的貪婪，
對待的殘酷，
隱約在他們間，
也正和在沙場上兵們間一樣！
這也是大戰了哩。
　我，參戰的一員，
從小艙的一切裏，

這樣，這樣，
悄然認識了那窒着息似的現代了。

七，二一，鎭江揚州小輪中所感，三〇作於揚州。

(一 耳挖 二 讀經音 三 食品名(四 開船之意

毀滅

六月間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暢遊，教我覺得飄飄然如輕烟，如浮雲，絲毫立不定腳跟。當時頗以誘惑的糾纏為苦，而亟亟求毀滅。情思既涌，心想留些痕跡。但人亦忙忙，總難下筆。暑假回家，却寫了一節；但時日遷移，興致已不及從前好了。九月間到此，續寫成初稿；相隔更久，意態又差。直到今日，才算寫定，自然是沒勁兒的！所幸心境還不曾大變，當日情懷，還能竭力追摹，不至很有出入；姑存此稿，以備自己的印證。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晚記。

躑躅在半路裏，
垂頭喪氣的，
是我，是我！
五光吧，
十色吧，
羅羅在咫尺之間：
這好看的呀！
那好聽的呀！
聞着的是濃濃的香，
嘗着的是膩膩的味；
況手所觸的；
身所依的，
都是滑澤的，
都是鬆軟的！
靡靡然！
怎奈何這靡靡然？——
被推着，
被挽着，
長只在俯仰仰間，
何曾做得一分半分兒主？
在了夢裏，
在了病裏；
只差清醒白醒的時候！

白雲中有我，
天風的飄飄，
深淵裏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
不曾印着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
我流離轉徙，
我流離轉徙；
脚尖兒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國土！
在風塵裏老了，
在風塵裏衰了，
僅存的一個惱懨懨的身子，
淺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滅的開場，
我儘思儘想：
「親親的，雖渺渺的，
我的故鄉——我的故鄉！
回去！回去！」

雖有茫茫的淡月，
籠着靜悄悄的湖面，
霧露濛濛的，
霧露濛濛的；
彷彷彿彿的羣山，
正安排着睡了。
螢火蟲在霧裏找不着路，
只一閃一閃地亂飛。
誰却放荷花燈哩？
「哈哈哈哈~~~」
「嚇嚇嚇~~~」
夾着一縷低低的簫聲，
近處的青蛙也便響起來了。
是被搖蕩着，
是被牽惹着，
說已睡在「月姊姊的臂膊」裏了：；
眞的，誰能不飄飄然而去呢？
但月兒其實是寂寞的，
螢火蟲也不曾和我親近，

歡笑更顯然是他們的了。
只有簫聲，
曾引起幾番的惆悵；
但也是全不相干的，
簫聲只是簫聲罷了。
搖蕩是你的，
牽惹是你的，
他們各走的各的道兒，
誰理睬你來？
橫豎做不成朋友，
纏纏綿綿有些什麼！
孤另另的，
冷清清的，
沒味兒，沒味兒！
還是掉轉頭，
走你自家的路。
回去！回去！
　雖有雪樣的衣裙，
現已翩翩地散了，
彷彿清明日子燒剩的白的紙錢灰。
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雙眼，
含蓄過多少意思，蘊藏過多少話句的，
也乾涸了，
乾到像烈日下的沙漠。
漆黑的髮，
成了蓬蓬的秋草；
吹彈得破的面孔，
也只賸一張褐色的蠟型。
況花一般的笑的不見一痕兒，
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絲兒！
眼前是光光的了，
總只有光光的了。
撇開吧。
還撇些什麼！
回去！回去！
　雖有如雲的朋友，
互相誇耀着，
互相安慰着，

高談大笑裏，
送了多少的時日；
而飲啖的豪邁，
游踪的密切，
豈不像繁茂的花枝，
赤熱的火餤哩！
這樣被說在許多口裏，
被知在許多心裏的，
誰還能相忘呢？
但一丟開手，
事情便不同了：
翻來是雲，
覆去是雨，
別過臉，
掉轉身，
認不得當年的你！——
原只是一時遣着興吧了，
誰當眞將你放在心頭呢？
於是剩了些淡淡的名字——

莽莽蒼蒼裏，
便留下你獨個，
四圍都是空氣吧了，
四圍都是空氣吧了！
還是摸索着囘去吧；
那裏倒許有自己的弟兄姊妹。
切切地盼望着你。
囘去！囘去！
雖有巧妙的玄言，
像天花的紛墜；
在我雙眼的前頭，
展示渺渺如輕沙的憧憬——
引着我飄呀，飄呀，
直到三十三天之上。
我擁在五色雲裏，
灰色的世間在我的脚下——
小了，更小了，
遠了，幾乎想也想不到了。
但是下界的罡風。

總歸呼呼地倒旋着，
吹入我絲絲的肌裏！
搖搖蕩蕩的我
倘是跌下去呵，
將像洩着氣的輕氣毬，
被人踐踏着頑兒，
祇餘嗤嗤的聲響！
況倒捲的罡風，
也將像三尖兩刃刀，
劈分我的肌裏呢？——
我將被肢解在五色雲裏；
甚至化一陣煙，
裊裊地散了。
我戰慄着，
「念天地之悠悠」……
囘去！囘去！
　雖有餓着的肚子，
拘攣着的手，
亂蓬蓬秋草般長着的頭髮，
凹進的雙眼，
和軟軟的脚，
尤其靈弱的心；
都引着我下去，
直向底裏去，
教我抽煙，
教我喝酒，
教我看女人。
但我在迷迷戀戀裏，
雖然混過了多少時刻，
只不讓步的是我的現在，
他不容你不理他！
況我也終于不能支持那迷戀人的，
祇覺肢體的衰頹，
心神的飄忽，
便在迷戀的中間，
也潛滋暗長着哩！
眞不成人樣的我
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

不！不！
趁你未成殘廢的時候，
還可用你僅有的力量！
回去！回去！
　雖有死彷佛像白衣的小姑娘，
提着燈籠在前面等我，
又彷彿像黑衣的力士，
擊着鐵鎚在後面逼我——
在我煩憂着就將降臨的敗家的凶慘，
和一年來骨肉間的仇視，
（互以血眼相看着）的時候；
在我爲兩肩上的人生的担子
壓到不能喘氣，
又眼見我的收穫
渺渺如遠處的雲靂的時候；
在我對着黑毯毯又白漠漠的將來，
不知取怎樣的道路，
卻儘徘徊於迷悟之糾紛的時候：
那時候她和他便隱隱顯現了，
像有些什麼，
又像沒有——
憑這樣的不可捉摸的神氣，
眞儘夠教我向往了。
去，去，
去到她的，他的懷裏吧。
好了，她望我招手了，
他也望我點頭了。……
但是，但是，
她和他正都是生客，
教我有些放心不下；
他們的手飄浮在空氣裏，
也太渺茫了；
太難把握了，
教我怎好和他們相接呢？
況死之國又是異鄉，
知道牠什麼土宜喲！
只有在生之原上，
我是熟悉的；

朱自清

我的故鄉在記憶裏的，
雖然有些模糊了，
但牠的輪廓我還是透熟的，——
哎呀！故鄉牠不正張着兩臂迎我嗎？
瓜果是熟的有味，
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
小姑娘呀，
黑衣的力士呀，
我甯願回我的故鄉，
我寧願回我的故鄉；
回去！回去！

歸來的我掙扎掙扎，
撥烟塵而見自己的國土！
什麼影像都泯沒了，
什麼光芒都收斂了；
擺脫掉糾纏，
還原了一箇平平常常的我！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箇箇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別耽擱吧，
走！走！走！

一九二四，一，二，溫州。

香

「聞着梅花香麼？」——
徜徉在山光水色中的我們，
陡然都默契着了。

別後

我和你分手以後，
的確有了長進了！
大杯的喝酒，
整匣的抽烟，
這都是從前沒有的。
喝了酒昏昏的睡，
烟的香眞好——
我的手指快黃了，
有味，有味，
因爲在這些時候，
忘了你，
也忘了我自己！
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
老想起來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開水，
冷的被窩——
峭厲的春寒呀，
我懷中的人呢？
你們總是我的，
我卻將你們冷冷的丟在那地方，
沒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懸懸的
便是這箇。
我是箇千不行萬不行的人，
但我總還是你的人！——
唉！我又要抽烟了。

三月，寧波作。

贈A. S.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濤，
你的言語如石頭，
怎能使我忘記呢？

你飛渡洞庭湖，
你飛渡揚子江；
你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
地上是荊棘呀，
地上是狐兎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將爲一把快刀，
披荊斬棘的快刀！
你將爲一聲獅子吼，
狐兎們披靡奔走！
你將爲春雷一震，
讓行尸們驚醒！

我愛看你的騎馬，
在塵土裏馳騁……
一會兒，不見踪影！
我愛看你的手杖，
那鐵的鐵的手杖；
牠有顏色，有斤兩，有錚錚的聲響！

我想你是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
要吹倒那不能搖撼的黃金的王宮！
那黃金的王宮！
嗚～～～吹呀！

去年一箇夏天大早我見着你：
你何其顑頷呢？
你的眼還澀着，
你的髮太長了！
但你的血的熱加倍的薰灼着！
在灰泥裏輾轉的我，
彷彿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醲醲的白蘭地，
你如通紅通紅的辣椒，
我怎能忘記你呢？

四，一五，寧波作。

（以上原載蹤跡）

康白情十三首

窗外

窗外的閒月
　緊戀着窗內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着捨不得了。

二月九日，北京。

送客黃浦

一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攔的船樓邊上。
黑沈沈的夜色
迷離了山光水暈，就星火也難辨白。
誰放浮鐙？——髣髴是一葉輕舟？
卻怎麼不聞橈響？
今夜的黃浦；
明日的九江。
船呀，我知道你不問前途，
儘直奔那逆流的方向！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二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攔的船樓邊上。
看看涼月麗空，
才顯出淡妝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我們都談着——
談到日本二十年來底戲劇，
也談到『日本底光，底花，底愛』底須磨子。
我們都相互地看着，
只是壽昌有所思，
他不曾看着我，
也不曾看着別的那一個。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三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的衣裳——
站在沒遮攔的船樓邊上。
四圍底人籟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毗里綳壠地響。
我知道人的素心，
水的素心，
月的素心——一樣。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七月十八日，上海。

疑問

一

燕子，
回來了？
你還是去年底那一個麼？

二

花瓣兒在潭裏；
人在鏡裏；
她在我底心裏。
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裏？

三

滴滴琴泉，
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

四

這麼黃的菜花！
這麼快活的蝴蝶！
卻爲甚麼我總這麼——說不出？

五

綠釉釉的韭畦中，
鋤着幾個藍褂兒的莊稼漢。
知道他們是否也有了這些個疑問？

十一月，北京。

朝氣

窗紙白了。
鏡匣兒亮了。
老頭子也起來了；
小孩子也起來了；
娘們兒也起來了。
好雲霞喲！
好露水喲！

肩頭肩鋤頭；
揹的揹背簍；
提的提簍簍——
一夥兒上坡去。

石塊兒也搬開了，
亂草也斬盡了，
所有荒蕪的都開轉來了。
挖上些窩窩，
種下些麥子。

把把的麥花；
蓬蓬的麥子。
看的也有了；
吃的也有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江南

一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還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青的胡豆土。
橘兒擔着；
驢兒趕着；
藍褂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茨葉，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踞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一塊藍圍腰，
咵咵地吹得柴響。

三

柳椿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個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着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乾燥

一

晴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兩兩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三

油菜澆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纔黃的桑葉兒採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

和平的春裏

遍江北底野色都綠了。
柳也綠了。
麥子也綠了。
細草也綠了。
水也綠了。
鴨尾巴也綠了。
茅屋蓋上也綠了。
窮人底餓眼兒也綠了。
和平的春裏遠燃着幾團野火。

四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婦人

婦人騎一匹黑驢兒，
男子拿一根柳條兒，
遠傍着一個破窰邊底路上走。
小麥都種完了，
驢兒也犂苦了，
大家往外婆家裏去玩玩罷。
驢兒在前，
男子在後。

驢背上還橫着些篾片兒，
篾片兒上又腰着些繩子。
他們倆底面上都皺着些笑紋。
春風吹了些蜜語到他們底口裏來，
又從他們底口裏偷了去了。

前面一條小溪，
驢兒不過去了。

他們都望着笑了一笑。
好，驢兒不騎了；
柳條兒不要了；
男子底鞋兒脫了；
婦人在男子底背上了；
驢兒在婦人底手裏了。
男子在前，
驢兒在後。

四月五日，津浦鐵路車上。

鴨綠江以東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滔滔的江水還儘管綠着。
江之東是尙白的，
江之西是尙藍的，
卻也有些種藥的在這裏穿着藍褂兒。
卻也有些挑菜的在那裏飄着白帶兒。
甚麼東西江水，可以割斷人間底愛麼？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我也不願她還是他底舊土，
讓她就是她自己底舊土好了！
好秀麗喲，這些層層疊疊曲曲折折的巒嶂！
還有平平的溪水，就迴繞他們懶懶地流着。
遍山野都是小松；
遍田坎都是青菜；
遍家屋都放着雞豚，
——裝點成了太平的景象。
天之所以助她麼？
還是所以誤她邪？

回望故鄉——
蔚藍的天空遠映着，
甚麼高山大河，都迷在飛絮似的白雲裏了。
路遠了，
路遠了，
也聽不出青秧田上底杜鵑聲，
只有這滿山紅着底杜鵑花還擬得出幾分鄉味兒。

呀！ 我最愛你杜鵑花，
愛你底紅，
愛你底紅好像是血染成的！
呀哈！「濺我黃兒千斗血，
染紅世界自由花！」
——朱家郭解底俠風那裏去了？
但我相信這個還終歸睡在我們底骨子裏的。
但滔滔的江水還儘管綠着。
哦，好兄弟，好姊妹，
你們去照照你們底面孔！

看喲！
去年底稻椿還在田裏。
頂着甕兒底婦人正去井邊汲水。
土裏躬着的莊稼漢兒正把鋤頭兒薅草。
唉！ 我可愛的老百姓們，這幾年底收成好麼？
上了田租，剩下的怎麼樣了？
你們所希望底子女們讀書得怎麼樣了——我可愛底老百姓們？

噫！那裏底杜鵑聲？
「還我蜀來！還我蜀來！」
望帝之魂怎麼也飛到這裏來了？
「還我蜀來！還我蜀來！」……
哦，好兄弟，好姊妹，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我也不願她還是他底舊土。
起喲！起喲！……

五月一日，南滿鐵路車上。

天亮了

天亮了麼？
夜娃子嘎嘎地飛着。
我底夢醒了。
起來；
摸我底箱篋；
收拾我底行李。
月光從亮瓦裏透進來，照在我底帳鈎上。
夜來香隔着我媽底屋子香過來。
媽呀！我怎麼樣捨得你？
只是你把我錯愛了。
你怎麼樣不諒諒我底心？
你怎麼樣不想想你當年底自己？
你不會也誤過麼？
你自己誤了還不足，還要誤你底女兒麼？
或者誰教你取償於你底女兒麼？

村裏底狗叫得好厲害，
雜着窗外纏纏的蟲聲。
我底行李收拾好了。
我底髻兒也挽過了。
月光也斜到粉壁上去了。
天大概要亮了。
屋裏都聳着模糊的黑影兒，
——怕喲！
屋梁上一炸，好像我嫂沒有睡着底嘆聲。
嫂呀！只有你知道我底心；

只有我底心知道你知道我。
只是你當初也太隨人擺布了。
從今後誰來慰你？
也誰來慰我？
願你珍重！
願我們都自慰喲！

鷄叫了。
老哇也離枝了。
我底心亂了。
窗上蒙着粉白的顏色，——天就亮了。
去麼？
回到床上去睡麼？
鏡子裏隱着一個作難的我。
抽開門兒看看罷。
東方已挂上了幾片很淡的紅雲。
木槿花底香醉得我好嬾！
卻是他香得怎麼樣自由！
噯，去罷！

梅子樹上底小鳥也驚起來了。
芭蕉底涼露滴在我底頭上。
哦，這是我手栽的，
是伴我讀書底密友！
芭蕉呀！ 爲甚麼你總對着我悶悶地？
你惜別麼？
我們今天不別，就終久不別了麼？
我底淚不能軟了我底脚，
你不要傷心。
我望着你點點頭，你望着我笑笑。
你好好地長着喲，芭蕉！
你不要傷心，我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答五妹玉璋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好幾年沒挨你底臉了，
你怕長得這麼高了呢！
你底信眞寫得好呵！

你還記得我帶你去抓花生跌到堦緣下麼？
我一邊讀你底信；
我底鼻尖上和眼角裏一邊止不住辣。
我很恨我不能教你的書，
那幾年我愛抱着你親嘴。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六年後我回來或者你已經嫁了——
你會不會害羞？
我說，這是沒有甚麼害羞的。
你好好地讀書，
好好地帶着晚晚讀書
這是……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九月十日，上海。

一封沒寫完的信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底信了，
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我便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底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底婆老了。
她又常常生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底孫兒；
她成日家把臉洗着她底淚兒。
她好容易盼到你可以回來，
如今你卻不回來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底媽頭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卻盼到你底信回來了。」

她說：
「你底大姐衰了；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底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卻倒來勸我不要慪氣！」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底病；
我只怕你慪氣。
如今
誰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底信；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卻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歹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底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底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底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九月十七日

別少年中國

黃浦江呀！
你底水流得好急呵！
慢流一點兒不好麼？
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國呵！

黃浦江呀！
你不還是六月八日底黃浦江麼？
前一回我入口；
這一回我出口。
當我離開日本回來底時候，
從海上回望三島，
我只看見黑的，青的，翠的，
我很捨不得她，
我連聲唄出幾句
「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
直等我西盡黃海，
平覽到我底少年中國，
我才看見碧綠和軟紅相間的，
我底脈管裏充滿了狂跳，
我又不禁唄出幾句
「江南草長，
羣鶯亂飛。」

黃浦江呀！
你不還是六月八日底黃浦江麼？
今天我回望我底少年中國，
她還是碧綠和軟紅相間的，
只眉宇間橫滿了一股秋氣，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你黃浦江裏含得有汨羅江裏底血滴麼？

少年中國呀！
我要和你遠別了。
我要和你短別五六年——
知道我們五六年後相見還相識麼？
我更怎麼能禁眼出幾句
「對此茫茫，
百感交集！」

我樂得登在甲板底尾上
酹我青春的淚
對你們辭行：
我底少年中國呀！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國！
我底兄弟姊妹們呀！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你們更成我理想的中國少年！
我底媽呀！
我底婆呀！
願把我青春的淚
染你們底白髮，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摩挲你們青春的髮呵！

九月二十八日，支那船上。

劉大白十一首

愛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神光，籠罩着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籠罩！
我心裏的密眼，看你浴著光波舞蹈。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妙樂，供養著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供養！
我心裏的密耳，聽你和著樂聲歌唱。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鮮花，擁護著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擁護！
我心裏的密鼻，聞你含著花香吞吐。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靈泉，霑潤著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霑潤！
我心裏的密舌，合你漱著泉珠交吻。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醇酒，醺醉著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醺醉！
我心裏的密身，伴你擁著酒雲齊睡。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迅電，攝引著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底攝引！
我心裏的密意，和你感著電流互印。

倘使你不願呢，
吾愛，憑你踩躪了我的心，我不能粉碎了我底愛。——
我就粉碎了我底愛，這粉碎了的，還是永遠和宇宙同
在。

一九二〇，一〇，一，在杭州。

失戀的東風

慣把人吹醉了的東風，
不知怎地連自己也狂醉起來了！
你看她儘戀著將落未落的花瓣兒，
抱著她不住地吻著。
花瓣兒羞了，
翩翩地向西飛去了；
東風急了，
拂拂地也向西追上去了。
花瓣兒在前
東風在後。
在前的儘飛，
在後的儘追。
東風追得緊了，
花瓣兒也急了，
向下一避，
飛下湖面去了。
湖面的微波，
暈著渦兒，
展著眉兒，
嫣然微笑地歡迎她。
她也戀著微波，
再也不肯起來了。
東風惱了，
鎮日地鼓著氣，
向微波噓噓地吹著，

想捲起花瓣兒來。
微波只是嫣然地笑着；
花瓣兒也只在微波底懷裏，
很甜密地睡著；
不管那狂醉的東風惱著。
一會子月兒從東邊上來了，
彷彿在後邊笑喚著東風道：
「吹開了她的是你，
吹謝了她的也是你；
現在她卻戀著微波去了。
這還是你造了吹謝了她的業，
才作成了落花流水底因緣。
如今你也別再戀著她了；
還是我這老伴侶，
和你追隨著吧！」
東風醒了，
果然撇下了花瓣兒，
重記起月兒來了。
但還只是匆匆地向西奔著，
月兒也冉冉地向西跟著。
東風在前，
月兒在後。
在前的儘奔，
在後的儘跟。

東風倦了，
月兒趕上了。
卻又迴過臉兒來，
彷彿在前邊笑喚著東風道：
「趕上來喲，東風！
我和你同上西海之濱沐浴去游泳去喲！」
但是東風畢竟倦了，
沒氣力了。
儘趕……儘趕……畢竟趕不上去。
月兒也惱了，
獨自向西飛去，
一閃身兒不見了。
剩下孤另另的東風，

還痴痴地獨自向西空趕著。

湖面的微波，
擁着睡在懷裏的花瓣兒，
向東風冷笑著道：
「羞喲——
花也不戀你了，
月也不戀你了，
你還痴痴地獨自向西空趕著做甚」？

東風禁不起肔底冷笑，
虎虎地亂舞亂吼起來了。
越是東風虎虎地亂吼著，
微波也越是呵呵地狂笑著。
微波在前，
東風在後。
在後的儘吼，
在前的儘笑。

一九二一，三，一八，在杭州

（以上原載丁寧）

自然底微笑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地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着我微笑。

黃昏的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籠罩。冉冉地吐出一彎鈎也似的明月，彷彿含羞帶怯的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角眉梢，對着我微笑。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落照。忽然幾拂輕風，皺起紗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的女郎，把面罩籠着半嬌半倦的臉兒，對着我微笑。

一九二一，七，一八，在杭州。

秋夜湖心獨出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驀地一聲簫，
挾露衝煙，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淚痕

十十三

趁相思微微地睡去的時候，
把她絞死了。
深深地埋在九幽之下；
但當春信重來的夜裏，
她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九十三

微雲，
誰向遙空抹這一筆呢？

九十四

人在花裏，
人在風裏，
風卻在人心裏。

一百二十四

當地毬不見月的時候，
也難免這樣孤寂吧，
——獨坐的我似的！

（以上原載再造）

斜陽

雲——一疊疊的。
打算遮住斜陽：

然而漏了。

教雨來洗吧，
一絲絲的；
然而水底也有斜陽。

黃昏冷冷地說：
「理它呢，
斜陽罷了！」

不一會兒，
斜陽倦了，
——冉冉地去了。

整片的寂寥

整片的寂寥，
被點點滴滴的雨，
敲得粉碎了，
也成爲點點滴滴的。

不一會兒，
雨帶着寂寥到池裏去，
又成爲整片的了；
寂寥卻又整片地囘來了。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秋之淚

十一

有如許的淚，
就使渾身都是眼。
也流不及呵！

(以上原載秋之淚)

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子細的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這信唇裏面，
藏着她祕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子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着她祕密的一吻。

一九二三，五，二。

我願

我願把我金剛石也似的心兒，
琢成一百單八粒念珠，
用柔韌得精金也似的情絲串着，
掛在你雪白的頸上，
垂到你火熱的胸前，
我知道你將用你底右手搯着。

當你一心念我的時候，
念一聲「我愛」，
搯一粒念珠；
纏緜不絕地念着，
循環不斷地搯着，
我知道你將往生於我心裏的淨土。

一九二三，五，二三，在紹興。

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
儘管是倦了，
還馱着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一九二三，一〇，三〇，在紹興。

（以上原載鄞咖）

傅斯年一首

咱們一伙兒

春天杏花開了，
一塲大風吹光。
夏天荷花開了，
一陣大雨打光。
秋天梔子開了，
十幾天的連陰雨把他淋光。
冬天梅花開了，
顯他那又老又少的勝利在大雪地上。
杏花，荷花，梔子，梅花，——
你敗了，我開。

咱們的總名叫『花』，
咱們一伙兒。

太陽出了，月亮落了。
星星出了，太陽落了。
月亮出了，星星落了。
陰天都不出，偏有鬼火照照。
太陽，月亮，星星，鬼火，——
咱們輪流照着，
叫他大小有個光，
咱們一伙兒。

（原見新潮一卷五號）

玄廬 二首

讀大白的「對鏡」

七月三十日底「覺悟」載大白一篇「對鏡」，結句說「一拳打得鏡子破」。哈哈，大白這一拳是不是眞個打在鏡子上，且不管他；可是讀者讀到這一句，就像對頂門受了這一拳似的。我因此做了這首詩還問大白。

一

鏡中一個我，
鏡外一個我；
打破了這鏡，
我不見了我。
破鏡碎紛紛，
生出紛紛我。

二

我把我打破，
一切鏡無我。
我把我打破，
還有破的我。
破的我也破，
不知多少我。

十五娘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晒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閑得兩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蠶，
除了幾担桑，
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脚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曾哭，
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抬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却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信該到了？
繭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着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
隣家嫂嫂太多情，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作又何妨。」
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伊
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着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
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
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鉄蒺藜上。
工作乏了他也——不是，
瘟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勇猛的五十搾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凝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他和伊相合的一個
愛底想。

十

繰了蠶絲，
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的，
堆滿一床，壓滿一箱。

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爲什麽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十一

明月照着凍河水

尖風刺着小屋霜。

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

破瓦棱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墾殖場。

（原載年十二月廿一日覺悟）

王志瑞一首

偏是

我原不想見他，
偏是夢裏見着！
既然夢裏見着，
偏是夜鳥叫着！
夜鳥干我甚事，
偏是鬧得我睡不着！
睡不着也罷了，
偏是那月亮兒又淡淡的照着！

（原見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

王統照 五首

微雨中的山游

當我們正下山來；
槭槭的樹聲，已在靜中響了，
迷濛如飛絲的細雨，也織在淡雲之下。
羊聲曼長地在山頭叫着
拾松子的婦人，也疲倦的回來。
我們行着，只是慢慢地走在碎石的斜坡上面。
看啊！
疏林中春末的翠影，
爲將落的日光微耀。
紛披的葉子，被雨絲洗濯着，更見淸麗。
四圍的大氣，都似在雪中浴過。
向回望高塔的鐸鈴，似乎輕鬆的搖動，
但是聲太弱了，
我們卻再聽不見牠說的甚麼。

漫空中如畫成的奇麗的景色，
越顯得出自然的微妙。
斜飛蹕翼的燕子斜飛地從雨中掠過。
他們也知道春去了嗎？

下望啊！
煙霧瀰漫的都城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幕裏。

羊羣已歸去了，
拾松子的婦人大約是已回了她的茅屋。
我們也來在山前的平坡裏，

聽了音樂般的雨中的流泉聲，
只戀戀地不忍走去！

小詩

十二

多年的秋燈之前，
一夕的温軟之語，
如今隨着飛塵散去；
不知那時的餘音，
又落在誰的心裏？

盆中的蒲花

盆中的蒲花開了：
顫顫的紫穗，正在風中搖動。
碧潤的細葉的影，映在疏疏的簾上，却變成長的淡痕。
放學童子歸來，
扇着滿臉的汗珠，
用驚愛與不躊躇的決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
五月的陽光照着，
可愛的蒲草，也並沒一些的嫌惡。
簾痕動處：
跳躍的童子去了，
斷了靈魂的蒲花，却委棄在地。
弱的；被遺棄的，並沒有一句怨語。
蒲葉仍然的碧綠，
日光仍然的暖麗，
一個小的花苞，又從嫩嫩地根上抽出！

此首錄詩一卷三號

花影

花影瘦在架下，
人影瘦在牆裏，
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着。

小的伴侶

瓶中的紫藤，

落了一茶盃的花片。
有個人病了，
只有個蜂兒在窗前伴他。
雖是香散了，
花也落了，
但這纔是小的伴侶呵！

王統照

郭沫若二十五首

——眷念祖國的情緒——

爐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鹵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纔有火一樣的心腸。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纔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一九二〇年一二月間作

郭沫若

筆立山頭展望

筆立山在日本門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陸船塵，瞭如指掌。

大都會的脈膊呀！
生的鼓動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噴着在，飛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煙幕蒙籠了！
我的心臟呀快要跳出口來了！
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
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呀！
萬籟共鳴的 Symphony
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呀！
彎彎的海岸好像 Cupid 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灣，停泊着的輪船，進行着的輪船，數不
　盡的輪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開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一九二〇年六月間作

地球，我的母親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着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面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樣纔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不願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這開曠的空氣裏面，
對於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褓母，
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寵子，那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Promotheus
你是時常地懷抱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除了這農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你不肖的兒孫，
我也是你不肖的兒孫。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兒孫，
他們自由地，自主地，隨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們的賦生。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動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羨慕那空中的飛鳥：
他們離了你要在空中飛行。

地球！我的母親！
我不願在空中飛行，
我也不願坐車，乘馬，着襪，穿鞋，
我只願赤裸着我的雙脚，永遠和你相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是我實有性的證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個夢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個妄執無明。

地球！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縹緲的天上，
還有位甚麼父親。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宇宙中一切現象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聲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縹緲的天球，是你化妝的明鏡，
那晝間的太陽，夜間的太陰，
只不過是那明鏡中的你自己的虛影。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過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我只相信你是實有性的證明。

地球！我的母親！
已往的我，只是個知識未開的嬰孩，
我只知道貪受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飲一杯水，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漿，

地球！我的母親！
我聽着一切的聲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為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動，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感覺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給我的贈品，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
我要強健我的靈魂。
來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你還要勞我，
我要學着你勞動，永久不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末作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遠望去，只見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聽不出絲毫的濤聲波語。
哦，太空！怎麽那樣地高超，自由，雄渾，清寥！
無數的明星正圓睁着他們的眼兒，
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沉默着在讚美天宇。
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
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

光海

無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郭沫若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樣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們手招。
銀箔一樣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們擁抱。
我們來了，
你快擁抱！
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
洗個光之澡。
一羣小學的兒童，
正在沙中跳躍：
你撒一把沙，
我還一聲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揎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舊我了。

十五年前的舊我呀，
也還是這麼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樂山下的高小。
至樂山下的母校呀！
你懷兒中的沙場，我的搖籃，
可還是這麼光耀？
唉！我有個心愛的同窗，
聽說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樣的風姿，
還在我眼底留連，
你解放了的靈魂，

可也在我身旁歡笑？
你靈肉解體的時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淚多少？……
哦，那個玲瓏的石造的燈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們登上了。
哦，山在那兒燃燒，
銀在波中舞蹈，
一隻隻的帆船，
好像是在鏡中跑，
哦，白雲也在鏡中跑。
這不是個呀？生命的寫照！

阿和，那兒是青天？
他指着頭上的蒼昊。
阿和，那兒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島。
阿和，那兒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隻飛鳥。
哦哈，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要同白雲比飛，
我要同明帆賽跑。
你看我們那個飛得高？
你看我們那個跑得好？

太陽禮讚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洶湧着，潮向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喲——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剗平！
出現了喲！出現了喲！耿晶晶地白灼的圓光！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陽放，

太陽喲！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覷着你。
太陽喲！你不把我照得個通明，我不回去！
太陽喲！你請永遠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轉！
太陽喲！我眼光背開了你時，四面都是黑暗！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鮮紅的血流！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喲！我心海中的雲島也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了！
太陽喲！你請永遠傾聽着，傾聽着，我心海中的怒濤！

※此首與下一首，錄自女神，泰東版。

砂上的脚印

郭沫若

一

太陽照在我右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左邊的海裏；
沙岸上留了我許多的脚印，

二

太陽照在我左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右邊的海裏；
沙岸上留了我許多的脚印。

三

太陽照在我後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前邊的海裏；
海潮喲，別要盪去了砂上的脚印！

四

太陽照在我前方，
太陽喲！可也曾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後邊的海裏？
哦，海潮兒早已盪去了砂上的脚印！

洪水時代

一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時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個浪漫的奇觀，
使我的中心如醉。

那時節茫茫的大地之上
匯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幾朵荒山
好像是海洲一樣。

那時節，魚在山腰遊戲，
樹在水中飄搖，
孑遺的人類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見，塗山之上
徘徊着兩個女郎：
一個抱着初生的嬰兒，
一個扶着抱兒的來往。

她們頭上的散髮，
她們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離，
同在風中飄舉。

抱兒的，對着皎皎的月輪，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兒在分外揚輝，
四山都生起了回應。

三

等待行人兮不歸，
滔滔洪水兮幾時消退？
不見淨土兮已滿十年，
不見行人兮已滿周歲。

兒生在抱兮兒愛號咷，
不見行人兮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兮在此徘徊，
行人何處兮今宵？——

唉，消去罷，洪水呀！
歸來罷，我的愛人呀！
你若不肯早歸來，
我願成爲那水底的魚蝦，

四

遠遠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隻獨木舟上，
他們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漲着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撐篙，
后稷在舟後搖船，
夏禹手執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時在斫伐林樹，
她有時在開鑿山岩。
他們在奮湧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濤驅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聲！
那怕是塗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們搖船去罷，
去安慰她耿耿的憂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暫停，
笑說道：「那只是虛無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還有甚麼個私有的家庭。

我的手要胼到心，
我的脚要胼到頂，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蒼生？」——

六

哦，皎皎的月輪
早被稠雲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閉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剛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勞工。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十年十二月八日作

原注：此詩出典見呂氏春秋，「夏季紀，音初篇」。篇中有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此外尚書「臯陶謨」據今文尚書有「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數語。禹父治水九年不成，禹娶後三日而出，迨啓呱呱墜地時當已一年，故上有，「不見淨土兮已落十年」之語，非係杜撰也。

夜

夜！黑暗的夜！
要你纔是「得摩克拉西」！
你把這全人類來擁抱：
再也不分甚麼貧富貴賤，
再也不分甚麼美惡賢愚，
你是貧富貴賤美惡賢愚一切亂根苦蒂的大溶爐。
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樂蕊的大工師。
黑暗的夜！夜！
我眞正愛你，

我再也不想離開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來的光明；
他在這無差別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別起。

一九一九年間作

別離

殘月黃金梳，
我欲掇之贈彼姝。
彼姝不可見，
橋下流泉聲如泫。

曉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難。
青天猶可上，
生離令我情惆悵。

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作

死的誘惑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邊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親我的嘴兒，
我好替你除却許多煩惱。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聲地也向我叫號。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入我的懷兒，
我好替你除却許多煩惱。

原注：這是我最早的詩，大概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

「蜜桑索羅普」之夜歌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有星海沉沉；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啊，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寗在這縹渺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
曳着帶幻滅的美光，
向着「無窮」長殞！
前進！……前進！
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明！

一九二〇年一一月二三日

霽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還滴着黃昏時分的新雨。

雲母面就了緞的白楊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邊徐行，
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

我身上覺着輕寒，
你偏那樣地雲衣重裹，
你團圞無缺的明月喲，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
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喲！
請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日暮的婚筵

夕陽，籠在薔薇花色的紗羅中，
如像滿月一輪，寂然有所思索。

戀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裝出個平靜的樣兒，
可他嫩綠的絹衣却遮不過他心中的激動。

幾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笑語娟娟地，
在枯草原中替他準備着結歡的婚筵。

新嫁娘最後漲紅了她豐滿的龐兒，
被她最心愛的情郎擁抱着去了。

二月二十八日

南風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林中斜標出幾株烟靄，
三五白帕蒙頭的靑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掃針骸。

好幅典雅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令我冋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為的泰古。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一〇日

天上的市街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閑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廿四日）

黃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鄉
本在那峨眉山上。
山風吹我，
一種無名的引力誘我，
把我引下山來。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裏，
流落在揚子江裏，
流過巫山，
流過武漢，
流過江南，
一路滔滔不盡的濁潮
把我冲盪到海裏來了。
　浪又濁，
　漩又深，
　味又鹹，
　臭又腥，
險惡的風波
沒有一刻的寧靜，
滔滔的濁浪
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
我要幾時候
纔能恢復得我的清明喲？

夕暮

一羣白色的綿羊，
團團睡在天上，

四圍蒼老的荒山，
好像瘦獅一樣。

昂頭望着天
我替羊兒危險，
牧羊的人喲，
你爲甚麼不見？

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現出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坐着個年少的母親。

「兒呀，你還不忙睡罷，
你看那兩個大星，
黃的黃，青的青。」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現出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站着個年少的父親。
「愛呀，你莫用喚醒他罷，
嬰兒開了眼睛時，
星星會要消去。」

（以上原載沫若詩集，現代版。）

朋友們愴聚在囚牢裏

朋友們愴聚在囚牢裏——
像這上海市上的貧家
不是一些囚牢嗎？
我們看不見一株青影，
我們聽不見一句鳥聲，
四圍的監牆
把清風鎖在天上，
只剩有井大的天影笑人。

朋友們愴聚在囚牢裏——

像我們這樣的生涯
不是一些囚徒嗎？
我們囚在迷茫的霧中，
我們囚在慘毒的魔宮，
金色的魔王
坐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是呀動也不敢一動。

啊啊，
我們是呀動也不敢一動！
我們到兵間去罷！
我們到民間去罷！
朋友喲，愴痛是無用，
多言也是無用！

(27,V,1923)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長夜縱使漫漫，
　終有時辰會旦；
焦灼的羣星之眼喲，
　你們不會望穿。

在這墨暗如漆之中
　太陽依舊在轉徙，
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

太陽雖只一輪，
　他不會自傷孤獨，
他蘊含着滿腔的熱誠
　要把萬彙甦活。

轟轟的龍車之音
　已離黎明不遠，
太陽喲，我們的師喲，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5,XII,1923)

(以上原載前茅。)

瓶

郭沫若

第六首

星向天邊墜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他心殞了。

春雨灑上流沙
輕煙散入雲靄
沙彌禮讚菩薩。

是薔薇尚未抽芽？
是青梅花被葉遮？
是幽蘭自賞芳華？

有鴆不可遽飲，
有情不可遽冷，
有夢不可遽醒！

我望郵差加勤，
我望日脚加緊，
等到明天再等。

第十六首

春鶯曲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眞是慧心的姑娘！
你贈我這枝梅花
這樣的暈紅呀，清香！

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頭？
這清香敵賽過百壺春酒。
這清香戰顫了我的詩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這花中魁首，
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靈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呀，但又不敢動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我要把這枝花吞進心頭！

在那時，啊，姑娘呀，
請把我運到你西湖邊上，
或者是葬在靈峯，
或者是放鶴亭旁。

在那時梅花在我的屍中
會結成五個梅子，
梅子再迸成梅林，
啊，我眞是永遠不死！

在那時，啊，姑娘，
你請提着琴來，
我要應着你繚繞的琴音，
盡量地把梅花亂開！

在那時，有識趣的春風，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塚，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遠彈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時，遍宇都是幽香，
遍宇都是清響，
我們兩藏在晤中，
黃鶯兒飛來欣賞。

黃鶯兒唱着歡歌，
歌聲是讚揚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鶯鶯歌）

「前幾年有位姑娘
與來時到靈峯去過，

靈峯上開滿了梅花，
她摘了花兒五朵。

她把花穿在針上，
寄給了一位詩人，
那詩人眞是癡心，
呑了花便丟了性命。

自從那詩人死後，
經過了幾度春秋，
他屍骸葬在靈峯，
又迸成一座梅藪。

那姑娘到了春來，
來到他墓前弔掃，
梅上已綴着花苞，
墓上還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彈了幾聲，
剛好彈了幾聲，
梅花兒都已破綻。

清香在樹上飄颻，
琴絃在樹下鏗鏘，
忽然間一陣狂風，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風過後一片殘紅，
把孤墳化成了花塚，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琴却在塚中彈弄。」

（尾聲）

啊，我眞個有那樣的時辰，
我此時得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癡求，
你請快來呀收殮我的遺屍！

第三十一首

我已成瘋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靜的月光！
她明明是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掛在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是生出些悲哀的空響。

第三十八首

啊，姑娘喲，我是愛你，
比愛我肉身的妹妹還要強烈，
你想來是早已知道，
你不會是不知道的。

但你總冷冷清清，
決不曾說到這件事來。
假如你明說是不愛我時，
也是有一個「愛」字存在。

啊，你何苦定要那樣牽延，
使我如油鍋上的螞蟻旋轉？
我望你大開你的心門，
你到底是敢也不敢？

我想你深邃的心中
斷不會只有一枝枯花，
我想你受着春風的愛種
斷不會永不抽芽。

你假如是全不愛我，
何苦又叫我哥哥？
你假如是有些愛我，
何苦又只叫哥哥？

像這樣半冷不溫，
實在是令人難受。
我與其喝碗豆漿，
我情願喝杯毒酒。

要冷你就冷如堅冰，
要熱你就熱到沸騰，
我縱橫是已經焦死，
你冰也冰不到我的寸心。

好罷，你究竟是甚麼心腸，
你請放着胆兒呀向我明講！
我是並不怕你說不愛我的，
你大胆地講罷，我的姑娘！

（以上原載瓶。）

陸志韋 七首

航海歸來

老弟呀，向前不到一箭路，
這幾天惡浪頭山樣高，
也算經過了一番辛苦。
前面是我們家山的影子。
月輪正掛在桃樹背後，
一斑斑射到港口的亭子。
記得那一年春風來得早，
催醒了一淵羞澀的桃花。
媽就說天公這樣好那樣好。
又是那一天茅亭頂上，
低着眼望海上來的燕子；
什麼事都不曾掛在心上。
老天忽然隨着桃花醒了！
天邊有隱隱的兩片白帆。
那一刻這航海的生涯定了。
這幾年看盡江山飄盡海，
早知道益近家鄉心益苦，
那我又何苦來！我又何苦來！

九年一月

搖籃歌

寶寶你睡罷，
媽媽為你搖着夢境的樹，
搖下一個小小的夢兒來。
寶寶你睡罷，
媽媽為你揀兩朵紫羅蘭，

送靈魂兒到你笑窩裏來。
寶寶你睡罷，
媽媽為你留下些好辰光，
你醒來，月光送你的父親來。

交遊中有幾位要在年前做父親母親了，預先為他們唱這個歌。就算是「窮教員」的「湯餅之敬」。

（九年 秋）

憶湖Michigan某夜

那一天夜半，Michigan帶來萬古的囘聲。
我陸某是何等樣人，
還敢留一些彼我之見，
為過去的恩讎，握空拳，咬住牙關，發憤。
　自Michigan以西二萬幾千里，
有夜叉搬運着罪惡的結晶體，
造起一座煩惱的城池來。
那城上的夜叉，城裏的骷髏，都是我的兄弟。
Michigan湖只有萬古的囘音，
教我把痛苦的良心，狹窄的私情，
放在一片浪花上，眼望月光盡處。
Michigan送了浪花來，一定會帶浪花去。
我眼前一曲沙灘，背後一帶柏樹，
在這萬古的聲音中，不向月光訴苦。
柏樹，月光，月光，柏樹。
你們是Michigan的，不是我的。
我對面的人，我心頭一切憂慮恐怖，
你們是全世界的，不是我的。
我此刻記不得過去，又夢不成將來；
且踏一片浪花，跟萬古的聲音，囘到月光盡處。

十年一月二十二晨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我把你們當做相思子，
在你們中間劃一個圓壽字，
　願我心愛的人
　永永遠遠青春。
我把你們當做莫忘我，
對你們唱一百個定情歌，

願我心愛的人
聽見一聲兩聲。
我又把你們當做蓍草，
活不了的時候向你們拜禱。
我情願丟了靈魂
我一個心愛的人

十年三月三十日

雜感一

我獻於你沒有目的的悲哀
你接受了罷！
太平洋上有白雪的影子
在無邊的綠水上行走。
那一片葡萄酒的顏色
究竟是誰的主張？
是天的罷海的罷還是向晚的時候所不能不有的？
我獻於你葡萄酒的顏色。

小船

我指點他看，
柳陰裏有一條小小的船。
加我一些小小的風，
可以把感情葬在其中。
我見那樣就寫那樣，
我也不必要山高水長。

小船呀，我們萍水相逢，
也做過一春的知己。
那時候有萍水相逢的女子，
也是柳陰裏日色平西。
我們各自向書本裏討生活，
又各自思量恩愛的人。
雖不是太上忘情的歲月，
也博得一箇今天無怨無恩。

小船呵，我又想到濮多馬河上了。

並不是華盛頓的南邊，
有什麼驚心動魄的山光，
或是不近人情的愛戀。
只爲那一天促膝對坐的
是一個邂逅相逢的女子。
我的心是偶然結構的戲台，
他呢，是走江湖的戲子。

　小船的影兒在我心裏
猶如流星在燦爛的天空。
不是故意的把身兒那一轉，
就是狠溫柔的鞠一個躬。

十一月二十二日

小溪

　不見星光的晚上
你從石竹的根裏呼嘯而來。
黎明，
有零落的野薔薇
旋轉又旋轉，一擁一瀉而去。
　每年寒食
囘來招你的魂。
我的朋友呵，
落花再流過幾囘，
我的眼珠兒暗了。
還是要囘來
聽你親切的聲音
直到我聾聵無知之日，
石竹的呼嘯，薔薇的流瀉，
又是我享用不盡的心像了。

一九二二聖誕

應修人 七首

小小兒的請求

不能求響雷和閃電底歸去，
只願雨兒不要來了；
不能求雨兒不來，
只願風兒停停吧！
再不能停停風兒呢，
就請緩和地輕吹；
倘然要決意狂吹呢，
請不要吹錢塘江以南。
錢塘江以南也不妨，
但不吹到我底家鄉；
還不妨吹到我家，
千萬請不要吹醒我底媽媽，
——我微笑地睡着的媽媽！
媽媽醒了，
伊底心就會飛到我底船上來，
風浪驚痛了伊底心，
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
縮之又縮的這個小小兒的請求，
總該許我了，
天呀？

一九二〇，九，二四（以上原載湖畔。）

或者

籬旁的村狗不吠我，
或者他認得我；

提着筠籃兒的姑姑不回答我，
或者伊不認得我。

一九二二，三，二二晨。

悔煞

悔煞許他出去；
悔不跟他出去。
等這許多時還不來；
問過許多處都不在。

西湖，一九二二，四，三。

溫靜的綠情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鳥兒樹裏曼吟；
鴨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摸眼睛；
小貓兒窗門口打瞌睡。

人呢？——
還是去鋤旱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吃的
紅紅的小蜻蜓！

野睡

岸草半黃而蘆花青舞；
西風冷冷了秋陽是暖的。
悠閑的綠水引我來，
恬爽的草路留我睡。
你看俯下碧天了，
溫溫地伊將要抱我了！
淡淡兒的雲輕輕飛……
我是雲底尾，
我也輕輕飛去……

到郵局去

異樣閃眼的繁的燈。
異樣醉心的輕的風。
我袋着那封信，
那封緊緊的封了的信。

異樣閃眼的繁燈。
異樣醉心的輕的風。
手指兒近了信箱時，
再仔細看看信面字。

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裏的水。
無愁地鎮日流，
率眞地常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歸路了。

妹妹你是水——
你是溫泉內的水。
我底心兒他儘是愛游泳，
我想撈回來，
燙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裏的水。
借荷葉做船兒，
借荷梗做篙兒，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處來！

（以上原載春的歌集。）

周無 一首

去年八月十五

一

園子裏的人漸漸的少起來了。
滿河的白霧和灰白色的月光溟濛模糊的混合起來。
眼前的東西都漫漫的改變起來。
聲音也寂靜起來。
但是她和我還是在河邊上立着。

二

白霧散開，現出了一個又圓滿又瑩澈的月亮。
他只在那波浪中，忽長忽扁的盪來漾去，一聲兒也不作響。
一隻小船搖擺着過去。
船篷和搖船的人都淡淡的蒙着一層綠霜似的月色。
河上的船，一一放出燈光，總明明暗暗的閃爍，顯出他們還在水裏搖着。
搖船的小姑娘把着槕，弄着暗漲的潮水，望着月隱隱的唱。
但是她和我是在河上立着。

三

園子裏的燈全明了。
她頭上的那一個，照着我們的影子，很長的上了草地。
路上的黃葉漫漫走動，
都到了她的脚邊商量着聚在一處，——不動。
我想我應該說甚麼給她？說甚麼給她？
她說的那些，我應該怎麼樣答她？
忽來一陣風，吹了她些髮到臉上；我想替她掠到鬢上。……

四

去年前年又前年的今天，都渺渺茫茫的記不大起。

明年後年以至年年的今天，我卻永久也不會忘記。

記得甚麼？

簫子麼？月亮麼？搖船的小姑娘麼？

（原見少年中國一卷六期。）

田　漢　五首

春月的下面（題畫）

巖頭亂垂着落葉，
映着多情的好月；
巖下正臨着蒼波，
波上也帶些兒月色。

巖上如茵的碧草，
坐一個翩翩的年少，
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
罩一身天鵝絨的夾襖。

花是這麽熱烈，
他是這麽純潔，
了不覺春寒，
露出胸兒如雪。

獨自淒涼的月下，
手撫流靑的柔髮。
像歌德的訪南歐？
像擺倫的哀希臘？

莫提歌德的意國記，
莫歌擺倫的希臘歌，
願將渺渺的情懷，
託之脈脈的微波。

波面春風片片，

吹動愛神的琴線，
髣髴一聲聲，
「相見爭如不見。」

（原載分類白話詩選）

黃昏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烟非烟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溜圓的
　　露珠裏」

七夕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淸，和漱瑜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娓娓談故鄉事，歸時淸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原注：以下各篇皆選自田漢著「江戶之春」詩集(1922)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搏搏地萬家村鼓
　忽鳴——鳴地一列征車！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露之霑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郵歌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以上少年中國四卷一期）

田漢

東都春雨曲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像這般濃豔之都
悠獨那般清澹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懨懨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偶然停住了圓腐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間
自兩 娉婷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淅瀝難聽
寂寞雨行銀杏
朦朧幾盞街燈

暴風雨後的春朝

好月兒
剛伴我
過元宵
半夜裏
雨淋漓
風怒號
樹枝搖
門板裂
電絲鳴
像名將
帶強兵
打雄城

一醒來
天又清
日又好
家家的
短牆頭
啼小鳥
分明是
頌和平
傷戰爭
春風裏
曼陀璘
一聲聲

（以上少年中國四卷二期）

葉紹鈞 二首

悲語

一個朋友的妻死了，
他斂抑着悲痛
對我說：
「現在換衣服常常要找尋了！」
我的親戚
死了個六歲的孩子，
來信說：
「完了，只賸他的像片了！」

黑夜

便是太陽光，也自有他
燭照所及的極限吧？
惟是黑暗是廣大而無邊。
我竭力睜開了眼睛，
但是，看見些什麼呢？

一九二二，二，一。

梁宗岱 五首

散後

幽夢裏我和伊并肩默默的佇立，
在月明如洗的園中，
聽薔薇滴着香露，
清月顫着銀波。

一九二二，三。

晚禱

——呈敏慧

二

我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呵，在這暮靄底茫昧中：
溫軟的影兒恬靜地來去，
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底幽夢。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熱的從前，
癡妄地採擷世界底花朵。
我只含淚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春暮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面前：
虔誠地輕謐地，
在黃昏星懺悔底溫光中
完成我感恩底晚禱。

一九二四，六，一○

晚情

晚風起——
樹梢兒在纖月昏黃下
微微的擺動了。
我的心啊！
不要儘這樣悄悄地顫着。
讓伊蹁躚的綠影
在你沉默的歌途裏
揥下淡淡的輕痕。

一九二三，八，一七。（以上晚禱）

太空

五

像老尼一般黃昏
又從蒼古的修道院
黯淡地遲遲地行近了。
豔裝的夕照
依然閃着他最後的金光；
錦衾的晚霞
也一樣的泛着他臨睡的醉容。
聽——聽！
熙和的百鳥
又奏起雄渾的凱旋曲來了：
「我們從淵默的黑暗裏
唱着勝利之歌醒來的
又唱着勝利之歌
到淵默的黑暗裏安息去了。」

一九二三，六，二一。

十二

微月的夏夜——
我覆着煙綃的夢衾，
飄飄地
臥在銀灰的搖籃裏，
搖上星河。
傾聽着——宇宙的慈母
低唱催眠的天歌。

一九二三，八，八。（以上星海）

冰心女士十八首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簾兒吹動了——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刹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麽？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十二，九，一九二一。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値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曾在誰的文字裏描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
　輕藐——譏笑；
然而在孩子，農夫，和愚拙的婦人，
他們聽過之後，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明的月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幾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不露光芒，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快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一，一八，一九二二。

紙船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　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倦旅

燈已滅了，
　殘花只管散着餘香。
欹枕處——
　只一兩聲飛雨
　　打着窗戶。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朝霞已生，
濛濛裏……
　一顆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亂雲飛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銀海般的雪地，
　怒潮般的山風——
這樣的別離！
山外隆隆的車聲，
　不知又送誰人遠去。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勵的信，
　寄與了倦慵的人！
事遠初意皆如此！
一書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漸生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一，二，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相思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窺，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十二，十二，一九二五。

繁星

一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語？
沉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二一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裏！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五二

軌道旁的花兒和石子！
只這一秒的時間裏，
我和你
是無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無限之生中的永別
再來時，
萬千同類中，
何處更尋你？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春水

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四〇

黃昏　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四一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六四

嬰兒，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祕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八八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一〇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一四七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
游絲般的詩情啊！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一八二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六，一四，一九二二。

成仿吾三首

靜夜

一

死一般的靜夜！
我好像在空中浮起，
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
不住地低聲潛躍，
我的四肢微微地戰着。

二

我漂着，
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
我跟着他的音波，
我把他輕輕吻着，
我也飛起輕輕的。

詩人的戀歌

一

要我把歌兒舉首高吟，
如像一片孤雲，娉娉婷婷，
要在一個甜美的心琴上，
招起同情的熱烈的交鳴。

二

歌兒，啊，悽切的歌兒呀！
爲我往長空高昇高昇罷！
請把我的孤獨與我的悲哀，

化朵花兒敷在她的脚下！

三

如果她肯愉快地歌舞起來，
請把我的孤獨與我的悲哀，
化陣風兒把她的翅兒扛起，
使她可以如意地飛繞旋迴。

四

如果她心裏憂愁，或是恍惚，
請把我的悲哀與我的孤獨，
化片巾兒由她把一切揩了。
不論心裏的微霞，明眸的雨露。

五

啊，痛呀！當我這般想時！
這些都是夢想，我不會知；
我的歌兒如個黃昏的飛鳥，
飛去飛來，只不曾尋着一枝！

六

是狂風把我的歌兒遏了？
是長夜漫漫東天猶未曉？
還是我的歌兒力弱聲微，
不能飛近她的身傍旋繞？

七

啊，可愛的石頭般的人兒喲！
我應當如何把歌兒琢磨，
纔能合你的心，如你的意，
纔肯傾你的耳，吟你的歌？

八

歌兒，啊，悽切的歌兒呀！
爲我往海洋的深淵沉下！
請在個一望渺茫的地方，
使海洋爲你抑鬱而悲歌罷？

十二年三月十六早初稿

序詩

一

我生如一顆流星，
不知要流往何處；
我只不住地狂奔，

曳着一時顯現的微明，
人縱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許。

是何等遼闊的大空！
又是何等清爽！
我搖搖而奮奔，
我耀耀而遙征，
回顧長空而中心悵惘。

這是何等運命——
這短短的一生，
儘流浪而凋零，
莫或與我相親，
永遠永遠孤獨而悽清！

人縱在愁苦之中，
皆能強笑而爲樂，
歡情的火焰熊熊，
悲哀的幕影猶可潛踪，
我連這種歡情也無從得着。

啊，這是何等的運命——
在這無涯的悵惘，
曳着瞬刻的微明，
抱着慘痛的悽情，
我還要不住地奮進而遙往。

啊，我生如一顆流星，
不知要流往何處；
我只不住地狂奔，
曳着一時顯現的微明，
人縱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許。

一九二三

汪靜之十三首

海濱

數不盡的淡黃砂，
平斜斜地攤着。
我在砂上蹤着，
砂在我底脚背上鬆鬆地蓋着。
我把伊們當被褥，
躺着，想睡不睡地裝睡着。
砂兒細軟如「砂發」
我睡得說不出地舒服。
哦！我是睡在自然之慈母底搖籃裏，
伊還唱着睡眠之歌慰我安睡呢！
聽呀！
溅溅潺潺澎澎湃湃和和曷曷極複雜的浪聲洋洋地裝滿了我底耳鼓了——那不是——自然底美妙的音樂？

砂上有美麗的石塊與螺殼，
我弄着伊們遊戲。
望去水天一片，
誰也分不出那是天那是水。
湧—湧—湧—
海浪一陣陣起起伏伏地湧着又退着。
太陽要歸去了；
雲沒有遮住他時，
他還用紅橙橙的臉兒回頭瞧着。
他想捉住浪頭，
但是終於捉不住喲！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摟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囘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剛愎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得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囘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伊了——
你底愛的痕跡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麼？

二一，四，二四，午後四時於舟山羣島之普陀島。

伊底眼

伊底眼是溫暖的太陽；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凍的心就熱了呢？

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鐐銬的靈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樂的鑰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樂園裏了呢？

伊底眼變成憂愁的引火線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裏了呢？

一九二二，六，四。

芭蕉姑娘

芭蕉姑娘呀，
夏夜在此納涼的那人兒呢？

一九二一，十一，二四。

別情

愛我的我底你呵，
溫柔到比柔還柔的你呵！
你底豐韻是怎樣地娟逸，
怎樣地——說不出呵。
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形容你了。

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贈我的詩麼？
知道我把你底詩咬了幾句吃到心裏了麼？
你從詩中送我的情愛，
更醉得我醺醺然了。

我昨夜夢着和你親嘴，
甜蜜不過的嘴呵！
醒來却沒有你底嘴了；
望你把你夢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來罷。

我昨夜夢中得着你一封信，
信中的字看不明白，
只隱隱約約有些「愛」字，
望你把夢中的信重寫清楚罷。

我睡覺時，看見帳頂上有個你；
我飲茶時，看見杯中有個你；
我看書時，看不見書中的字，只見個你；
我上課時，看不見教師在黑板上畫的算式，
　只見個你；

你爲甚東躲西藏，
只給我看見不給我捉住呢？

你爹這幾天在家不在家？

我時時想來看你，
但我怕嘗這樣別離滋味；
我至於不敢和你相見了，
見了再用什麼法別離呢？
不，別離雖是苦痛，
但是甘美的苦痛呵！
我叫我底魂今夜來看看你，
請你預備迎接着罷。

一九二二，四。

在相思裏

六

於今不比從前呀——
夜夜縈繞着伊的，
僅僅是我自由的夢魂兒了。

離杭州之晨

三

我要上旅路了
替我檢一件行李嘆一口氣的洞庭呀。

（以上原載蕙的風，亞東版。）

海上吟

芷麗，你不要再啼哭了，
　來和我奏一曲「罰我淪」；
我們虹樣的希望已深沉
在那渺茫的海外天邊，
　你怎能到海底去撈針？

芷麗，你不要再嗟嘆了，
　來和我唱一曲歡歌；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深闊，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黑，
　你怎能使他乾涸？

芷麗，你不要再嗚咽了，
　來和我選擇一個葬處；
那浪花是美麗的墳墓，

我們快跳進去吧，
　葬了儲藏苦悶的倉庫！

　　　　二，二七，於黑水洋船上

風的箭不息地射放

風的箭不息地射放，
　箭箭都射在我心上；
牠爲什麼要射我呢？
　爲要射傷我的希望！

太陽是旋轉的鐵輪，
　天天在我頭上亂滾；
牠爲什麼要輾我呢？
　爲要碾碎我的青春！

時間是一把剪刀

時間是一把剪刀，
　生命是一疋錦綺；
一節一節地剪去，
等到剪完的時候，
　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

時間是一根鐵鞭，
　生命是一樹繁花；
一朵一朵地擊落，
等到擊完的時候，
　把滿地殘紅踏入泥沙！

　　　　——二五年秋。

聽淚

愁成了枕頭，悲哀成了被，
近來眞是百無聊賴呵！
聽着淚珠寂寞地滴在枕頭上，
夜夜地聽，有些聽上癮了。

好像冷豔的淡素的白蓮，
纖弱的身子搖搖不定，
萎顏的瓣上落下淒淸的露珠，

落在凋殘的荷葉上；

好像秋氣茫茫的山谷裏，
樹木已失了青春的嫩綠，
枯黃的葉悄悄地飄零着；
寂沉沉地蕭蕭瑟瑟；

又像寒碧的天空裏，
星星靜靜地消滅了光輝，
不斷地一顆顆地隕落下來，
滴在渺渺的海水裏：

感謝淚聲如此慰我寂寥，
我很愛聽這清涼的調子了。
願悲切的淚聲做我的輓歌，
送入我永久安甯的墳墓。

——一九二三秋末，杭。

無題曲

悲哀是無邊的天空，
　快樂是滿天的星星。
吾愛！我和你就是
　那星林裏的月明。

深深的根就是悲哀。
　碧綠的葉是快樂。
吾愛！生在那上面的
　花兒就是你和我。

海中的水是快樂，
　無涯的海是悲哀，
海裏游泳的魚兒就是
　你和我兩人，吾愛！

悲哀是無數的蜂房，
　快樂是香甜的蜂蜜。

吾愛！那忙着工作的
　蜂兒就是我和你。

——二三年紅葉的秋天，杭。

能變什麽呢

倘若你是皎潔的月亮
　住在蔚藍的天空很伶仃，
我就變許多小星圍着你，
　歌舞着使你高興；

倘若你是玲瓏的鳥兒
　尋不着適意的地方，
我就變個高大的碧落，
　任你自由地翺翔；

倘若你是伶仃的魚兒
　被關在污濁的池塘裏，
我就變一湖清澈的水
　憑你如意地遊戲；

倘若你是孤寂悒鬱，
　鎮日價眼淚汪汪，
我就變成輕盈的微笑
　牢牢地住在你臉上；

但是，倘若你將來離了我，
　去做你丈夫的妻，
我的愛呀！我的愛呀！
　我還能變什麽呢？

——二二年一二月一六。

小詩

三　足跡

常在門前柳樹下
尋我童年遊戲的足跡，
寂寞的母親呀！

（以上原載寂寞的園，開明版。）

潘漠華十一首

小詩

一

脚下的小艸啊，
你請恕我吧！
你被我踩躪只一時，
我被人踩躪是永遠啊！

二一，一一，二○。

二

七葉樹啊，
你穿了紅的衣裳嫁與誰呢？

二一，一一，二一，夜。

（以上原載「詩」一卷一號）

游子

破落的茅舍裏，
母親坐在柴堆上縫衣——
哥哥捽蕩捽蕩的手，
弟弟沿着桌圈兒跑的脚，
父親看顧着的微笑：
都縷縷抽出快樂的絲來了，
穿在母親縫衣底針上。
浮浪無定的游子，
在門前草地上息息力，
徐徐起身抹着眼淚走過去：
父親乾枯的眼睛，
母親沒奈何的空安慰，

兄弟姊妹底對哭，
那人兒底濕遍淚的青衫袖：
一切，一切在迷漠的記憶裏
葬着的悲哀的影，
都在他深沉而冰冷的心坎裏，
滚成明瑩的圓球，
穿在那縫衣婦人底線上。

杭州，一九二二，二，二二。

撒却

　涼風抹過水面，
划船的老人低着頭兒想了。
流着淚兒，
盡力掉着槳兒，
水花四濺起；
他撒却他底悲哀了！
　坐在磐石上浣衣的少婦，
依稀看着溪岸柳絲底影，
伊停着工作哭了。
忽又快手地舉起木杵
盡力搗那情哥底布衫，
水花四濺起，
伊也撒却伊底悲哀了！
　頹唐的青年，
讓年輕的姑娘只管斟着酒，
一杯一杯地盡情地飲了。
飲到面紅耳熱的醉時，
就伏在那人兒底肩上，
嗚嗚咽咽大哭一場，
他也撒却他底悲哀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八

離家

　我底衫袖破了，
我母親坐着替我補綴。
伊針針引着紗線，
却將伊底悲苦也縫了進去。
　我底頭髮太散亂了，

姊姊說這樣出外去不大好看，
也要惹人家底討厭；
伊拿了頭梳來替我梳理，
後來却也將伊底悲苦梳了進去。

　我們離家上了旅路，
走到夕陽傍山紅的時候，
哥哥說我走得太遲遲了，
將要走不盡預定的行程；
他伸手牽着我走。
但他底悲苦，
又從他微微顫跳的手掌心傳給我了。

　現在，就是碧草紅雲的現在呵！
離家已有六百多里路。
母親底悲苦，從衣縫裏出來；
姊姊底悲苦，從頭髮裏出來；
哥哥底悲苦，從手掌心裏出來；
他們結成一個縝密的網，
將我整個網着在那兒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一。（以上湖畔）

月光

月光撒滿了山野，
我在樹蔭下的草地上，
躑躅，徘徊，延佇；
我數數往還於伊底來路，
想着飛蓬的髮兒，
將要披在伊底額上看見了。

我心兒慌急，
夜風吹開我衣裳。
月兒光光了，
這使我失望了，
伊被荊棘掛住伊底衣了。

我垂着頭兒，
噙着淚珠，
雙手裹着裳兒，
踏過茂草，

將月光也踏碎了，
我跑到溪邊，
睜大我底 眶，
盡情落下我底眼淚，
給伊們隨水流去；
明天流經伊底門前時，
値伊在那兒浣衣，
伊於是可以看見，
我底淚可以滴上伊底心了。

祈禱

月光茫茫的夜，
他坐在石砌沙鋪的曠場上
橫起笛兒在吹，
心聲却呢喃的祈禱；
笛聲，我吹去的笛聲，
你飛去，飛過那矮牆，
可落在那人屋頂；
伊現在正在酣睡了，
——左手擱在頭邊，
藍衣的前襟，解開掩在枕上，——
你輕輕地喚醒伊，喚伊出來，
說，夜是如此美麗的夜，
月兒皎皎的照臨，是待我們底夜行，
我們去，我們去，
我們去到舊日坐過的草坪，
共流久別重逢的欣慰的淚。

黑沉沉的深夜，
他還在那人門前來回的走着，
心中，是不絕聲聲地祈禱：
脚聲，我輕妙的脚聲，
你飛進去，飛近我那人底身邊，
你告語伊，——
伊此時或正在寂坐，
或正在默然的念我，——
說，在你門前來回的走着，

今夜是第七夜了，
這回是今夜底第九回了，
他望不得你出來，
他將會走到天明，
明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後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他將會永遠的每夜都走到天明，
你痴心可憐的情人！

問美麗的姑娘

晚天扯破了雲裳，
美麗的姑娘，你告訴我，
織女將織些錦霞來補去。
　夜半天星崩頹了一角，
美麗的姑娘，你告訴我，
那地上陰森森的叢林下，
鬼火將飛蓬蓬的昇上來補去。
　假使我扯破我底網呢，
那網內是放着我一切美麗的夢，
日的夢，夜的夢，
太陽正當午時的夢；
美麗的姑娘，你告訴我，
我將採擷些什麼來補呢？

若迦夜歌

三月六晨

妹妹呀，當我像野鹿一般，
奔向那森林裏來會你，
無論是會着或會不着，
我歸來即狂寫我底詩。
會着了你的歸來，
我就把你底油髮，把你底香唇，
渲染在我底詩裏；
會不着你的歸來，
我就把我底淚，我底憂慮，
綴緊在詩裏，跳躍在詩裏。

妹妹，我們底愛，
是有缺陷的完全，
所以我想，將這些詩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不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

三月八晚途中

上午濃霧漫天，
我夢想故鄉在霧中，
夢想我母親在霧中，
夢想我情人在霧中。

下午細雨微微，
我夢想我故鄉在雨裏；
雨的故鄉裏，是住着
我母親和我情人。

明天啊，我願光明的天宇下，
故鄉的鄉南，喬仰着一樑
蒼老的高松，——那是我母親；
在那高松底蔭陰下，開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三月二十七朝

我靜思冥想，
我生前，你心是我底坟墓，
我死後，你心也是我底坟墓，
你髮呀，就是我底暮艸。

說不盡的思戀，
走不盡思路底蜿蜒；
妹妹呀，遠離戀人的旅客，
是如何如何的日長夜長呀！

把我手指當做一把鋤，
盡力鋤我頭頂的荒地，
那是思念得莫奈何了，
狂亂梳掠我紛披的頭髮。

夜來了，我就狂跑，

茶店裏去吃茶，酒店裏去吃酒，
但不幸，在一般無聊的伴侶底中間，
又望見你底明眼來了！

靜靜的坐在牆角的籐椅上，
放眼在園底黑暗的四圍：
這是如何的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一對兒女，偎抱在夜色裏！

獨自的出去，又獨自的歸來。
數盡路上的石塊，也拔盡
坐旁的迷迷的春草，
這是如何的倦人呀，妹妹！

馮雪峯七首

小詩

我愛小孩子，小狗，小鳥，小樹，小草，
所以我也愛做小詩。
但我吃飯偏要大碗
吃肉偏要大塊呵！

一九二一，十一，二一，杭州。

桃樹下

桃花紅，
桃葉綠；
桃花姊姊請我桃樹下邊坐。
桃花姊姊眞好意，
桃花眼笑着來看我。
眼角情許多，
風吹散給世人呵！

桃花姊姊呀！
請你送我桃花一朵；
桃子結成時，
再請你送我桃子一個；
我要拿去
送給你的妹妹——
我的愛人呵！

一九二二，一，三。

原註：「桃花眼」俗謂「情眼」的意思。（以上詩一卷二號）

小朋友

在杭州最寂靜的那條街上，
我有一個不相識的小朋友。
一天我走過那裏，
他立在他底門口，
看着我，一笑。
我問他，「你是那個？」
他說，「我就是我呵。」
我又問他，「你姓甚？」
他說，「我忘却了。」
我想再問他，
他却回頭走了。
後來，我常常去尋他，
却再也尋不到了。
但他總逃不掉是我底
不相識的小朋友阿！

杭州，一九二二，一，二四。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片我底媽；——
藏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頭髮可以造了一些了。

請給幾片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杭州，一九二二，三，一。

清明日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門上的柳枝下，
彷彿地看見豌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杭州，一九二二年，清明日。
（以上原載湖畔。）

春的歌

二

東邊太陽西邊雨。
鵓鴣喚得更急了；
遙望你底家在朝霧的山下，
攀了楊柳，揑了一把柳淚。

老三底病

鳥兒叫着，
太陽從東方出來。
老三底爸媽，
打鑼打鼓地忙着尋醫生；
可是總醫不好老三底病。
老實說，
醫生是戴着野花在塘邊浣衣服呀。

鳥兒叫着，
太陽走到了天中央。
老三底爸媽，
打鑼打鼓地忙着尋醫生；
可是總醫不好老三底病。
老實說，
醫生是戴着野花在山上摘茶葉呀。

鳥兒叫着，
太陽溜到了西山，
老三底可憐的爸媽，
打鑼打鼓地忙着尋醫生；
老三底病卻更壞了。

老實說，

醫生是坐轎抬出村去的新嫁娘呀。

（以上原載春的歌集。）

馮至十一首

我是一條小河

我是一條小河，
我無心由你的身邊繞過——
你無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兒
投入了我輕輕的柔波。

我流過一座森林——
柔波便蕩蕩地
把那些碧翠的葉影兒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過一座花叢——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悽豔的花影兒
編織成你的花冠。

無奈呀，我終於流入了，
流入那無情的大海——
海上的風又厲，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擊碎了裙裳！

我也隨了海潮漂漾，
漂漾到無邊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兒
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樣！

1925

如果你

三春將盡，K.從海濱寄一櫻花殘瓣，作此答之。

如果你在黃昏的深巷
看見了一個人兒如影，
當他走入暮色時，
請你多多地把些花兒
向他拋去！

「他」是我舊日的夢痕，
又是我燈下的深愁淺悶：
當你把花兒向他拋散時，
便代替了我日夜乞求的
淚落如雨——

永久

我若是個印度人，
便遁入了濃密的森林；
我若是個俄國人，
便踏上了冰天雪地：
因為牠們都是永久的，
在南天，在北極。

我呀，我生在溫帶的國裏，
沒有雪地，沒有森林——
我追尋我的永久的，
我的永久的可是你？
但是我怎樣的走進呀，
永久裏，永久裏？

蛇

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
冰冷地沒有言語——
姑娘，你萬一夢到牠時，
千萬啊，莫要悚懼！

牠是我忠誠的侶伴，
心裏害着熱烈的鄉思：

牠在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

牠月光一般經輕地，
從你那兒濳濳走過；
爲我把你的夢境啣了來，
像一隻緋紅的花朵！

風夜

「也是這樣的風夜，
也是這樣的秋天——
我把生命啊，釀成美酒，
曾頻頻地送到你的唇邊，
一盞，兩盞，三盞……」

我屈指般般地地暗算，
恰恰地滿了一年——
我沉埋我這座昏黃的城裏，
像海上被了雞飄散的船板，

一片，兩片，三片……

我今宵靜息在秋星下，
如船板飄聚到海灣——
牠們再也當不起那海裏的洶濤，
我也怕望那風中的星焰，
一閃，兩閃，三閃……

吹簫人

我唱這段故事，
請大家切莫悲傷，
因爲他倆又跑入了深山，
也算是快樂的收場！

1

在中古，西方的高山，
高山內，洞宇森森；
一個壯美的青年，
他在洞中居隱。

不知是何年何月
他獨自登上山腰；
身穿着閑雅的長衫，
還帶着一枝洞簫。

他望那深深的深谷，
也不知望了多少天，——
更辨不清春夏秋冬，
四季的果子常新鮮。

他順手拿起洞簫，
無心地慢慢吹起——
爲什麽今夜的調兒，
含着另樣的情緒？

一樣的松間，
一樣的小溪細語，
爲什麽他微合的眼中，
漸漸含滿了哭泣？

誰將他的心扉輕叩，
可有人同他合奏？
——簫聲的雜複，
絕不像平素的那樣質朴。

第二天的早晨，
他好像着了瘋狂，
他吹着簫，挾着長衫，
望喧雜的人間奔向。

簫離不開他的唇邊，
眼前飄蕩着昨夜的幻像——
銀灰的雲裏烘托着
一個吹簫的女郎。

烏髮與雲層深處，

不能仔細區分：
淺色的衣裙，
又髣髴微薄的浮雲。

四圍儘在睡眠，
他忘却山外的人間，
有時也登上最高峯，
只望見雲幕的重重！

三十天才有一次——
若是那新月彎彎；
若是那松間翕萃，
把芬芳的冷調輕彈；

若是那夜深靜悄，
小溪的細語低低；
若是那樹枝風寂，
鳥兒的夢境迷離：

他的心境平和，
他的情懷恬淡，
他吹他的洞簫，
不帶着一些哀怨。

一夜他已有十分睡意，
濃雲却將洞口封閉，——
他心中忐忑不安，
這境界他不曾經驗！

如水的月光，
盡被濃雲遮住，
他輾轉枕席，
總是不能入睡。

她分明是雲中的仙女，
却又充溢了人間的情緒；——
他緊握着他的洞簫，
他說，要到人間將他尋找！

眼看着過了一年，
簫吻着他的唇兒嗚咽，
早遺掉山裏的清幽，
同松間的風韻。

他穿過無數的市廛，
他走過無數的村鎮，
他看見不少的吹簫女郎，
於他只是有滿衣的灰塵。

古廟中，松柏下，
一座印月的池塘——
他暫時忘去了他的尋求，
又覺到一年前的清爽。

心境恢復平淡，
簫聲也隨着和緩——
可是樓上誰家女，
正在濛濛欲睡？

在這裏，停留了三天，
該計算，明日何處去；
呀！烟氣氤氳中，
一縷縷是什麼聲息？

樓上紅窗的影兒
是一個窈窕的女郎；
她對誰抒寫幽思，
訴說她的哀腸？

他如夢如醉地
一似當年的幻像——
他哪能自主，
洞簫不往唇邊輕放？

月光把他倆的簫聲
溶在無邊的淚海之中：

深閨與深山的情意，
亂紛紛織在一起！

3

流浪無歸的青年，
哪能娶侯門嬌女？
任憑媽媽怎樣慈愛，
嚴厲的爹爹也難應許，

他倆日夜焦思，
爲他倆的願望努力——
夜夜吹簫的時節，
魂靈兒早合在一起！

今夜呀，爲何聽不見，
樓上的簫聲？
他望那座樓窗，
也不見孤悄的人影。

父母才有些活意，
無奈她又病不能起；
藥餌俱都無效，
更沒有氣力吹簫！

夢裏洞簫向他說，
「我能醫入了膏肓的重病；
因爲在我的腔子裏，
儘藏着你的精靈。」

他醒來沒有遲疑，
把洞簫劈作兩半——
煮成了一碗藥湯，
送到那病人兒的床畔。

父母感戴他的厚意，
允許了他們的願望。
明月依舊團圞，
照着並肩的人兒一雙！

啊，月下的人兒一雙！
簫呀，已有一枝消亡！
人雖是，正在欣歡，
她的洞簫，獨自孤單！

他吹她的洞簫，
不能如意；
他思念起他自己的，
無可奈何的傷泣！

「假如我的洞簫還在，
天堂的門，一定大開，
無數仙家女，爲我們，
擲花舞蹈齊來！」

他深切的傷悲，
怎能夠向她說明；
後來終於積成了，
不能醫治的重病。

她終不能不把她的簫，
也當作惟一的聖藥：
完成了她的愛情！
完成了他的生命！

Epilog.

剩給他們的是空虛，
還有那空虛的惆悵——
縷縷的簫的餘音，
引他們向着深山逃往！

——1923,5,4.

帷幔

（鄉間的故事）

誰曾經，望着那葱蘢的山腰，
葱蘢裏掩映着，一帶紅牆，
不曾享受過，幽閑的聖味——
氤氳地，漾起來一絲遐想？

在那裏起居的，或男或女，
都說是脫去了，許多索累；
在他們深潭古井般的心中，
却像含蓄着，中古羅曼的風味。

是西方的，太行的餘脈，
有兩座無名的高山，遙遙峙立；
一個是僧院，一個是尼庵，
兩座山腰裏，抱着這兩個廟宇。

在二百年前，尼庵裏一個少尼，
繡下了一張珍奇的帷幔；
每當鄉人進香的春節，
却在對面的僧院裏邊展覽。

這又錯綜，又神祕的原由，
出自鄉人們單純的話裏——
說那少尼在十七歲的時節，
就跪在菩薩龕前，將烏絲剃去。

她的父母，是朱門舊戶，
她並不是，爲了飢寒；
她雖然多病，但是也不曾
在佛前，許下了什麽夙願。

她只是在一個，梅蕊初放的月夜裏，
暗暗地離掉了，她的家園，
除了她隱隱深潛的，痛苦，聰明，
便是鶯鳥兒，替人間訴說憂怨。

她不知走入了，多少迷途，
走得月兒圓圓地，落在西方；
雲雀的聲中，把她引到這座庵前，
庵前一潭泓水，微微蕩漾。

終不像在人間，能享清福——
在水認識了，她的娟麗，
她毅然地走入尼庵中

情願把青春的花葉，化作枯枝。

老尼含着笑意向她說，
「你既然發願，我也不能阻你，
從此把一切的妄念，都要除掉，
這不能比作尋常的兒戲！

「雖說你覺得，苦海無邊，
底是誰，將你這年輕的兒提醒？
就使你在我的面前不肯說，
在佛前懺悔時，也要說明！」

「我的師，並沒有人將我提醒；
我只是無意中，聽見了一句——
說將來同我共運命的那個人，
是一個又醜陋，又愚蠢的男子。

「無奈婚約，早被父母寫成，
婚筵也正由，親友籌畫；
他們嬉嬉笑笑，忘了我的時候，
我只好背了他們，來到這座山下。

「我的師，這都是眞實的話，
我相信你，同信菩薩一樣；
我情願消滅了，一切熱念，
冰一般地凝凍了，我的心腸！」

淚珠兒隨着清脆的語聲，
一滴滴，一字字，溼遍了衣襟。
老尼說，「你剷去煩惱絲，
淚珠兒也要隨着煩惱消盡！」

惱人的春風，才吹綠了山腰，
凄涼的秋雨，又淋病了簷前的弱柳；
人世間不知又起了，多少紛紜，
尼庵總是靜靜地沒有新鮮，沒有陳舊。

只有那暮鼓晨鐘，經聲佛號，

不知是將人喚醒，還是引人入夢？
她的心兒隨着形骸消瘦，
可是沒有淚的眼前，更覺朦朧，

過了一天，恰便似過了一年，
眼看就是一年了，回頭又好像一天；
水面上早已結了寒冰，
荒涼與寂寞，也來自遠遠的山嶺。

正午的陽光，初春般的溫暖，
熙熙的白鴿兒，在空際飛翔；
翩翩地，來了青年的兄妹，
說是奉了母命，來拜佛進香。

她看着那俊秀青年的眉端，
蘊着難言的深情一縷——
活潑的妹子悄悄地，在她身邊說，
句句聲聲，都成了她的千針萬棘！

「美麗的少姑啊，我告訴你！
聰明的你，你說他寃不寃？
爲了遺棄了他的，一個未婚妻，
我的哥哥便許下了，不婚的願！」

她昏昏地，獨坐在門前，
落日也沉沉地，北風凄冷，
她睜睜地，目送着一雙兄妹下了山，
一直地看得，沒有一些兒蹤影！

寒鴉呀呀地，棲在枯枝，
渺渺茫茫地，只剩下黃昏；
熱淚浴解了，潭裏的寒冰，
暮鐘頻頻敲擊，她彷彿無聞。

老尼的心腸，雖是冷若冰霜，
也不由得憐她的年紀輕輕——
這樣兒年紀輕輕地，
便有這樣的，乖奇的運命。

憐她本也是貴族的閨女，
教她靜靜地修養，在庵後的小樓。
她懨懨地，不知病了幾多時，
嫩綠的林中，又聽見了鵓鴣。

山巔的積雪，被暖風融化，
金甲的蟲兒，在春光裏飛翔；
她的頭兒總是低低地，
漫說升天成佛，早都無望。

只望一天天地憔悴了，
將來獨葬在，三尺的孤墳——
啊，只要是世上所有的，
她都沒有了，一些兒福分！

爐烟縷縷地，催入睡眠，
春息薰薰地，吹入了窗闥；
一個牧童，吹着嘹喨的笛聲，
趕着羊兒，由她的樓下走過。

笛聲越遠，越覺得幽揚，
兩朵紅雲輕抹在，她蒼白的面龐——
她取出一張緋紅的細幔，
仔細地看了許久，又放在身旁。

第二日的陽光笛聲裏，
更參雜着陶陶欲醉的歌唱——
她的心兒裏，湧出來一朵白蓮，
她就把牠，繡在帷幔的中央。

此後日日的笛聲中，
總甜甜地，有一種新鮮的曲調——
她也就把彩色的線，按着心意，
水裏繡了比目魚，天上是相思鳥！

她時時刻刻地，沒有停息，
把帷幔繡成了，極樂的世界——

樹葉相遮，溪聲相應，
只空剩下了，左方的一角。

本還想把她的悲哀，
也綉在那空角的上面——
無奈白露又變成嚴霜，
深夜裏又來了，嗷嗷的孤雁！

梧桐的葉兒，依依地落，
楓樹的葉兒，悽悽地紅，
風翕翕，雨疎疎，她開了窗兒，
等候着，等着吹笛的牧童。

「這是我半年來，綉成的帷幔
多謝你的笛聲，給我許多靈感！
我是個十八歲的少尼，
我的身世，只有淚珠汍瀾！

「可是我們永久隔閡着；
在兩個世界裏——」
她把這包帷幔擲下去，
忽忽地，又將窗兒關閉。

次日的天空，布滿了彤雲，
宇宙都病了三分，更七分愁苦：
一個牧童，剃度在對方的僧院，
尼庵內焚化了，這年少的尼姑。

現在已經二百多年了，
帷幔還珍重地，被藏在僧院裏——，
只是那左方的一角呀，
至今沒有一個人兒，能夠補起！

——1924 初秋

蠹馬

1

當着那天邊才染了春霞，
當着那溪旁開遍了紅花，

當着我的癡情化成了火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說，姑娘啊，窗兒正在初眠，
您的情懷可曾覺得疲倦？
只要，聽着我的歌聲落了淚，
那麼，不必探出窗兒來問我「你是誰？」

在那時，年代眞荒遠，
路上少行車，水上不見船——
在那荒遠昏黃的裏邊，
給了我多少蒼涼的傷感！
是一個可憐的少女，
沒有母親，慈父又遠離，
臨行的時候囑咐她，
「好好地看護着這田園數畝！」

院中一匹白色的駿馬，
慈父眼望着女兒，手指着牠——
「牠會馴良地爲你耕作，
牠是你忠實的伴侶！」
女兒不懂得什麼是別離，
不知慈父往天涯，還是海際？
依舊是風風雨雨地，
可是田園呀，一天比一天荒寂！

「父親呀，你幾時才能夠歸來，
來日呀，眞是汪洋的大海——
馬，你可能渡我到海的那邊，
去尋找父親的笑臉？」
她倦倦地望着衰花枯葉，
輕撫着駿馬的鬣毛——
「如果有一個親愛的青年，
他必定肯爲我走遍天邊！」

她的心內濛濛想，
浮塵中浮着將落的夕陽，
不由得有一個含笑的青年，
在她的面前蕩漾——

忽地一聲嚮喨的嘶鳴，
悚悚地將牠的癡魂驚醒；
駿馬已經投入了平蕪的遠景，
同時也消逝了，她面前的幻影！

2

當着那溫溫的柳絮成團，
當着那彩色的蝴蝶翩翩，
當着我的心中正燃着火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說，姑娘啊，蠶兒正在三眠，
您的情懷可曾覺得疲倦？
只要您聽着我的歌聲落了淚，
那麽不必探出窗兒來問我，「你是誰？」

荆棘生遍了她的田園，
煩悶佔據了她的日夜，
在她那孤孤單單的窗前，
只有些喳喳的麻雀！
一日又傍着窗兒發呆
路上遠遠地起了塵埃——
（她早已不作這個夢了，
這個夢早已在她的夢外！）

現在呀，遠遠地起了塵埃，
駿馬尋着了慈父歸來！
父騎在駿馬的背上，
馬的嘶鳴變作了和諧的歌唱！
父吻着女兒的鬢邊，
女拂着慈父的征塵；
馬却跪在她的身邊，
只不住汗淚淋淋！

父像是寧靜的大海，
她正如瑩晶的皎月，
月投入海的深懷，
淨化了這枯悶了的世界！
只是馬跪在她的床畔，
整夜地涕泗漣漣，

目光髣髴明燈兩盞——

「姑娘啊，我為你走遍了天邊！」

她拍着馬頭向牠說，

「快快地去到田園工作！

你不要這樣的癲癡，

提防着父親要殺掉了你！」

牠一些兒鮮草也不嚥，

半瓢兒清水也不飲，

不是向着她的面龐長嘆，

便是昏昏地在她的身邊睡寢。

3

當着凋落了黃色的薔薇，

當着那黑衣燕子呢喃，

當着我的懷中還燃着餘焰，

我便悄悄地走在她的窗前。

我說，姑娘啊，蠶兒正在織繭，

您的情懷可曾覺得疲倦？

只要你聽着我的歌聲落了淚，

那麼不必探出窗兒來問我「你是誰？」

黑夜裏空空曠曠地，

窗外是狂風暴雨；

壁上懸掛着一件馬皮，

（是她惟一的伴侶！）

慈愛的父親，你今夜

又流離在那裏？

你把駿馬殺掉了，

我又是淒涼，又是恐懼！

「慈愛的父親，

雷霹靂，電光芒——

丟下了你的女孩兒，

又是恐懼，又是淒涼！」

「親愛的姑娘，

您不要淒涼，不要恐懼！

我願生生世世保護着，

保護着你千金玉體！」

馬皮裹發出沉重的語聲，
她的心兒怦怦，髮兒悚悚；
電光射透了她的全身，
皮又隨着雷聲閃動！
依着風聲哀訴！
伴着雨滴悲啼！
「我生生世世地保護您，
只要您好好地睡去！」

剎那間是個青年的幻影，
剎那間是那駿馬的狂奔：
在那大地將要崩頹的一瞬，
馬皮緊緊裹住了她的全身！
姑娘啊，我的歌兒還未唱完，
無奈呀，我的琴弦已斷；
我惴惴地坐在您的窗前，
再續上那最後的一段——
「霎時風雨都停住，
皓月收束了雷同電；
馬皮裹住了她的身兒
月光中化作了雪白的絲繭！」

——1925 初夏

（以上原載昨日之歌。）

遲遲

落日呀，再也沒有片刻的淹留，
夜已經趕到了，在我們身後。
萬事忽忽地，你能不能答我一句？
我問你——
你卻總是遲遲地，不肯開口。

淚從我的眼內苦苦地流；
夜已經趕過了，趕過我的眉頭。
牠把我的面前都給淹沒了：
我問你——
你卻總是遲遲地，不肯開口。

馮至

我只能

我只能爲你歌唱，
歌唱這音樂的黃昏——
它是空際的游絲，
它是水上的浮萍，
它是風中的黃葉，
它是殘絮的飄零：
輕飄飄，沒有愛情！
輕飄飄，沒有生命！

我也敢向你敍說，
敍說這夜半的音樂——
拉琴的是窗外的寒風，
獨唱的我心頭的徵跳，
沒有一個聽衆，
除了我眼兒睁睁的魂靈：
死沉沉，沒有愛情，
死沉沉，沒有生命！

什麼能够使你歡喜

我最怕爲你想起，
那正午的一套大曲——
有紅花，有綠葉，有太陽，
有希望，有失望，有幻想，
有墳墓，有婚筵，
有產生，有死亡：
歡騰騰，都是愛情，
歡騰騰，都是生命！

你怎麼總不肯給我一點笑聲，
到底是什麼聲音能夠使你歡喜？
如果是雨啊，我的淚珠兒也流了許多；
如果是風呢，我也嘗秋風一般地歎氣：
你可眞像是那古代的驕傲的美女，
專愛聽裂帛的聲息——
啊，我的時光本也是用的彩綢一匹，
我爲着期待你，已把牠扯成了千絲萬縷！

你怎麼總不肯給我一點笑聲，
到底是什麼東西能夠使你歡喜？
如果是花啊，我的唇也花一般地開着；
如果是水呢，我的眼睛也不是一灣死水：
你可眞像是那古代的驕傲的美女，
專愛看烽火的遊戲——
啊，我心中的烽火早已高高地爲你燃起，
燃得全身的血液奔騰，日夜都不得安息！

（以上原載北遊及其他）

陳南士二首

夢歌

一萬顆星在天上；
一萬顆星在海裏。
我的夢坐上沙棠之舟，
在無邊的夜海漂去。
沈鬱的天風吹過長空；
汩汩的波音吻着船底；
這樣幽森的海中，
一個孤舟漂向何處？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淒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漂着在一個快樂之島。
那裏美麗的月光浸着綠樹，
青年的男女踐着細茵舞蹈。
樹上滿唱着嬌音的小鳥；
樹下滿開着芬芳的花朵。

歡樂之神向着夢招手：
「來啊，飲我們的青春之酒！
我們有的是花是光是愛，——
世界一切之喜悅都爲我們所有，
生命好比水蓮葉上一粒露珠；
何必再向無邊之海漂流？」
但沙棠的舟自己漂過了，
夢向着歡樂之神微笑。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淒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漂着在一個憂愁之島。
那裏黑暗的霧四面密布；
陰慘的風長年吹過。
悲哀的人們把淚咽住在碎裂的心裏，
永遠聽着喪鐘敲破。

憂愁之神向着夢招手：
「來啊，織我們的淚珠之羅！
愛的泉是易涸的；花是不長在的；
生命的實在不過是止水的一個波！
聽啊喪鐘不是正響着麼？
不如來在這陰影裏住着！」
但沙棠的舟自己漂過了，
夢向着憂愁之神搖首。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淒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永遠的無留戀的漂着！
但是夜之海要有生命了：
潛鱗逐着波勢跳舞；
白鷗帶着星光飛掠。
於是晨風吹向夜海，
夢像殘星一樣沒落。

寂寞

麥壠裏起著唱歌的聲音，
穿過雨後陰濕的空間。

怎的遠處歌聲總是憂抑的，
像泉水般衝開了我的「百愁門？」

唱歌的朋友啊！
你或者走近來唱罷，

你坐我的身邊唱罷，
然後你唱的必定是快樂的調子了。

因爲我的人坐在我旁邊唱的歌，
沒有不是充滿喜悅的。

徐玉諾十首

雜詩

五

小孩子們怕忘却了他們經過的地方，
把白玫瑰花園
挂在等遠的小樹枝上。
風起了，
花園兒隨風飄搖；
恐怖彌佈在林間，
小風吹開了他們的家鄉。

跟隨者

煩惱是一條長蛇。
我走路時看見他們的尾巴，
割草時看見了他紅色黑斑的腰部，
當我睡覺時看見他的頭了。
煩惱又是紅線一般無數小蛇，
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莊村間。
開眼是他，
閉眼也是他了。
呵！他什麽東西都不是！
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隨者，
他很盡職，
一刻不離的跟着我。

（以上原載雪朝。）

思念

嗚咽就是思念之聲吧；爲什麼我思念你時就聽見嗚咽呢？

思念的味道是酸的吧；爲什麼我思念你時心裏就有一種酸味呢？

思念的路道是黑暗而且朦朧的吧；爲什麼我思念你時就昏昏入睡呢？

我在這黑黝黝而陳舊的記憶上，做着沒目的的旅行。

一九二二，四，七。

小詩

太陽落了下去，
山，樹，石，河，一切偉大的建築都埋在黑影裏；
人類很有趣的點了他們的小燈：
喜悅他們所見到的；
希望找着他們所要的、

故鄉

淅淅瀝瀝的雨滴，穿破嗚咽的哀音。滴滴滴到故鄉的像片上；

思念的道路從此濕了，滑了，並且那一片一片的遺像上都發出一種悽楚的悲酸的味道來。

故鄉也永遠不可思念了。

我的，不可思念的故鄉呵！

一

滿眼是白馬奔騰的大海，
一瞬千變的天雲，蒼蒼的摺蓋了故鄉的圖畫；截斷了故鄉的情絲。
太陽一抖一抖的落下去了！
異鄉的孩子，性急而且無聊；
太陽墜着他的心了。

二

那裏是魯山的山谷？……
兩匹母牛三頭牛犢，依傍着，
沈靜靜的在一個小平原上吃草；

小犢也不叫，什麼聲音也沒有；
我同小弟弟不言不語擺弄着小石……
啊，我們且擺弄擺弄小石！
——我，小孩子的鄉土在，在那裏了！

三

那裏是晉山的田園？……
被小河纏繞成一方一方的，
遍地是祕密深濃的高粱
父親不歇的耘田，我剛從小河中爬了上來，我正要割
草了。

四

海風一陣陣的衝開了窗門，
異鄉的小孩子失掉了一切；
故鄉的影片一片一片的都飛散在不可知的海上
漸漸的被海水淹了。

一九二二，四，一五。

在黑影中

假若你在黑暗的夜間，你一個人來到這寂寞而且沈濁
的密林裏；
那比在光亮裏更有趣！
你能聽見：
這一個樹葉拍着那一個的聲響，
蟋蟀的悽楚，
疲倦後的小鳥的密語！
寂寞　莫名——的美妙喲！
——黑暗的美麗喲！
只有深藍的點着繁星的天空，從林隙中看出渺渺茫茫
的星光。

五，四，晚。

詩

輕輕的捧着那些奇怪的小詩，
慢慢的走入林去；
小鳥們默默的向我點頭，

小蟲兒向我瞥眼。
我走入更陰森更深密的林中，
暗把那些奇怪東西放在溼漉漉的草上。

看呵，這個林中！
一個個小蟲都張出他的面孔來，
一個個小葉都睜開他的眼睛來，
音樂是雜亂的美妙，
樹林中，這裏，那裏，
滿滿都是奇異的，神祕的詩絲織着。

五，八。

（以上原載將來之花園。）

雜詩

十

煩惱底面孔並不獰惡：
他好比蘆葦叢生的一個大湖，
我們沈在裏邊的時候，
微微聽得自己底聲音；——
一倒一顛底聲音；
並且在那時候——
將墮落到底的時候
嗅得污泥底香氣了。

雜詩

當太陽怪可憐的
滾過山去的時候，
小鳥兒都悄悄地飛進林去，
蝦蟆也一個一個竄進湖底了；
獨我一個無所歸！
或者有所待嗎？
不錯，
我靜等螢光一般的小星，
念起我是一件東西，
照一照我；
並且，
也許有食慾正盛的狠子，
在這寂寞的籠罩裏，

光臨我，
和我密語，

（以上詩一卷三號）

小詩

四

今天悲哀的美味
比起江南的香蕉來還要濃厚。

（詩二卷二號）

陳學乾 一首

伊遠了

我徘徊於鵝黃的菜花中間，
一個蝴蝶飛來，
搵在我底頰上，
驚惶地去了。
過去，
和伊攜手，
但伊已遠了！

一九二二，三，八。

何植三十二首

晚年

我們的巷中，住了一位可憐的婆婆，
伊是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冷冰冰的小屋，
破泥灶是伊的伴侶；

伊上山去耙羅些乾草，
蹣跚的挑回家做燃料；
不知那位狠心的惡人，
悄悄的偷背了去。

伊是秋天的一張枯葉
能給世人一點什麽；
只是暗暗的嘆息，
含着老淚，看蒼天的悠悠。

伊剪取許多麥稈，
唸些彌陀當做佛經；
這是伊的懺悔，
也是伊支持老命的法兒。

伊喜歡孩兒，
孩兒們也喜歡伊；
伊是眞的喜歡孩兒，
孩兒們却喜歡伊是有雞子。

伊化了許多雞子，

要求孩兒給伊抱一抱；
但孩兒很頑皮的跑了，
伊只是停着睛兒呆看路上的石子。

伊給人家唸經，
每天賺三十個銅錢，
儲蓄得做了一口棺木，
想把老骨頭保存回去。

伊死了過了三日，
我們方才知道，
沒臉的倒在地上，
由樓梯躓了跌死。

不知誰家野狗，
吃去臂肉，扎斷臂骨；
生前偷伊的乾草，
死後還吃伊的背肉。

伊是秋天的一張枯葉，
落地就變泥土；
伊本想把老骨頭保存回去，
可惡野狗又扎斷伊的臂骨。

一九二三，七，一九。

夏日農村雜句

二

青青的田禾裏，
遮着綠蘋，
浮出眯眯的小鴨。

六

放着送飯去的籃，
徘徊竹籬間，
捉蜻蜓的兒童呵。

雜句

六

微風！
葉兒拍葉兒的聲音呵。

農村的戀歌

一

風車的兜裏，
有碗桂圓的湯，
請喝喝罷！
早稻要割了，
挑起担來，
可不是要酸了腰骨。

二

妹是鮮花，
伊是柴生，
教我怎的不愛你？

原註：生，俗字，讀如滋。樹木老根，俗稱柴生。

七

咳嗽一聲吧！
從後牆來；
他要到坂裏去睡的，
婆婆是聾的，
放心的來吧。

笑渦

三

睡在霧房裏聽見鼠兒的叫聲，
心裏好像蠕蠕的爬着一物。

農家雜詩

二

田事忙了；
去也是月，
回也是月。

落葉

穿過了楓林
恍惚的見了一個影子；
我道是隻蝴蝶，
原來是片落葉。

野草花

六

肩着臭的肥料，
想望着將來的稻香。

采野菜的女孩

伊采好了滿籃的野菜，
又摘了一把草紫的花兒；
細細的做成花球
簪在亂鬆鬆的髮上：
伊攜了籃兒，
匆匆的回到家中；
放下了籃兒，
去望鏡中簪草紫花的伊。

劉延陵二首

海客底故事

「實在沒有散文，祇有字母，此外就是詩，緊結得或多或少些，鬆散得或深或淺些」——馬拉梅。

一

我將到海裏去之前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從今後馬鞍山頭底月亮，每天夜裏，要看見我的魂夢底黑魆魆的影子從山底東邊越過山頂來飄到西邊，又從西邊渡到東邊了。到東邊來，看看家裏龍鍾的娘；到西邊去，看看紅橋旁邊的你。如果你歸到我家，我的魂夢兒就夜夜伏在家裏了。姊姊你嫁了我罷。』她微微一笑，搖頭而不答。

二

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從海裏回來。跑進柴門，淡淡的朝陽照在草堂底階上，龍鍾的老母正穹隆着，扶着杖，坐在廊下晒背。屋裏的桌上供着一瓶臘梅；牆上的屏條隨着風兒擺動。娘回過面來，力求睜開那睜不開的朦朧的眼，像是要問「客人是那個」了。忽然牆角間沙沙一響，隨着一聲喜悅的「哦！原來景哥回來了！」回頭看時，藍布衣裙的她正扶着一根長的竹帚，笑嘻嘻向着我，立在一堆落葉之旁。

三

明年正月，我將重到海裏去的一天早晨，我在園裏澆花，她和往日這時一樣，從她家裏，提着一籃青菜，跑進我家後門，——菜上放着的今天是兩條鯽魚。

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你看這滿牆的月季，一角的荼蘼，靈壁村中的花呀，這裏是一個

小小的花國，你來做花王罷。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微微地無聲一笑，說道：「戀戀舊居的鳥兒未忍遷往別枝呢。」

四

冬天回來，我先跑到山底西邊，紅橋旁邊，門臨流水的她家。一個十四五歲的兒童正在庭前游戲。

「姊姊呢？」

「在你家還沒回來。 她每天都要下午才回來的。」

忽聞窗裏發出一聲粗而弱的哽咽的呻吟。

「誰呀？」

「這是姨姨，江南的姨姨。（姨姨即姨母）自從母親死後，我們未到這裏之前，我同姊姊都是在那裏依靠姨姨過活的。這幾年，她孤零零一個人在江南病了。屢次寄信來，說要到這邊來，於是我們都歡喜地望着了。姊姊常說，姨姨是一棵綠葉扶疏的梧桐，我倆是巢於其中的小鳥，梧桐有一日活着，我倆都未忍遷往別枝呢。但是我們年年望着，年年都不見她來。有時姊姊和我到江邊去，看從江南一搖一擺游來的帆船，也都不見姨姨底影子。今年四月，姊姊等待不過，終歸到江南去，親自把她接回來了。」

五

第三年冬天回來，在從鎮上到我家的路上，看見她在前面跑，白的鞋子，髻上白的繩子。

「莫不是她的姨姨死了麽？」

途中我又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在以前我講給你聽的故事裏，婉兒必須等到鐵郎從海裏回來之後才肯依他。 如今鐵郎回來了，不再到海裏去了。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又是無聲一笑。雖然依舊無聲，可是這回那展拓的忽然紅暈的笑容明明是她心中澎湃的血潮震開的呢。

六

跑到家裏，老母還是駝背坐着：屏條微微的波顫，似乎記得前年的擺動；臘梅還立在桌上四顧，雖然不是去年的了。

在我住的一間房裏，本當是空空的，如今乃有白的帳子，紫的粉紅布的被子，金黃漆的衣箱，亮瑩瑩

的明鏡，放着針線、剪尺未裝底的鞋幫的小桌。牆上還有一架大的半身的像片，是……是着的水手衣裳的我！

正惝恍間，門閛的一聲開了，藍布衣裙的她拿着一杯茶，一半低着頭兒，輕悄悄地走進來了。

（詩一卷四號）

水手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雪朝）

郭紹虞一首

江邊

雲在天上，
人在地上，
影在水上，
影在雲上。

葉善枝一首

狂

披散着頭髮，赤着脚，
在太陽底下高唱：
唱那火山口裏噴出來的歌兒。
披散着頭髮，赤着脚，
在月光底下低吟
吟那梧桐葉上滴出來的句子。

陳乃棠一首

歸來

鵝黃的小花，
探頭在葺葺的細草之上，
是招蝴蝶歸來呀！

鄭振鐸 二首

鼓聲

「人生」帶着一面鼓，
一邊走着，一邊打着。
在悽涼的鼓聲中，
他一步步地向墓塲走去。

雲與月

我若是白雲呀，我愛，
我便要每天的早晨，在洒滿金光的天空，
從遠遠的靑山，浮游到你的門前。
當你提了書囊出門時，
我便要隨了你，投我的陰影在你身，爲你遮着日光了。

我若是小鳥呀，我愛，
我早巳鼓翼飛到你的窗前，
當黃昏時，停在梨樹的枝頭，
看着你在微光裏一針一針的縫你的絲裳，
祇要你停針，抬頭外望，
我便要唱歌，一隻愛的歌，給你聽了。

我若是月光呀，我愛，
我便當高高的掛在中天，
用我的千萬隻眼，照進白紗的幃簾，
窺望着你在甜蜜的眠着，
祇要你的身向外轉側，
我便要在你的前額，不使你警覺，輕輕的密吻着了。

一九二三，四，二九，夜。

趙景深二首

秋意

月亮將回家的時候，
我正在迷離惝怳的睡着，
似乎襲來一陣寒氣
將我從甜夢中喚醒。
是秋姊姊來了麼？
把被兒搭上些兒罷！

現在夢神又將香花灑我了，
我不由自主的又想睡了；
秋姊姊，請你不要惱我。

一九二二，九，六。

幻象

三 爐火

黝黑的鐵的火門開了，
爐裏是如何的壯觀喲！——
疑是舞臺的幕啟，
裏面顯出蠻荒的景色來。

紅熾的火燄烈烈的向上冒，
煤塊被燃得烘烘呼喚。——
疑是奏演非洲野蠻的風俗，
黑的小人赤裸裸的，
彈着不知名的樂器，
狂一般的歡欣，在火堆裏跳舞。

李金髮十九首

棄婦

長髮披徧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虫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遊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戚惟遊蜂之腦能深印着；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烟突裏飛去，
長染在遊鴉之羽，
將同棲止于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艸地
爲世界之裝飾。

李金髮

里昂車中

細弱的燈光淒清地照徧一切，
便其粉紅的小臂，變成灰白。
軟帽的影兒，遮住她們的臉孔，
如同月在雲裏消失！

朦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遠離了我們
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餘光，
和長條之搖曳，
使其深睡。
草地的淺綠，照耀在杜鵑的羽上；
車輪的鬧聲，撕碎一切沈寂；
遠市的燈光閃耀在小窗之口，
惟無力顯露倦睡人的小頰，
和深沈在心之底的煩悶。

呵，無情之夜氣，
踡伏了我的羽翼。
細流之鳴聲，
與行雲之飄泊，
長使我的金髮褪色麼？

在不認識的遠處，
月兒似鉤心鬥角的遍照，
萬人歡笑，
萬人悲哭，
同躲在一具兒，一模糊的黑影
辨不出是鮮血，
是流螢！

希望與憐憫

希望成爲朝霧，來往在我心頭的小窗裏。
長林後不可信之黑影，

與野花長伴着，
疾笑在狂風裏，如窮途之墨客。

憐憫穿着紫色之長裾，
搖曳地向我微笑一一越顯其多疑之黑髮。
伊伸手放在我灰白的額上，
我心琴遂起奏了。

我撫慰我的心靈安坐在油膩之草地上，
靜聽黑夜之哀吟，與戰慄之微星，
張其淡白之倦眼；
細數人類之疲乏，與牢不可破之傲氣。

我靈魂之羽，滿濕着花心之露，
惟時間之火燄，能使其溫暖而活潑。
音樂之震動，
將重披靡其筋力，與紫紅之血管麼？
我願生活在海沫構成之荒島上，
用微塵飾我的兩臂如野人之金鐲；
白鷗來時將細問其破裂了的心之消息，
並酌之以世界之血，我們將如兄妹般睡在懷裏。

夜之歌

我們散步在死草上，
悲憤糾纏在膝下。

粉紅之記憶，
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

偏布在小城裏，
擾醒了無數甜睡。

我已破之心輪，
永轉動在泥污下。

不可辨之轍跡，
惟溫愛之影長印着。

噫吁！數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終久明白我的想像，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兒倒映在無味之沙石上。

但這不變之反照，襯出屋後之深黑，
亦太機械而可笑了。

大神！起你的鐵錨，
我煩厭諸生物之汗氣。

疾步之足音，
擾亂心琴之悠揚。

神奇之年歲，
我將食圃中，香草而了之；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雜在行商之背而遠走。

大家辜負，
留下靜寂之仇視。

任「海誓山盟」：
「溪橋人語」，

你總把靈魂兒，
遮住可怖之巖穴，

或一齊老死於溝壑，
如落魄之豪士。

但我們之軀體
既偏染硝磺。

枯老之池沼裏，

終能得一休息之藏所麼？

一九二三Dijon

生活

抱頭愛去，她原是先代之女神，
殘棄盲目？我們惟一之崇拜者，
銳敏之眼睛，環視一切
沉寂，奔騰與荒榛之藏所。

君不見高邱之墳塚的安排？
有無數蜓蟻之宮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銷磨了。

皮膚上老母所愛之油膩，
日落時秋蟲之鳴聲，
如搖籃裏襁褓之母的安慰，
吁，逝你僅能記憶之可愛。

我見慣了無牙之顎，無色之額，
一切生命流裏之威嚴，
有時爲草蟲掩蔽，搗碎，
終於眼球不能如意流轉了。

故鄉

得家人影片，長林淺水，一如往昔。余生長其間隨二十年，但『牛羊下來』之生涯，既非所好。

你淡白之面，
增長我青春之沈湎之夢。
我不再顧了，
爲什麽總伴着
莓苔之綠色與落葉之聲息來！

記取晨光未散時，
——日光含羞在山後，
我們拉手疾跳着，
踐過淺草與溪流，

耳語我不可信之忠告。
和風的七月天
紅葉含淚，
新秋徐步在淺渚之荇藻，
沿岸的矮林——蠻野之女客
長留我們之足音，

呵，飄泊之年歲，
帶去我們之嬉笑，痛哭，
獨餘剩這傷痕。

1922

英雄之歌

『我們徐步在世界之夢裏，
幻想醉着心，「肯定」照着手足。
海天的「無限」之風，在毛髮下飛舞，
如動作之人類，正冥想及醒覺着。

『我們老大之種類全頹唐了！
地殼亦大陳舊，天兒大低小了；
一切擎着信仰之人們，
都搖動那無根之靈魂。

『人以爲死神醉臥於暗處，
寺院之歌童環繞着而痛哭，
既非我們之時代：劍兒生鏽，
武士吹着角兒，在薄暮之天下。

『看，羣鴉飛翔了，黑的鴉羣，
舊世界之評判者，帶來之
海潮，從低處升騰，
日落時必湧過在我們墳上。

『但我們有時踞坐山巔，
每個日光的「永久之華」
都回憶他的清晨在我們眼瞼裏。
大神之鳥，在我們腦後孵其細卵。』

一九二二，十一，

溫柔

一

我以冒昧的指尖，
感到你肌膚的暖氣，
小鹿在林裏失路，
僅有死葉之聲息。

你低微的聲息，
叫喊在我荒涼的心裏，
我，一切之征服者，
折毀了盾與矛。

你「眼角留情」，
像屠夫的宰殺之預示；
屠兒麼？何消說！
我寧相信你的臂兒。

我相信神話的荒謬，
不信婦女多情。
（我本不慣比較，）
但你確像小說裏的牧人。

我奏盡音樂之聲，
無以脫你耳；
染了一切顏色，
無以描你的美麗。

1922柏林

律

月兒裝上面幙
桐葉帶了愁容，
我張耳細聽，
知道來的是秋天。

樹兒這樣消瘦，
你以爲是我攀折了
他的葉子麼？

李金髮

不幸

我們折了靈魂的花，
所以痛哭在暗室裏。
嶺外的陽光不能晒乾
我們的眼淚，惟把清晨的薄霧
吹散了。呵，我真羞怯，夜鳩在那裏唱，
把你的琴來我將全盤之不幸訴給他，
使他遊行時到處宣布。

我們有愚笨的語言使用在交涉上，
但一個靈魂的崩敗，惟有你的琴
能細訴，——晴春能了解。
除了眞理，我們不識更大的事物，
一齊開張我們的手，黑夜正私語了！
夜鳩來了我恐我們因之得到
無端之哀戚。

（以上原載微雨。）

晨

你一步一步走來，微笑在牙縫裏，多疑的手按着鈴兒，裙帶兒拂去了絨菊之朝露，氣息如何，我全不能分析。鍍金的早晨，款步來了，看呀，或者聽環佩琅琅作響了，來！數他神祕的步驟。

你的臂兒張着向我，呵，他們倦了如我未醒的深睡。進來，向我傍邊坐下，解去那透濕的鞋兒，你摘的是什沒花朵，芳香全染在你胸膛裏了，不看見麽，他們正因離去同玩的小山羊哀戚了。

忽裝出一半微笑，一半莊重的臉來，我責筆兒將停滯了，如你多看一眼。夜鴉染了我眼的深黑，所以飛去了；玫瑰染了你唇裏的硃紅，所以隨風謝了。我們到小徑隱藏了去，看衰草在松根下痛哭。

你呼吸在風裏，我眺望在遠處，他們都欲朝黑夜之面而狂奔了。

黑夜纔從門限裏出去，他多麽叫喊，憤怒與嗚咽，如你不來，我將夢見你在我懷裏。

奈黑夜纔從門限裏出去。

心願

我願你的掌心
變了船兒，
使我遍遊名勝與遠海
迨你臂膀稍曲，
我又在你的心房裏。

我願在你眼裏
找尋詩人情愛的捨棄，
長林中狂風的微笑，
夕陽與晚霞掩映的色彩。
輕淸之夜氣，
帶到秋虫的鳴聲，
但你給我的只有眼淚。

我願你的毛髮化作玉蘭之朵，
我長傍花片安睡，
遊蜂來時平和地唱我的夢；
在靑銅的酒杯裏，
長印我們之唇影，
但靑春的歡愛，
勿如昏醉一樣銷散。

永不回來

與我遠去，孩子，
在老舊之中古的城裏，
——他們睡眠於世紀之夜，——
流泉唱着單調之歌，
如東方詩人之嘆息。
他們岩石似的心房，
旣生滿苦痕。

更遠的
有孤立的頹牆，
廢園與他作伴，
襯於深靑與黑的沈寂。
他們聯結了殘冬，

遠離了盛夏，
淺沙裏你可
找到木架之碎片，
（啊，不可餽之禮物，）
蝸牛在陰處笑人。

在那裏鳥兒是疲倦的，
蜂兒戀着睡眠，
臨別之黃葉，
翩翩地飛舞，然後
點頭向老松，
點頭向流水。

你僅能嗅到
季候掉却之餘香，——腐朽之味，——
輕淡之樹影，
有時使你麻木，
若有天際送來的殘光，
你更可認識他們的面目，
但其心是流血，懊悔與冷酷的。
你如欲我們在那裏嬉笑，
且攜帶我的四弦琴
奏一個『永不回來』。

愛憎

"Soyons scandaleux sans plus vous gêner."

Paul Verlaine.

一

我願你孤立在斜陽裏，
望見遠海的變色，
用日的微光
抵抗夜色之侵伐。

將我心放在你臂裏，
使他稍得餘暖，
我的記憶全死在枯葉上，
口兒滿着山菓之餘核。

我們的心充滿無音之樂，
如空間靈氣的顫動。
無使情愛孤寂在黑暗，
任他進來如不速之客。

你看見麼，我的愛！
孤立而單調的銅柱，
關心瘦林落葉之聲息，
因野菊之墳田裏秋風喚入了。

如要生命裏建立情愛，
即持這金鑰開疑惑之門，
縱我折你陌上之條，
昨日之靜寂是在我們心裏。

呵，不，你將永不回來，
警我在深睡裏，
迨生命之鐘聲響了，
我心與四體已殭冷。

二

時間逃遁之跡
深印我們無光之額上，
但我的愛心永潛伏在你，
如平原上殘冬之聲響。

紅夏偕着金秋，
每季來問訊我空谷之流，
我保住的祖先之故宮既頹廢，
心頭的愛憎之情消磨大半。

無用躊躇，留你最後之足印
在我曲徑裏，
呵，往昔生長在我臂膀之你，
應在生命之空泛裏沉默。

夜兒深了，鐘兒停敲，
什麼一個陰黑籠罩我們；

我欲生活在睡夢裏，
奈他恐怕日光與煩囂。

蜘蛛在風前戰慄，
無力組世界的情愛之網了，
吁，知交多半死去，
無人穫此秋實。

呵婦人，無散髮在我庭院裏，
你收盡了死者之灰，
還吟晚歌在廣場之隅，
跳躍在玫瑰之叢。

我幾忘却這聽慣之音，
與往昔温柔之氣息，
願倩魔鬼助我魄力之長大，
準備回答你深夜之呼喚。

時之表現

一

風與雨在海洋裏，
野鹿死在我心裏。
看，秋夢展翼去了，
空存這委靡之魂。

二

我追尋拋棄之意欲，
我傷感變色之櫻唇。
呵，陰黑之草地裏，
明月收拾我們之沈靜。

三

在愛情之故宮，
我們之nocos倒病了，
取殘棄之短燭來，
黃昏太彌漫田野。

四

我此刻需要什麼？
如畏陽光曝死！
去，園門已開了栅，
遊蜂穿翼鞋來了。

五

我等候夢兒醒來，
我等覺兒安睡，
你眼淚在我瞳裏，
遂無力觀察往昔。

六

你傍着雪兒思春，
我在衰草裏聽鳴蟬，
我們的生命太枯萎，
如牲口踐踏之稻田。

七

我唱無韻的民歌，
但我心兒打着拍，
寄你的哀怨在我胸膛來，
將得到療治的方法。

八

在陰處的睡蓮，
不明白日月的光耀，
打槳到横塘去，
教他認識人間一點愛。

九

我們之souvenirs,
在荒郊尋覓歸路。

遲我行道

遠處的風喚起橡林之呻吟，
枯涸之泉滴的單調。

但此地日光，嘻笑着在平原，
如老婦談說遠地的風光
低聲帶着羨慕。
我妒忌香花長林了，
更怕新月依池塘深睡。

呵，老薔之鍾情，
你欲使我們困頓流淚，
不！縱盛夏從蘆葦中歸來，
飽帶稻草之香，
但我們仍是疾步着，
拂過淸晨之霧，午後之斜暉。

白馬帶我們深夜逃遁，
——呵，黑鴉之羣你無味地呼噪了，——
直到有星光之巖石下，
可望見遠海的呼嘯，
吁，你髮兒散亂，
額上滿着露珠。

我殺了臨岐的壞人，
——眞理之從犯！——
血兒濺滿草徑，
用誰的名義呵。

（以上原載食客與凶年，北新版。）

有感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邊
　　的笑。
半死的月下，
　載飲載歌，
　　裂喉的音
隨北風飄散。

吁！
撫慰你所愛的去。
開你戶牖
使其羞怯，
征塵蒙其
可愛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與憤怒麼？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腳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邊
的笑。

風

欲尋高處倚危欄
閑看垂楊風裏老

沈尹默

儘在橡枝上嘶着，
欲用青白之手
收拾一切殘葉，
以完成冷冬之工作；
至於人兒，
爲老舊而辛酸之印象纏着，
頹委欲死，

儘在橡枝上嘶着，
總是愚人的揶揄，
不仁者的諂笑，
遼遠的海岸裏
慈母屈膝伸手狂呼，
淚兒隨波遠去

潤其失掉的愛子之唇？

儘在橡枝上嘶着，
孟浪地挾歸雁前來，
他們的羽在我故國裏變換，
落下殘敗的在河干，
沒有人留心此詩意，
因他們去了重來。

儘在橡木枝上嘶着，
他重問我會否再作童年之盛會！
我失去了溫背的日光，
牲羣緣登的曲徑，
此地片片的雪花，
在我心頭留下可數的斑痕。

儘在橡枝上嘶着，
你的呼聲太單調而疎懶，
僅引我心頭抱歉之狂噪，
而思想與歡樂之諧和，
光明與黑暗的消長，
惟上帝能給我一回答。

儘在橡枝上嘶着，
夜色終掩蔽我的眼簾，
深望此地的新月鐘聲，
與溪流之音，
給你一點臨別之傷感，
然後永逃向無限——不可重來！

明星出現之歌

什麼一個香的曲徑在你心頭，什麼一個雪的舖張在我筆下？

黎明帶給我允許幸福之兆 ，黃昏戰慄明星之出現。

我堅守着一切我失掉恩愛之全部，惟保存着心之諧音與呼喚你的偉大。

人說生活是隨處暗礁？那麼惟你的溫愛與半紅的

唇是燈塔之光。

大神喊道：你如此年輕而疲乏之遊行者，到何處飄泊？沒有一個山川的美麗，如兄妹般等候着你，沒有一個生人，囘覆你親密的點頭，即流泉亦失望地向你逃遁。

（以上原載爲幸福而歌。）

戴望舒 七首

夕陽下

晚雲在暮天上散錦，
溪水在殘日裏流金；
我瘦長的影子飄在地上，
像山間古樹底寂寞的幽靈。

遠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長終；
落葉却飛舞歡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風。

荒塚裏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樹枝頭把蝙蝠迷上，
牠們纏綿瑣細的私語
在晚烟中低低地迴蕩。

幽夜偷偷地從天末歸來，
我獨自還戀戀地徘徊；
在這寂寞的心間，我是
消隱了憂愁，消隱了歡快。

生涯

淚珠兒已抛殘，
只賸了悲思。
無情的百合啊，
你明麗的花枝。
你太娟好，太輕盈，

使我難吻你嬌唇。

人間伴我的是孤苦，
白晝給我的是寂寥；
只有那甜甜的夢兒
慰我在深宵：
我希望長睡沈沈，
長在那夢裏溫存。

可是清晨我醒來
在枕邊找到了悲哀：
歡樂只是一幻夢，
孤苦却待我生挨！
我暗把淚珠哽嚥，
我又生活了一天。

淚珠兒已拋殘，
悲思偏無盡，
啊，我生命底慰安！
我屏營待你垂憫：
在這世間寂寂，
朝朝只有嗚咽。

山行

見了你朝霞的顏色，
便感到我落月的沈哀，
却似曉天的雲片，
煩怨飄上我心來。

可是不聽你啼鳥的嬌音，
我就要像流水地嗚咽，
却似凝露的山花，
我不禁地淚珠盈睫。

我們彳亍在微茫的山徑，
讓夢香吹上了征衣，
和那朝霞，和那啼鳥，
和你不盡的纏綿意。

殘葉之歌

男子

你看，溼了雨珠的殘葉
靜靜地停在枝頭，
（溼了珠淚的微心，
輕輕地貼在你心頭。）
牠躊躇着怕那微風
吹牠到縹渺的長空。

女子

你看，那小鳥曾經戀過枝葉，
如今却要飄忽無跡。
（我底心兒和殘葉一樣，
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
牠可憐地等待着微風，
要依風去追逐愛者底行蹤。

男子

那麼，你是葉兒，我是那微風，
我曾愛你在枝上，也愛你在街中。

女子

來啊，你把你微風吹起：
我將我殘葉底生命還你。

十四行

微雨飄落在你披散的髮邊，
像小珠碎落在青色的海帶草間
或是死魚飄翻在浪波上，
閃出神祕又淒切的幽光，
誘着又帶着我青色的靈魂
到愛和死底夢的王國中睡眠，
那裏有金色的空氣和紫色的太陽，
那裏可憐的生物將歡樂的眼淚流到胸膛；

就像一隻黑色的衰老的瘦貓，
在幽光中我憔悴又伸着嬾腰，
流出我一切虛僞和眞誠的驕傲，

然後，又跟着牠踉蹌在輕霧朦朧；
像淡紅的酒沫飄在琥珀鍾，
我將有情的眼藏在幽暗的記憶中。

雨巷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淸，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我底記憶

我底記憶是忠實於我的，
忠實得甚於我最的友人。

牠存在在燃着的煙捲上，
牠存在在繪着百合花的筆桿上，
牠存在在破舊的粉盒上，
牠存在在頹垣的木莓上，
牠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在壓乾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燈上，在平靜的水上，
在一切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東西上，
牠在到處生存着，像我在這世界一樣。

牠是膽小的，牠怕着人們底喧囂，
但在寂寥時，牠便對我來作密切的拜訪。
牠底聲音是低微的，
但是牠底話是很長，很長，

很多，很瑣碎，而且永遠不肯休：
牠底話是古舊的，老是講着同樣的故事，
牠底音調是和諧的，老是唱着同樣的曲子，
有時牠還模仿着愛嬌的少女底聲音，
牠底聲音是沒有氣力的
而且還夾着眼淚，夾着太息。

牠底拜訪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
甚至當我已上床，朦朧地想睡了：
人們會說牠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老朋友。

牠是瑣瑣地永遠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淒淒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
但是我是永遠不討厭牠，
因爲牠是忠實於我的。

王獨清 四首

失望的哀歌

V

唉！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我設想，若是我短命死後，
那廢路邊定有一座濕墓
在亂草裏孤立地掩着我底瘦骨。

我設想，那時正是悲愁的秋季，
冷風從病林內向外號吹，
可憐的落葉便把我底墓來繞圍。

我設想，晝色是短促地消亡，
月兒已出在狠高的天上，
照得我長眠處是一片的荒涼。

我設想，那沉靜中忽響着寂寞的步音，
由遠方小徑上來了我底愛人，
她還是舊日的容鬢，還是舊日的衣裙。

我設想，只是她較舊日更是弱怯，
她又急急地前行，不肯少歇，
那不曾勞慣的脚兒像是在一步一跌。

我設想，她纔走到了我底墓前。
便迅速地跪下，全身振顫，
那些積累的落葉就做了她底拜姿。

我設想，她用她蒼白的兩手
掩住她底臉兒哽咽啼哭，
她底雙肩隨着她委曲的呼吸而起伏。

我設想，她那悽婉的哀聲
被冷風捉着向遍野傳送，
月兒也像驚訝地吐出了更慘淡的光明。

我設想，不久她便因傷感過度而疲憊，
呼吸漸漸地閉塞沈低，
最後是倒了下去，唇兒親着我墓上的新泥。

我設想，不久她底口兒遂啞，
只有月兒在吻着她底淚頰，
冷風在解散着她蓬鬆的鬈髮。

我設想，就這樣又到了晝色復回，
她還睡在我底墓側，爲落葉護蓋：
從此她便伴着那個土堆，再也沒有醒來……

唉！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我從 Café 中出來……

我從 Café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纔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afé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弔羅馬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屈原)

Eine Welt Zwar bist du, O Rom: doch ohne die Liebe.
Wäre die welt nicht die welt, wäre denn-
Rom auch nicht Rom.
(Goethe)

王獨清

一

我趁着滿空濕雨的春天，
來訪這地中海上的第二長安！
聽說這兒是往日許多天才底故家，
聽說這兒養育過發揚人類的文化；
聽說這兒是英雄建偉業的名都，
聽說這兒光榮的歷史永遠不朽……

哦，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底胸中也像是被纖潮的淚在浸潤！
——惱人的雨喲，愁人的雨喲，
你是給我洗塵，還是助我弔這荒涼的古城？

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地痛哭！
我要把我底心臟一齊向外嘔吐！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陷入了衰頹，敗傾，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埋着舊時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的熱淚，我 nostalgia 底熱淚，
借用來，借用來盡性地灑，盡性地揮？

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已與伏在雨中的羅馬接近：
啊啊，偉大的羅馬，威嚴的羅馬，雄渾的羅馬！
我眞想把我哭昏，拚我這一生來給你招魂……

二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 Tiboris 河，
忽想起古代的傳說：
那 Rhoa Silvia 底雙生兒
不是曾在這河上漂過？
那個名叫 Romulus 的，
正是我懷想的人物。
他不願同他底兄弟調和，
只獨自把他理想中的都城建作。
他晝夜不息，
他風雨不躱；
他築起最高的圍牆，
他開了最長的溝壑……
哦像那樣原人時代創造的英雄喲，
在今日繁殖的人類中能不能尋出一個！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山原，
忽想起古代那些詩人：
他們赤着雙脚，
他們袒着半胸，
他們手持着軟竿
趨着一羣白羊前進。
他們一面在那原上牧羊，
一面在那原上獨吟……
他們是眞正的創作者，
也是眞正的平民。
哦，可敬的人們，
怎麼今日全無踪影？
——原上的草嗎。
你們還在爲誰長青！

三

啊，現在我進了羅馬了！
我底全神經好像在爆！

啊，這就是我要徘徊的羅馬了！

……………………

羅馬城，羅馬城，使人感慨無窮的羅馬城，
你底遺跡還是這樣的宏壯而可驚！
我踏着產生文物典章的拉丁舊土，
徘徊於建設光榮偉業的七丘之中：
啊啊，我久懷慕的「七丘之都」喲，
往日是怎樣的繁華，怎樣的名勝，
今日，今日呀，却變成這般的凋零！
就這樣地任牠亂石成堆！
就這樣地任牠野草叢生！
那富麗的宮殿，可不就是這些石旁的餘燼？
那歌舞的美人，可不就是這些草下的腐塵？
不管牠駐過許多說客底激昂辯論，
不管牠留過千萬人衆底合歡掌聲，
現在都只存了些銷散的寂寞，
現在都只剩了些死亡的沉靜：
除了路邊行人不斷的馬蹄車輪，
再也聽不見一點兒城中的喧音！

愛國的豪傑，行暗殺的志士，光大民族的著作者，
都隨着那已去的榮華，隨着已去的榮華而退隱；
榮華呀，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
看罷！表彰帝王威嚴的市政之堂
只有些斷柱高聳，殘塔平橫；
看罷！獎勵英雄功績的飲宴之庭
只有些黃土滿擁，荒藤緊封；
看罷！看罷！一切代表盛代的，代表盛代的建築物，
都只留得些敗垣廢墟，擺立在野地裏受雨淋，風攻：
哦，雨，洗這「七丘之都」的雨！
哦，風，掃這拉丁舊土的風！
古代的文明就被風雨這樣一年一年地洗完，掃淨！
哦哦，古代的文明！古代文明是由誠實，勇力造成！
但是那可敬愛的誠實的人們，勇力的人們，
現代的世界，他們為甚麼便不能生存？
哦哦，現代世界的人類是怎樣墮落不振！
現代的羅馬人呀，那里配作他們底子孫！
Cato喲，Cicero喲，Caesar喲，Augustus喲，

唉！代表盛代人物底眞正苗裔，怎麼便一概絕盡！

……………………………

四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爲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卻是一去不回！
這一處是往日出名的大競技場，
我記起了建設這工程的帝王：
Venpasianus 是眞可令人追想，
他那創造時代的偉績，
永遠把誇耀留給這殘土的古邦！
這一處是靠近舊 Forum 的凱旋門，
在這一望無涯的斷石壘壘中
我好像看見了 Titus 底英魂：
當他出征遠方的功業告定，
回國時，他回國時，
這直達 Via sacra 的大道之上，
是怎樣的擁滿了羣衆，在狂呼，歡迎！
這一處是矗立雲表的圓碑，
Trajanus 底肖像在頂上端立：
我看了這碑間雕刻的軍馬形迹，
我全身是禁不住的震慴，
震慴於他往日的蓋世雄威！

……………………………

徘徊呀徘徊！
過去那黃金般的興隆難再！
但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未曾崩壞！
我只望這山河底魂呀，
哦，速快地歸來！

五

歸來喲，羅馬魂！
歸來喲，羅馬魂！
你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大西洋底宏波？
南方 Sahara 底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底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爲飢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 Carthago 底焦土上吹過了嘲笑的腥風？
哦，歸來喲！歸來喲！
你若不早歸來，你底子孫將要長死在這昏沉的夢中！
——唉唉，Virgilius 與 Horatius 底天才不存！
Livius 底偉大名作也佚散殆盡！
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一九二三，四月。

但丁墓旁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收下罷，收下我留給你的這個眞心！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頭髮，
　你底頭髮是我靈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靈魂底墳塋：
我，我願作此地底乞丐，忘去所有的憂愁，
在這出名的但丁墓旁，用一生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除了請你把我底心收下，
　便只剩得我向你要說的告別的話！
　　Addio, mia bella!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記下罷，記下我和你所經過的光陰！
　那光陰是一朵迷人的香花，
　被我用來獻給了你這美頰；
　那光陰是一杯醉人的甘醇，

被我用來供給了你這愛唇……
我眞願作此地底乞丐，棄去一切的憂愁，
在我傾慕的但丁墓旁，到死都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我惟望你把那光陰記下，
此外應該說的只有平常告別的話！
Addio, mia Cara!

徐雉一首

失戀

鳥兒棲息在樹枝上；
樹兒倒了，
他便去巢人家的棟樑。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棟樑也折了，
又叫他飛到何方？

魚兒游泳在小河裏；
河水枯了，
他便飄到汪洋的海裏。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海水也乾了，
又叫他向那裏找安身之地？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心緊緊地繫在母親身上。
母親死了，
我閒空的心便到處流浪！
後來碰着了一個美麗的姑娘，
就把她纏住了。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你不愛我，
我的心更向何處去求歸宿？

一九二二，十，九於東吳大學。

馮文炳一首

洋車夫的兒子

「爸爸！你為什麼不睬我呢？
只要一個銅子，
那個糖，阿五喫的那個糖，」
「拉去罷？拉去罷？」
「走了，走了，
也，也不睬你哩！」

穆木天 六首

水聲

水聲歌唱在山間
水聲歌唱在石隙
水聲歌唱在墨栁的陰裏
水聲歌唱在流藻的梢上

妹妹 你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月亮的銀針跳躍在灰色的檜梢
月亮的銀針與鵝茸般的漣漪相照
看啊 宿魚兒急急的逃走了
那兒蕩樣着我們的灰影與纖纖的小橋

來拾起我們的腐朽的棹杆
去蕩那隻方舟到灰色的蘆葦中間
我們聽着水聲明日的唱和
我們遙望着那瀲淡的魚燈點點

我們要找水聲到魚人的網眼
我們要找水聲到山間的泉源
我們要找水聲到海口的沙灘
我們要找水聲到那裏的江灣

我們要找水聲在稻田的溝裏
我們要找水聲到修竹的藪間
來拾起我們那朽腐的棹杆
我們共蕩在夜暮裏我們那孤孤的小船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眼尖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胸膛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髮梢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鬢旁

妹妹　你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來　拾起我們那腐朽的棹杆
趁着這個月色朦朧天光輕淡
我們在河上輕輕的蕩漾我們的小舟
將着空間的灰色小花直找到水鄉的盡處

一九二五，三，二一。

落花

我願透着寂靜的朦朧　薄淡的浮紗
細聽着淅淅的細雨寂寂的在簷上激打
遙對着遠遠吹來的空虛中的噓嘆的聲音
意識着一片一片的墜下的輕輕的白色的落花
落花掩住了蘚苔　幽徑　石塊　沉沙
落花吹送來白色的幽夢到寂靜的人家
落花倚着細雨的纖纖的柔腕虛虛的落下
落花印在我們唇上接吻的餘香　啊　不要驚醒了她
啊　不要驚醒了她　不要驚醒了落花
任她孤獨的飄蕩　飄蕩　飄蕩　飄蕩在
我們的心頭　眼裏　歌唱着　到處是人生的故家
啊到底哪裏是人生的故家　啊　寂寂的聽着落花
妹妹　你願意罷　我們永久的透着朦朧的浮紗
細細的深嘗着白色的落花深深的墜下
你弱弱的傾依着我的胳膊細細的聽歌唱着她
『不要忘了山巔　水涯　到處是你們的故鄉　到處你
們是落花』

一九二五，六，九。

我願

我願奔着遠遠的點點的星散的蝸蜒的燈光
獨獨的　寂寂的慢走在海濱的灰白的道上

我願飽嘗着淡淡消散的一口一口的芳羅的稻香
我願靜靜的聽着刷在金沙的岸上一聲一聲的輕輕的打
　浪
我願走坐在那裏的路旁　那一片松原裏的橫臥的石上
我願寂對着一渦一渦的迴浪滾在那裏的岩石的窩上
我願細細的思維着掠在石面上的介殼的不住的滄桑
朦朧的憧憬着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的虛無的家鄉
我願寂對着那裏古樹底下枯葉掩着的千年的石像
我願凝視着掩住了柴扉的茶屋前的虛設的空床
我願笑對着微動的泊舟吐不出烟絲不能歌唱
默默的夢想着那裏的天邊的孤島　散散的牛羊

阿　到底哪裏是我的故鄉　哪裏的山頂　哪裏的角上
哪裏的風中　哪裏的雲鄉　還是呱呱波動的青蛙的聲
　聲浪
啊　我願寂寂的獨獨的慢步在夜半後的海濱的道上
我願熱熱的熱熱的奔着到那遠遠的燈光　而越奔越奔
　不上

一九二五，七，一〇。

薄暮的鄉村

渺渺的冥濛
輕輕的
罩住了浮動的村莊
茅茸的草舍
白土的院牆
軟軟的房上的餘塵
三三五五　微飄飄的　寂立的白楊
村前
村後
村邊的道上
播散着朦朧的　朦朧的　夢幻的　寂靜的沉香
和應着梭似的渡過了的空虛的翅膀
漫漫在虛線般的空間的蜿蜒的徑上
編柳的柵扉
掩住了安息的牛羊
牧童坐在石上微微的低吟
犬臥在門旁

穉氣的老嫗虛虛的吸着旱菸
微笑着獃獃的對着兒孫
吮着院心的羣雞吃穀的珞塔的聲響
蝙蝠急急飛過的迴波
慢慢彈起來的唧唧喞喞蟲聲的叫浪
遠遠的
田邊的道上
温和的鄉人斜依着
睞着遙遙的天際綿綿的連山的蕩漾
沉思着緩緩滑過的白帆在閃閃的灰白的纖纖的線上
村後的沙灘
時時波送來一聲的打槳
密密的柳蔭中的徑裏
斷續着晚行人的歌唱
水溝的潺潺　寂響……
旋搖在鉛空與淡淡的平原之間
悠悠的故鄉
雲紗的蒼茫

一九二五，七，二四。

蒼白的鐘聲

蒼白的　鐘聲　衰腐的　朦朧
疎散　玲瓏　荒涼的　濛濛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萬重——
聽　永遠的　荒唐的　古鐘
聽　千聲　萬聲

古鐘　飄散　在水波之皎皎
古鐘　飄散　在灰綠的　白楊之梢
古鐘　飄散　在風聲之蕭蕭
——月影　逍遙　逍遙——
古鐘　飄散　在白雲之飄飄

一縷一縷　的　穉香
水濱　枯草　荒徑的　近旁
——先年的悲哀　永久的　憧憬　新觴——
聽一聲一聲的　荒涼
從古鐘　飄蕩　飄蕩　不知哪裏　朦朧之鄉

古鐘 消散 入 絲動的 游烟
古鐘 寂蟄 入 睡水的 微波 潺潺
古鐘 寂蟄 入 淡淡的 遠遠的 雲山
古鐘 飄流 入 茫茫 四海之間
——暝暝的 先年 永遠的歡樂 辛酸

軟軟的 古鐘 飛蕩隨 月光之波
軟軟的 古鐘 緒緒的 入 帶帶之銀河
——呀 遠遠的 古鐘 反響 古鄉之歌
渺渺的 古鐘 反映出 故鄉之歌
遠遠的 古鐘 入 蒼茫之鄉 無何

聽 殘朽的 古鐘 在 灰黃的 谷中
入 無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瓏
枯葉 衰草 隨 呆呆之 北風
聽 千聲 萬聲——朦朧朦朧——
荒唐 茫茫 敗廢的 永遠的 故鄉 之 鐘聲
聽 黃昏之深谷中

一九二六，一，二，東海道上。

穆木天

獻詩

獻與我的愛人麥道廣姑娘

我是一個永遠的旅人永遠步纖纖的灰白的路頭
永遠步纖纖的灰白的路頭在薄暮的灰黃的時候
我是一個永遠的旅人永遠聽寂寂的淡淡的心波
永遠聽寂寂的淡淡的心波在消散的茫茫的沉默
我心裏永遠飄着不住的滄桑我心裏永遠流着不住的交響
我心裏永遠殘存着層層的介殼我永遠在無言中寂蕩飄狂
妹妹這寂靜的是我的心情妹妹這寂寞的是我的心影
妹妹我們共同飄零妹妹唯有你知道我心裏是永遠的朦朧

一九二六，一二，一〇，廣州。

聞一多二十九首

劍匣

I built my soul a lordly pleasure-house,
 Wherein at ease for aye to dwell.
....
And 'While the world runs round and round,' I said,
 'Reign thou apart, a quiet king,
Still as, while Saturn whirls, his steadfast shade
 Sleeps on his luminous ring.'
To which my soul made answer readily:
 'Trust me in bliss I shall abide
In this great mansion, that is built for me,
 So royal-rich and wide'.
 — Tennyson —

在生命底大激戰中，
我曾是一名蓋世的驍將。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時，
並不同項羽那般頑固，
定要投身於命運底羅網。
但我有這絕島作了堡壘，
可以永遠駐紮我的退敗的心兵。
在這裏我將養好了我的戰創，
在這裏我將忘却了我的仇敵。

在這裏我將作個無名的農夫，
但我將讓閑惰底蕪蔓

蠶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許因爲我這肥淚底無心的灌溉，
一旦燕臺還要開出花來呢？
那我就鎮日徜徉在田塍上，
飽喝着他們的明豔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個海上的漁夫：
我將撒開我的幻想之網。
在寥闊的海洋裏；
在放網收網之間，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夢，
從日出夢到黃昏……
假若撒起網來，不是一些魚蝦，
只有海樹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却也喜出望外呢。
有時我也可佩佩我的舊劍，
蹺山進去作個樵夫。
但孥松舞着葱翠的干戚，
雍容地唱着歌兒時，
我又不覺得心悸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寶劍，
在空山裏裵回了一天。
有時看見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來，帶了回去；
這便算我這一日底成績了。

但這不是全無意識的。
現在我得着這些材料，
我眞得其所了；
我可以開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開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劍匣。

我將攤開所有的珍寶，
陳列在我面前，
一樣樣的雕着，鏤着，
磨着，重磨着……
然後將他們都鑲在劍匣上，——
用我的每齣的夢作藍本，

鑲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圖畫。
我將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臥在粉紅色的荷花瓣裏，
在象牙雕成的白雲裏飄着。
我將用墨玉同金絲
製出一隻雷紋商嵌的香爐；
那爐上駐着嫋嫋的篆煙，
許只可用半透明的貓兒眼刻着。
煙痕半消未滅之處，
隱約地又昇起了一個玉人，
彷彿是肉袒的維納司呢……
這塊玫瑰玉正合伊那膚色了。

晨雞驚聳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裏工作，
夜晚人們都睡去，我還作着工——
燭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額上，
好像紫銅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懸岸上一樣。

我又將用瑪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騎在魚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裏含着的火，
銀線辮成他腰間纏着的蟒蛇，
他頭上的圓光是塊琥珀的圓璧。

我又將鑲出一個瞎人，
在竹筏上彈着單弦的古瑟。
（這可要鑲得和王叔遠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賦一般精細。）
然後讓翡翠，藍璫玉，紫石英，
錯雜地砌成一片驚濤駭浪；
再用碎礫的螺鈿點綴着，
那便是濤頭閃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籠着一張烏金的穹窿，
只有一顆寶鑽的星兒照着。

春草綠了，綠上了我的門堦，
我同春一塊兒工作着；
蟋蟀在我牀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兒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裏的律呂
都從手指尖頭流出來，
我又將他製成層疊的花邊：
有盤龍，對鳳，天馬，辟邪底花邊，
有芝草，玉蓮，萬字，雙勝底花邊，
又有各色的漢紋邊
套在最外的一層邊外。

若果邊上還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進去應當恰好。
瑇瑁刻作梁山伯，
璧璽刻作祝英台，
碧玉，赤瑛，白瑪瑙，藍琉璃，……
拚成各種彩色的鳳蝶。
於是我的大功便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
這些不倫不類的花樣，
你該知道不是我的手筆，
這都是夢底原藁底影本。
這些不倫不類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產品，
是我那蕪蔓底花兒開出來的。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喲！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抽出我的寶劍來——
我的百鍊成剛的寶劍，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銹吻去他的傷疤；
用熱淚洗着他，洗着他……

洗淨他上面的血痕，
洗淨他罪孽底遺跡；
又在龍涎香上薰着他，
薰去了他一切腥膻的記憶。
然後輕輕把他送進這匣裏，
唱着溫柔的歌兒，
催他快在這藝術之宮中酣睡。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終於告成了！
人們的匣是保護劍底鋒鋩，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覺的。
哦，我的劍匣修成了，
我的劍有了永久的歸宿了！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不要學輕佻的李將軍，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實只射着一塊僵冷的頑石。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也不要學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韜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斬芟奸橫，
我知道奸橫是僵冷的頑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斷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讓我的寶劍歸寢了！
我豈似滑頭的漢高祖，
拿寶劍斫死了一條白蛇，
因此造一個謠言，
就騙到了一個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藝術底鳳闕裏，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亞的世界了啊！
哦，讓我的寶劍歸寢罷！
我又豈似無聊的楚霸王，
拿寶劍斫掉多少的人頭，
一夜夢回聽着恍惚的歌聲，
忽又擁着愛姬，撫着名馬，
提起原劍來刎了自己的頸？

哦！但我又不妨學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寶劍自殺了自己。
不過果然我要自殺，
定不用這寶劍底鋒鋩。
我但願展玩着這劍匣——
展玩着我這自製的劍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覺，
我將摩撫着這劍匣，
我將寵媚着這劍匣，
看着纏着神蟒的梵像，
我將巍巍地抖顫了，
看看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將號咷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裏的太乙，
飄在篆煙上的玉人，
我又將迷迷地嫣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
我將看着他那光怪的圖畫，
重溫我的成形的夢幻，
我將看着他那異彩的花邊，
再唱着我的結晶的音樂。

啊！我將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劍匣戰動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個煙霧瀰漫的虛空了，……
哦！我看到肺臟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駛，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殺了！
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貢臣

我的王！我從遠方來朝你
帶了滿船你不認識的，
但是你必中意的貢禮。
我興高采烈地航到這裏來，
那裏知道你的心……唉！
還是一個涸了的海港！
我悄悄地等着你的愛潮澎漲，
好浮進我的重載的船艘；
我總嫌他有些太糢糊了，
我滿不介意，讓他震破了；
我醒了，直等到月落，等到天明，
重織一個新夢旣織不成，
便是那個舊的也補不起來了。
我到底沒有做好我要做的夢！
月兒圓了幾周，花兒紅了幾度，
還是老等，等不來你的潮頭！
我的王！我們講潮汐有信，
如今教我怎樣相信他呢？

死

啊！我的靈魂底靈魂！
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一生底失敗，一生底虧欠，
如今要都在你身上補足追償，
但是我有什麽，
可以求於你的呢？

讓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裏！
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鎔鑪裏！
讓我醉死在你音樂底瓊醪裏！
讓我悶死在你呼吸底馥郁裏！

不然，就讓你的尊嚴羞死我！
讓你的酷冷凍死我！
讓你那無情的牙齒齩死我！
讓那寡恩的毒劍螫死我！

你若賞給我快樂，
我就快樂死了；
你若賜給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
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

國手

愛人啊！你是個國手；
我們來下一盤棋；
我的目的不是要贏你，
但只求輸給你——
將我的靈和肉
輸得乾乾淨淨！

春之首章

浴人靈魂的雨過了：
薄泥到處黏人底鞋底。
涼飈挾着溼潤的土氣
在鼻蘢間正衝突着。

金魚兒今天許不大怕冷了？
個個都敢於浮上來呢！
東風苦勸執拗的蒲根，
將才睡醒的芽兒放了出來。
春雨過了，芽兒剛抽到寸長，
又被池水偸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幾根瘦硬的，
還沒趕上春的榆枝，
印在魚鱗似的天上；
像一頁淡藍的朵雲箋，
上面塗了些僧懷素底
鐵畫銀鈎的草書。
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
包滿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寥闊的天宇，
盤算他明日底榮華——
彷彿一個出神的詩人
在空中編織未成的詩句。
春啊！明顯的祕密喲！
神聖的魔術喲！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氣，
在你那絕妙的文章上
加進這醜笨的一句喲！

愛之神

——題畫——

啊！這麼俊的一副眼睛——
兩潭淵默的清波！
可憐孱弱的游泳者喲！
我告訴你回頭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帶榛藪，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塋墓罷？

那裏，不是兩扇朱扉嗎？
紅得像櫻桃一樣，
扉內還露着編貝底屏風。
這裏又不知安了什麼陷阱！

啊！莫非是綺甸之樂園？
還是美底家宅，愛底祭壇？
呸！不是，都不是哦！
是死魔盤據着的一座迷宮！

初夏一夜底印象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戰爭時——

夕陽將詩人交付給煩悶的夜了，
叮嚀道：「把你的祕密都吐給他了罷！」
紫穹窿下灑着些碎了的珠子——
詩人想：該穿成一串掛在死底胸前。

陰風底冷爪子剛扒過餓柳底枯髮，
又將池裏的燈影兒扭成幾道金蛇。
帖在山腰下佝僂得可怕的老柏，
拏着黑瘦的拳頭硬和太陽挑釁。

失睡的蛙們此刻應該有些倦意了，
但依舊努力地叫着水國底軍歌。
個個都吠得這般沈痛，村狗啊！
為什麼總罵不破盜賊底膽子？

噴火漱霧的毒龍在鐵梯上爬着，
馱着灰色號衣的戰爭，吼的要哭了。
銅舌的報更的磬，屢次安慰世界，
請他放心睡去，……世界那肯信他哦！

上帝啊！眼看着宇宙蹧蹋到這樣，
可也有些寒心嗎？仁慈的上帝喲！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底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太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啊，六龍驂駕的太陽！
省得我受這一天天底緩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跑完那又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烏——太陽！
讓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新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裏底官柳裏上一身秋了罷？
唉！我也顦顇的同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像地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
這裏鳥兒唱的調子格外淒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是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同時又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囘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便認你爲家鄉也還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囘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秋色

——芝加哥潔閣森公園裏——

『詩情也似幷刀快，
剪得秋光入卷來』——陸游

紫得像葡萄似的澗水
翻起了一層層金色的鯉魚鱗。
幾片剪形的楓葉，
彷彿硃砂色的燕子，
顛斜地在水面上
旋着，掠着，翻着，低昂着……

肥厚得熊掌似的，
樺黃色的大橡葉，
在綠茵下狼籍着。
松鼠們張張慌慌地
在葉間爬出爬進，
蒐獵着他們來冬底糧食。

成了年的標葉
向西風抱怨了一夜，
終於得了自由，
紅着乾燥的臉兒，
笑嬉嬉地辭了故枝。

白鴿子，花鴿子，
紅眼的銀灰色的鴿子，
烏鴉似的黑鴿子，
背上閃着紫的綠的金光——
倦飛的衆鴿子在塔下集齊了，
都將喙子插在翅膀裏，

寂靜悄靜地打盹了。

水似的空氣氾濫了宇宙；
三五個活潑潑的小孩，
（披着橘紅的黃的黑的毛絨衫）
在丁香叢裏穿着，
好像戲着浮萍的金魚兒呢。

是黃浦江上林立的帆檣？
這數不清的削瘦的白楊
只豎在石青的天空裏發呆。

倜儻的綠楊像位豪貴的公子，
裹着件平金的繡襖，
一隻手叉着腰身，
照着心煩的碧玉池，
玩媚着自身的模樣兒。
凭在十二曲的水晶欄上，
晨曦瞅着世界微笑了，

笑出金子來了——
黃金笑在槐樹上，
赤金笑在橡樹上，
白金笑在白松皮上。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些絢縵的祥雲——
琥珀的雲，瑪瑙的雲，
靈風扇着，旭日射着的雲。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百寶玲瓏的祥雲。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紫禁城裏的宮闕——
黃的琉璃瓦，
綠的琉璃瓦；
樓上起樓，閣外架閣……
小鳥唱着銀聲的歌兒，
是殿角的風鈴底共鳴。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金碧輝煌的帝京。

啊！斑斕的秋樹啊！
陵陽公樣的瑞錦，
土耳其底地氈，
Notre Dame 底薔薇窗，
Fra Angelico底天使畫
都不及你這色彩鮮明哦！
啊！斑斕的秋樹啊！
我羨煞你們這浪漫的世界，
這波希米亞的生活！
我羨煞你們的色彩！

哦！我要請天孫織件錦袍，
給我穿着你的色彩！
我要從葡萄，橘子，高粱……裏
把你榨出來，喝着你的色彩！
我要借義山濟慈底詩
唱着你的色彩！
在蒲寄尼底 La Boehme 裏，
在七寶燒的博山爐裏，
我還要聽着你的色彩，
嗅着你的色彩！

哦！我要過個色彩的生活，
和這斑斕的秋樹一般！

小溪

鉛灰色的樹影，
是一長篇惡夢，
橫壓在昏睡着的
小溪底胸膛上。
山溪掙扎着，掙扎着……
似乎毫無一點影響。

紅豆

五

比方有一屑月光，
偷來匍匐在你枕上，
刺着你的倦眼，
撩得你鎮夜不着，
你討厭他不？
那麼這樣便是相思了？

六

相思是不作聲的蚊子，
偷偷地螫了一口，
陡然痛了一下，
以後便是一陣底奇癢。

一〇

我倆是一體了！
我們的結合，
至少也和地球一般圓滿，
但你是東半球，
我是西半球，
我們又自己放着眼淚，
做成了這蒼莽的太平洋，
隔斷了我們自己。

一一

相思枕上的長夜，
怎樣的厭厭難盡啊！
但這才是歲歲年年中之一夜，
大海裏的一個波濤。
愛人啊！
叫我又怎樣泅過這時間之海？

一四

我把這些詩寄給你了，
這些字你若不全認識，
那也不要緊。
你可以用手指
輕輕摩着他們，
像醫生接着病人的脈，
你許可以試出
他們緊張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節奏一般。

三

我是狂怒的海神，
你是被我捕着的一葉輕舟。
我的情潮一起一落之間，
我笑着看你顛簸；
我的千百個濤頭
用白晃晃的鋸齒齩你，
把你齩碎了，
便和檣帶舵，吞了下去。

四〇

假如黃昏時分，
忽來了一陣雷電交加的風暴，
不須怕得呀，愛人！
我將緊拉着你的手，
到窗口並肩坐下；
我們一句話也不要講，
我們只凝視着
我們自己的愛力
在天邊碰着，
碰出些金箭似的光芒，
炫瞎我們自己的眼睛。

（以上原載紅燭，泰東版。）

口供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麼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青松和大海，鴉背馱着夕陽，
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自從鵝黄到古銅色的菊花。
記着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你指着太陽起誓」

你指着太陽起誓，叫天邊的鳧雁
說你的忠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熱情開出淚花，我也不詫異。
祇是你要說什麼海枯，什麼石爛……
那便笑得死我。這一口氣的工夫
還不夠我陶醉的？還說什麼「永久？」
愛，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氣的貪圖，
快來箍緊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變卦——
「永久」早許給了別人，粃糠是我的份，
別人得的纔是你的菁華 不壞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懸着他的懷抱，
跟他去講那海枯石爛不變的貞操！

也許

——葬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鷺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攢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麽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眞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末日

露水在筧筒裏哽咽着，
　芭蕉的綠舌頭舐着玻璃窗，
四圍的堊壁都往後退，

我一人塡不滿偌大一間房。

我心房裏燒上一盆火，
靜候着一個遠道的客人來，
我用蛛絲鼠矢餵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鱗甲代劈柴。

鷄聲直催盆裏一堆灰，
一股陰風偷來摸着我的口，
原來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眼皮一閉，就跟着客人走。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淸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賸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靑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心跳

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
這賢良的棹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受哺的小兒唼呷在母親懷裏，
鼾聲報道我大兒康健的消息……
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着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咒詛，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着個人的休戚！
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讓這一團血肉也去餵着屍蟲，
如果只是爲了一盃酒一本詩，
靜夜裏鐘擺搖來的一片閒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
戰壕裏的痙攣，瘋人齩着病榻，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爲我聽見你叫我；
鞭着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那裏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夢掛着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迫八面的風，
我問，拳頭搰着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你在我心裏！

荒村

「……臨淮關梁園鎮間一百八十里之距離，已完全斷人烟。汽車道兩旁之村莊，所有居民，逃避一空。農民之傢具木器，均以繩相連，沈於附近水塘稻田中，以避火焚，門窗俱無，中以棺材或石堵塞。一至夜間，則燈火全無，鷄犬豕等覓食野間，亦無人看守。而間有玫瑰芍藥猶牆隔自開。新出稻秧，翠蒨宜人，草木無知，其斯之謂歟？」

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新聞報。

他們都上那裏去了？怎麼
蝦蟆蹲在甑上，水瓢裏開白蓮；
桌椅板凳在田裏堰裏飄着；
蜘蛛的纖橋從東屋往西屋牽？
門框裏嵌棺材，窗櫺裏鑲石塊！
這景象是多麼古怪多麼慘！
鐮刀讓它銹着快銹成了泥，
拋着整個的魚網在灰堆裏爛。
天呀！這樣的村莊都留不住他們！
玫瑰開不完，荷葉長成了傘；
秧針這樣尖，湖水這樣綠，
天這樣青，鳥聲像露珠樣圓。
這秧是怎樣綠的，花兒誰叫紅的？
這泥裏和着誰的血，誰的汗？
去得這樣的堅決，這樣的脫灑，
可有什麼苦衷，許了什麼心願？
如今可有人告訴他們：這裏
猪在大路上游，鴨往猪羣裏攢，
雄雞踏翻了芍藥，牛吃了菜——
告訴他們太陽落了，牛羊不下山，
一個個的黑影在崗上等着，
四合的巒嶂龍蛇虎豹一般，

它們望一望，打了一個寒噤，
大家低下頭來，再也不敢看；
（這也得告訴他們）它們想起往常
暮寒深了，白楊在風裏顫，
那時只要站在山頭嚷一句，
山路太險了，還有主人來攙；
然後笛聲送它們踏進欄門裏，
那稻草多麼香，屋子裏多麼暖！
它們想到這裏，滾下了一滴熱淚，
大家擠作一堆，臉偎着臉……
去！去告訴它們主人，告訴它們，
什麼都告訴他們，什麼也不要瞞！
叫他們回來！叫他們回來！
問他們怎麼自己的牲口都不管？
他們不知道牲口是和小兒一樣嗎？
可憐的畜生它們多麼沒有膽！
喂！你報信的人也上那裏去了？
快去告訴他們——告訴王家老三，
告訴周大和他們兒子八個，
告訴臨淮關一帶的莊家漢，
還告訴那紅臉的鐵匠老李，
告訴獨眼龍，告訴徐半仙，
告訴黃大娘和滿村莊的婦女——
告訴他們許多的事，一件一件。
叫他們回來，叫他們回來！
這景象是多麼古怪多麼慘！
天呀！這樣的村莊留不住他們；
這樣一個桃源，瞧不見人煙。

罪過

老頭兒和擔子摔一交，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老頭爬起來直哆嗦，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手破了，老頭兒你瞧瞧。」
「唉！都給壓碎了，好櫻桃！」
「老頭兒你別是病了罷？
你怎麼直楞着不說話？」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一早起我兒子直催我。
我兒子躺在床上發很，
他罵我怎麼還不出城。

「我知道今日個不早了，
沒想到一下子睡着了。
這叫我怎麼辦，怎麼辦？
回頭一家人怎麼喫飯？」
老頭兒拾起來又掉了，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天安門

好傢伙！今日可嚇壞了我！
兩條腿到這會兒還哆嗦。
瞧着，瞧着，都要追上來了，
要不，我爲什麼要那麼跑？
先生，讓我喘口氣，那東西，
你沒有瞧見那黑漆漆的，
沒腦袋的，蹶腳的，多可怕，
還搖晃着白旗兒說着話！
這年頭眞沒法辦，你問誰？
眞是人都辦不了，別說鬼。
還開會啦，還不老實點兒！
你瞧，都是誰家的小孩兒，
不才十來歲兒嗎？幹嗎的？
腦袋瓜上不是使槍扎的？
先生，聽說昨日又死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
這年頭兒也眞有那怪事，
那學生們有的喝，有的喫，——
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
那是餓的沒法兒去當兵，——
誰拿老命白白的送閻王！
咱一輩子沒撒過謊，我想
剛灌上倆子兒油，一整勺，
怎麼走着走着瞧不見道。
怨不得小禿子嚇掉了魂，

勸人黑夜裏別走天安門。
得！就算咱拉車的活倒霉，
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

飛毛腿

我說飛毛腿那小子也眞夠彆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車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說也得二三兩白干兒，
醉醺醺的一死兒拉着人談天兒。
他媽的誰能陪着那個小子混呢？
「天爲啥是藍的？」沒事他該問你。
還吹他媽什麼簫，你瞧那副神兒，
窩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沒準兒，
再瞧他擦着那車上的倆大燈罷，
擦着擦着問你曹操有多少人馬。
成天兒車燈車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說「飛毛腿你怎不擦擦臉啦？」
可是飛毛腿的車擦得眞夠亮的，
許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樣的！
嚇！那天河裏飄着飛毛腿的屍首，……
飛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

（以上原載死水，新月版。）

聞一多先生的書桌

忽然一切的靜物都講話了，
忽然間書桌上怨聲騰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濆濕了他的背；
信箋忙叫道彎痛了他的腰；
鋼筆說烟灰閉塞了他的嘴，
毛筆講火柴燒禿了他的鬚，
鉛筆抱怨牙刷壓了他的腿；
香爐咕嘍着「這些野蠻的書
早晚定規要把你擠倒了！」
大鋼錶嘆息快睡銹了骨頭；
「風來了！風來了！」稿紙都叫了；

筆洗說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麼吃得慣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兩回澡，
　墨水壺說「我兩天給你洗一回。」

「什麼主人？誰是我們的主人？」
　一切的靜物都同聲罵道，
「生活若果是這般的狼狽，
　倒還不如沒有生活的好！」

主人齩着烟斗迷迷地笑，
　「一切的衆生應該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塌你們，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內。」

于賡虞五首

影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與你邂逅相逢於此殘秋荒岸之夜中，
星月分外明，忽聚忽散的雲影百媚生。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我淪落海底之苦心在此寂寂的夜塋
將隨你久別的微笑從此歡快而光明。

蒼空孤雁的生命深葬於孤泣之荒塚，
美麗的薔薇開而後謝，殘凋而復生，
告訴我，好人，什麽才像是人的生命？

這依戀的故地將從荒冬回復青春，
海水與雲影自原始以來即依依伴從，
告訴我，好人，什麽才像是人的生命！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緊緊的相依，緊緊的相握，沉默，寧靜，
仰首看孤月寂明，低頭看蒼波互擁。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寂迷中古寺的晚鐘驚醒了不滅的愛情，
山海寂寂，你的影，我的影模糊不分明……

十四年十月

長流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萬籟死寂之夜不堪想已淪落死城無痕的希冀，
這一泓死水像是我的靈魂在星宿下幷無尋覓。
如今我猶如來自其他星球的客旅陣陣的驚異，
悵望，在此煩倦的自歌自應的奔途裏霜花滿衣。

這枯萎的薔薇正如已消失的光輝綺夢的遺跡，
夢呀，任你入天堂，地獄，心懷的明珠已沉落海底。
就在此寒光下的荒墟深殯此善感靈魂之骸餘，
現在，我像春日碧茵草上一隻傷鳥捲起了兩翼。

看這絕望的世界蒼茫茫無燈火晦冥冥無晨曦，
毀滅的途中已修了坟墓靜待命運呼歸的靈息。
這天宇沒有光，沒有歌，只是一團墨蹟漫綴苦意，
生存與毀滅在此遼遼天際無人注意亦無痕跡。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十五年夏北京

（以上原載長嘆之前，北新版。）

飄泊之春天

嗟嗟，念餘載飄泊之春天隨寂寞而復來，
只我在野岸長吁，彿徊，將憂心拋於塵海。
倦了，在此黑黝黝之中途夢之蓓蕾未開，
慘毀於苦酒之生命永飾着蒼灰的悲哀。

噫，溪流邊無人憑弔之墓只我個人徘徊，
這寂寂之草下長眠着無語的青春，情愛。
我慘笑了，將桂冠投於萬丈幽黯之荒崖，

休休，何須楊花裝飾我飄泊靈魂之墓台！

流浪之歲暮

無翼的悲哀又已被我深葬於此流浪之歲暮，
吁，去罷，山頭徘徊之殘陽，去罷，去安眠於幽谷。
從夜之幻翼下發見了我慘死的願望之白骨，
我僅有之殘笑裏傲慢之苦冬正如天使歌舞。

天，我因上帝之忌妒毀滅了自已安樂的家園，
臘梅消殘了，美麗，芳芬逝於歲月徘徊的深淵。
在人們歡歌的聲中我遠去了，拿着一具弓弦，
縱然射不死未來之歲月，吾亦當去人世遙遠。

你說罷，足下的薔薇，何時與我作最後之永訣，
無歌語，無微笑，狼藉之悲哀像是路隅的殘雪。
我無力破滅生命之地獄亦無力與白雲隔絕，
那一度征服墓頭的小草是惟一可思的優越。
夜深了，無味的時間之界限將與老年而俱來，
看我痛飲任此無人收埋之殘骸暴露於蒼苔。
何須有明春的花開。那正是願望磋跎的悲哀。
噫，已往無聲的去了，只餘着愴黑空虛之情懷！

山頭凝思

春去了，希望尙深眠於零落的落花之中，
爲了生命之慾願終日輾轉於骷髏之塚；
今凝思山頭之林下，痛哭於夕陽之殘紅，
將不老的悲哀投寄於蒼空征途的孤鴻。

海鳥去了，三兩遊艇裏謳着幽恍之歌聲，
在夜神統治的天下諧和於葬禮的墓鐘；
此時我以神與魔鬼之樂獨自歌吟新生，
爲滿足敵人之歡笑我痛飲於此黑夜中！

「狂夫，將幻想展開，歌着，鞭打天上之群星！」
世紀死了疲憊的靈魂在荒誕之夢未醒；
無人了，野林顫慄之韻爲我慘笑於寂靜，
聽鴻鳴，似往日飛逝的夢影哀吟於古井！

悲哉！慘黑之山道上只我個人酩酊，獨行，
挽不囘的青春如一屍體正沉默於夜塋；
從此我嗟嘆着去了，無論走入地獄，天宮，
將一切貽於人間之廢墟，輾轉骷髏之塚。

（以上原載骷髏上的薔薇）

宗白華 六首

信仰

紅日初生時
我心中開了信仰之花：
我信仰太陽
如我的父！
我信仰月亮
如我的母！
我信仰衆星
如我的兄弟！
我信仰萬花
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流雲
如我的友！
我信仰音樂
如我的愛！
我信仰
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
我也是神！

夜

一時間
覺得我的微軀
是一顆小星，
瑩然萬星裏
隨着星流。
一會兒

又覺着我的心
是一張明鏡，
宇宙的萬星
在裏面燦着。

小詩

生命的樹上
凋了一枝花
謝落在我的懷裏，
我輕輕的壓在心上。
她接觸了我心中的音樂
化成小詩一朵。

我的心

我的心
是深谷中的泉：
他只映着了
藍天的星光。
他只流出了
月華的殘照。
有時陽春信至，
他也嗚咽着
相思的歌調。

詩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飄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斷句

心中的宇宙
明月鏡中的山河影。

白采一首

羸疾者的愛

一

「…………………

我不料來到了你們這裏，
我雖足跡走徧了國中，
但不料來會到了你們這裏！

你的盛意，我已明白；
當你對我表明你的付託，伊的傾慕，——
這正是一個年老人所該有的心事。
但是，
矜憐我！
我不能囘答；
我是一個飄泊者。

這裏山川的美麗；
這裏主人的恩惠；
和你告訴我的關於伊的屬意；
我都刻在心上。
但是我不能囘答你所問的。
我是一個羸疾者。」

『你的聲音瘂咽着我聽不清了！
在你荒渺的前途，
爲什麼不息地走着？
那殘酷的人間，

你該與他們隔離；
那裏只有紛擾不堪，
我却願在這裏給你以快樂。」

「先生：
感謝你告訴我許多有閱歷的話；
那裏我並不希望得着什麼，
我不過爲自己跑跑玩的。

不要讓伊伏在你旁邊哭泣，
讓我去罷！——
這些話反正使伊傷心；
我怕見伊出着眼淚。

我們原不過偶然的遇合，
請仍當我是一個生客。
你們爲我枉拋了許多心力，
但我不能用我的手拭乾伊的眼淚。」

「少年：
你不可太過執滯，
更易使你加增年紀！
你莫常是恭謹的樣子，
更易使你憂傷！」

「你的話我都相信，
恕我却不能折服。
伊今天不對我說半句話，
反正是比你明白我了。

這正是我不願受的稱呼，
——少年；
我恰不是一個少年！

韶光如果是可以追轉的，
我便把它一一獻給伊。
將我已往的童年，
都展開在伊眼前，

——我若得不到這般的禮物，
我便不敢見伊了。』

『怪誕的少年：
你竟使我也戰慄了！
你的思想是何等剽疾不馴，
你的話語是何等刻嚴？
可惜你冒犯了任意毀蔑快樂的罪惡！

你不能冒充年老，
——正如我一般。
我們的年紀原不在經過幾個春夏上計算，
却計算在我們自己的精神裏。
「少年」如同四季的花，
留有種子的都可開！
比如你不能欺我是老，
因我還有我最後的一日。』

『先生：

這些話並不使我興奮，
反更哀痛！
先勸住伊不要再哭，
伊如果尚能體恤我，
不要讓我說話出力。

我也有一度奮力開過我「少年」的花，
怒茁！——
也便是先衰的朕兆了。

我將譬喻着，
桃花並不自己輕薄，
它幷異常努力自己的貢獻，——
在一切花中，它最有成就；
但它也最先謝了！

那些愛菊的人們，
都掘着嘴站在一旁嘲笑了！
這正是桃花不自料的悲運，

宅却不因此輕移了自己的本性。

先生：
我也有過一度盡量的洩露，
採得的只有嘲笑的果子！
而今我已是一個贏者。

這裏山川的美麗，
這裏主人的恩惠，
都是我所愛慕的；
只是我不配有享受的資格。
如果我一時不審量自己，
也許便是貪鄙！

先生：
你不能援助而有益於我，
反之我也不能報稱而有益於你；
人羣的關係都不過如此有限。
我們只是偶然遇合着，
請你只當我是一個生客。

當我初來那山道口，
拜見了你們的時候，
我是非常喜悅！
想着：你們必將有什麼給我。
而今我的觀念變了，
被這過大的恩數，倒把我嚇跑了。

大惠我既不勝負荷，
別人的小惠，我又不屑；
那末，需要的援助，
——一樣是於我無益！

我更明白，
人們除了相賊，
便是相需着玩偶能了。
恕我唐突，——
你們也不過爲了有可重視的重視我，

需要的兒戲我。

若果我一無可以供你們的驅策，
我們彼此當然不生膠轕，
無奈我終是不堪的脆弱，
便不如在你們遊戲之前先被棄擲。

我是不願那相賊的敵視我，
但也不願利用的俳優蓄我；
人生旅路上這凜凜的針棘，
我只願做這村裏的一個生客。』

『這頑固的少年；
你不要佯裝着寡情的樣子，
說出許多悻悻的話。
你是從前用情太過度了！
我能探出熱的心還藏在你嚴冷的臉下；
但我們並不希圖你那太過度的。

你確是性情受了傷痍的弱者！
我願見着你倆情熱的交流，
把你枯冷的心溫轉來；
我願你們同開着生命之花，
把濃笑永嵌在你倆的唇邊。

我曉得你有過許多失望，
你向惡人去尋求他們所沒有的。
快恢復了你正確的觀念罷！
我將把平和賜給你，恰如你最初所想要的。』

『你便是人間的福主，
你的話已和平極了！
但我有透骨髓的奇哀至痛，
——却不在我所說的言語裏！
早使我甘背了正義。
我心上裂開溼濺濺的創口，
不敢悄悄提着走上你們的聖地。

我的罪惡如同黑影；
它是永遠不離我的！
痛苦便是我的血，
一點一點滴汚了我的天眞。
我如果還能把它滴滌，
畢竟是要對寒泉慚愧，——
縱然磨濯了沒有痕迹。

已不是純眞的心，
我便不再持贈人。
現在的我，
既失去了本有；
除了自己毀滅，
需要憐憫，便算不了完善。

愛着的越是煩惱，
伊却上了我的當了！
我虛飄飄的心，
你也約束不住了。

我們如果可比做戲劇，
我還記得見過那「一餐的故事」。
那便是：
——你做「慈愛」；
——我做「慚愧」；
——伊做「痛苦」；
把這些不同的臉譜，配搭一處，
那是多麼好看的呀？
無奈我不能扮這個角色。

伊啞然的笑了嗎？
——這正是我的意外。
我也只有引起伊這淚痕縱橫裏的一笑，
算是最後報答伊的了。

「慈愛」的老人！
「痛苦」的姑娘！
請饒恕你家裏「慚愧」的旅客！

我說的話多麼散亂，
足夠證明我是不能得救。』

『少年：
你不用許多詼諧，
掩不了你眼中噙着的淚。
我是不願丟棄了我的平安，
牢牢守住在這裏。
你如果願意向幸福回頭時，
還請你再到我們這裏。』

『先生：
謝你許我這長時的叨擾，
又勞你反覆的告誡。
願你們都得着平安，
上帝和你們同在！』

二

『慈愛的母親：
你漂泊的兒子又歸來了！
你給我不可推辭的恩惠，
你的恩惠不望報酬。

除去母親，
有誰眞愛着羸弱的兒子？
越是別人不愛，
在母親越是貼心貼意的愛着。
我寧可被衆人的遺棄，
只要永久蜷伏在母愛的羃下。』

『兒啊：
只有你知道我見了你的喜悅！
你乖巧的言語，
引起我蘊藏的苦淚。
在你漂泊的路上，
有了什麼新聞？
在你孤獨的行遊，
見過什麼異事？』

『母親：
我沒有得着什麼新聞，
也沒有見過什麼異事。
因我在這猥瑣的世上，一切的見聞，
絲毫都覺不出新異；
只見人們同樣的蠢動罷了。

只有一次——
那是我不能忘記的一次，
我經過了快樂的村莊，
遇見那慈祥的老人，
同他的一個美麗的孤女；
他們是住在那深秀的山裏。』

『兒啊：
他們給了你什麼？
你憑誰的引導到了那裏？
你可遭了什麼恐懼？
我柔弱無知的兒子！』

『那是我獨自行遊去的，
——人家都說我是迷了路。
但我仍然高興的走去，
我沒有遭遇什麼恐懼。
那老人給了我的只有愛；
那女子也一樣的把愛給我；
母親：
我却一一謝絕了！』

『愚騃的兒啊：
他們不將咒咀你嗎？
你在那裏是不是適意？
他們肯不肯捨却你？
在那裏你得着怎樣的待遇？』

『他們並不咒咀我，還許我再去。
在那裏有山中的湖；——

白石浸在湖中，
青山倒在湖裏！
那四面環繞着溪流和高樹！
他們便留我同住在湖邊的別墅。

牧兒在我們四週歌唱，
溪女在我們門前浣洗！
那美麗的女子，——主人的女，
常同我攜手在林中。
伊兩手繞着我的頸項，
含笑着喚我是「成年的孩童」。
伊要我永像一個孩子，
常同伊扶抱在一處。

老人還願給我很多的藏書，
——那是他一生最珍惜的；
和他所有的田疇土地，
都將屬於我。
母親：我却拒絕了，
這些在我已經全無用處。』

『可愛的兒：
我們並不介意這些；
可是他們贈給你精神的愛，生命的禮物，
你竟然沒有接受着，
這必然要被咒咀了！
他們是何等隆重的禮意。』

『母親：
我正爲了這個驚寵，
費過很大的躊躇，
說過了許多遜謝的言語。
母親：你該知道，
你的兒子本是一個羸者！

我是那誑騙的乳母的兒子，
直到了八歲，常是病着！
你生我時已到了衰年。

記得有一次我散學歸來，——
伏在你懷中不住的哭泣，
向你苦苦求着乳汁；
你解開乾癟的前襟，垂淚的安慰我。

你給了我散漫的智慧，
却沒有給我夠用的筋力；
你使我得着虛的擴張，
却沒有與我補充靈的實質。
我以為這生活的兩面，
我們所能實感着的，有時更有價值！

既不完全，
便寧可毀滅；
不能升騰，
便甘心沉溺；
美錦傷了蠹穴，
先把它梵裂；
鈍的寶刀，
不如斷折；
母親：
我是不望超拔了』

『兒啊：
這不幸的消息，
你從何時聽來？
這苛察的推想，
是那個教給你？
快撇下這無用的憂疑，
你將陷在永久的悲哀裏！』

『母親：
我是自己常覺惴惴不安，
無端想起的怔忡！
似有鬼魅常潛在我血管裏，叫我怨你；
並叫許多的兒子都可以怨他的母親！』

『兒啊：

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寒心的消息，
對於你，有我不可挽囘的失悔！
但是，我可憐的兒：
你是我的獨子，
你也該顧念着我們的「血食」！』

『母親：
我何嘗不顧念你們的血食，
但也不能反由我暴露了你們的弱點！
爲了這性命存亡的重擔，
卽將由我一人身上定奪！
我是日夜心惘失神，
寧可我自己「背靡」一世，
痛心捨去了人間的幸福！

一切活在地上的：
花必須帶有許多香，色，
鳥必須有瑯歌喉和羽毛的滑澤。
這些本能的享樂，
尤重過種族的蕃殖！

我只想起便異常駭怕！——
像那「生存」握着了鞭子，
日夜在我背上抽打；
它極力警告我：
「必須遏止這流傳無窮的遺禍」！

母親：
你不須爲你兒子過自摧傷，
你也有留給我理性的輝光！——
我爲了愛人，
能有勇氣犧牲了我自己；
你該歡喜，
這是你兒子無上的榮譽。』

『兒啊：
你太過貶損了自己了！
「物各有取」，

你也一樣被人愛上了。
你拂人的美意，
自問到反過意嗎？

不可挽囘的便不可挽囘，
人枉與命運爭！
無力的空想，「憤激」也是可恥！
各人只滋着自己的微力，彌縫彌縫着，
都不過這樣度過了一輩子。

兒子若沒得着安頓，
是母親衰老的心上永久的懸慮！
在你稚弱易感的心靈，
譬如琴上的么絃，
「軫丁」是尤其重要的！
難道忍心叫你母親長爲你悽惶嗎？……』

三

『我的伙伴：
我們是契闊後的相見！
我有無窮的憂慮，
你能助我解決嗎？』

『靈怪的朋友：
患着何事般憂？
向來是浪迹何處？
你如同枯蠟一般的臉子，
神色現出異常的委靡！
在你的憂疑中，
發生了什麽事？』

『我的伙伴：
我所有的憂疑，正如你所說的！
我的憔悴，却不在我面上，
是在我心裏；
我想避免人間的愛，
常怕受人的恩惠；
——我是心靈的虛怯者。』

「你的言語太茫昧，我不明白；
如同詩一般的晦澀難解。
我慶賀你還不曾失掉你本有的顛狂！」

「我的伙伴：
請莫用這含譏諷的口吻對我，
我悸動的心已不能任受了！
試聽着，
我將告訴你許多的經過。

那正是我漂泊的途中，
經過了那淸幽的山裏；
我憩息在一個村莊的樹下，
偶被人邀我到了他的家裏。

那裏雖間有遊客經過，
但與外間很疏隔；
全村中罕有什麽新奇的事。

那一年恰因了一次集議，
全村都充滿了喜氣，
爲了有人將要付託他的處女。

我被了全村的優禮！
最初認識的便是年老的村長，
——他是一位隱士。
他飄着銀絲一般的鬚髮，
含笑着把我看做稀有的賓客。

那裏確使我各事安樂，
我靦顏的盤桓着。
我住在村長的花園裏，
在我一生只有那一時使我攝聚了心魄！

原來村中那一年的集議，
就是爲了村長的事。
記得那是美麗的淸晨，
主人第一次對我露出他的意旨！

——他身邊正站着他頎長的愛女。

我的伙伴：
你不要驚詫道是奇遇。
我如同被了桎梏，
只飲恨在我心裏；
我有說不出的憂懼！——
對着這般許我可愛又不得由我愛的。

當那清幽的月夜，
主人的女，常隨我同到森林之下；
清輝散滿了我倆的衣襟，
涼飆吹動了我倆的心！
那同遊本是主人允許的，
伊是主人的孤女。

伊對我訴說伊父親垂老的心，
伊說伊喜歡見了我這個遠方的遊客。
這村長是高雅的隱士，
伊是村長美麗的孤女！
但是我有了心疾，
我不能說愛伊。

伊像相依的小鳥，
對我不住的啁啾，
有時向我的吱吱笑；
伊能使我陶醉！
但是我不能說愛伊，
我是有了心疾。

我的伙伴，
你有了什麼意見嗎？
我却不能等你的回答；
你莫疑我是顛狂，
我正願把眞意向你陳說。

我眼見人們都穿過這重複的網口，
——各人求着宴安；

但爲了倦怠找尋着刺激，
越是興奮反更頹唐。
結果，快樂
更增進了衰弱！

我固然知道許多青年，
受了現代的苦悶，
更傾向肉感的世界！
但當這漫無節制的汎濫過後，
我却懷着不堪的隱憂；
——縱弛！
——衰敗！

這便是我不能不呼號的了。

我並不蔑視現實。
墾闢草萊是佃夫的本職，
他不能向主人誇說夢中的收穫富有；
但也不能留給後人一些稗種做糧食。
爲了我們擁護生之尊嚴，

我便自己先受了嚴密的抉擇。

離開現實便沒有神祕。
我有最大的心哀
爲了我本質的缺陷，
也便毀滅了我深玄的信仰。

我不能談那離開人間的天國，
但也不能使後人更見有人間的地獄。
我的工作，
只能爲你們芟剔蕪穢，
讓你們更見矞皇璀璨！

我正爲了尊重愛，
所以不敢求愛；
我正爲了愛伊，
所以不敢受伊的愛。

請恕我，

我的話太茫昧！
但你總可聽出我的哀聲，
羸弱把悲哀灌滿了我的全生命！
我是常常這般患着心悸。』

『慣行矯激的人，
佯狂的朋友：
你的話，我不忍辯論了。
你的行爲，怕不是你的本心，
那又何苦偏執呢？
你被悲哀的薄氛蒙蔽久了，
難道自己不想想該怎樣歸宿？
你爲了顧全別人，反未免太過慮了。
人生都不過汲汲求着偸安，
各人忙着尋些「苦趣」。
誰不是「所挾者少，所求者奢」？
你却常常自擾！

我不是異教徒，
用不義的話向你探試；
但世界久被魔王統治了，
爲了守牢我們本分的生，
譎詐，隱忍，便是我們正當的生法！』

『我的伙伴：
你的話雖不多，却也沈痛極了！
但人類求生是爲的相樂，
不是相呴相濡的苟活着。
既然惡魔所給我們精神感受的痛苦已多，
更該一方去求得神賜我們本能的享樂。
然而我是重視本能的受傷之鳥，
我便在實生活上甘心落伍了！』

『朋友：
你的見解，不可過求艱深，
艱深更能使你的行爲舛錯！
人們原不過爾爾，
都是「病的」，

都將就些受着「療治」。

你有了錮疾的心靈，
容易發着高熱，
你比別人更需要調劑！
牢記我臨別的忠告；
——願你歸向平易的寄託。』

四

『勞你這窵遠的跋涉，
忍心撇下了你垂老的父親！
像我實不值得你這般專注，
你怎的陌生生一人來到了這裏？
這不是夢裏嗎？——
我們同流着驚喜的淚！
這離別中間，
你經過了什麼不幸？
這跋涉的途中，
你遇着了什麼意外？』

『先生：
——我親愛的！
讓我這樣稱呼你。
你的聰明，
也該猜測猜測着許多處女的心房裏，
除了「所生」的愛該有誰？……
你除了你的父兄，
是不是需要你的朋友？
那末，你便不用懷疑這千里寸心的我了。
謝你問訊，
我一切都平安。
我憑着愛神的光輝生着，
也憑着愛神的保護送我到這裏。
我是捨了我可愛的父親，
我找尋和父親一樣可愛的。

一個人如果只有了「母愛」便夠了，
那末
他便可以永久躲在襁褓裏了。

我們固然需要廣博的愛，
但也需要更深刻的。
親愛的先生：
你如果有意肯扶助我一生，
便請你早送我要還家去……』

『可愛的人：
尊貴的女士！
你的口齒太伶俐了。
你的誠意，使我感動！
但我們並不立刻化成了仙人，
便該顧到顧到人間的事實。
理想不僅是精神的遊戲，
是用來改變我們的實質。
生命的事實，
在我們所能感覺得到的，
我終覺比靈魂更重要呢。

你不能佩一朵萎了的花，
反誇說它從前怎樣怎樣的艷麗。
正如我不能對你說，
在虛無中反有我的實在。

遺棄了我吧！
我不能滿足你的尋求。
假如你錯認我做了「靈伴」，
你便將終於失望了。

若有人叫你莫輕信我，
這是眞實可靠的了。
——因爲他也正愛着你呢。

在我，
你將徧嘗着——
伏侍羸族者的厭倦；
飽受了——
顛狂者的震恐。』

『執拗的人啊：
你是比別人更強項了；
但你比別人也更痛苦了！
自示羸弱的人，
反常想勝過了一切強者。

我知道你的，比你自己知道的更多：
你比那心壯的更心壯！
比那年少的更年少！
你莫讚我，
我是愛着你了。

由各人觀察適合的，便算完善。

你是我所認為最滿意的，
在我正得着我所要得的，
我便是完善了。

只要許我一次親吻，我便值得死；
只要許我一次擁抱，我便是幸福。
用我自己的手摘的果子雖小，
我却不貪那更大的了。』

『賢明的女士：
請改變你的癡望罷，——
你是病了！
你該明瞭你有更大的責任，
却超過你的神聖的愛。

我們委靡的民族；
我們積弱的國；
我們神明的子孫，太半是冗物了！
你該保存「人母」的新責任。

這些「新生」，正使着你們慈愛的選擇；
這莊嚴無上的權威，
正在你們豐腴的手裏。

固然我也有過愛苗在心裏，
但是却同我茁壯的青春，一路偷跑了。
我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不敢用我殘碎的愛愛你了！

不能「自助」便不能「合作」，
爲了我們所要創造的，不可使有絲毫不全；
眞和美便是善，不是虧蝕的！
你該自愛，——
珍重你天生的黃金時代。

你須向武士去找尋健全的人格；
你須向壯碩像嬰兒一般的去認識純眞的美。
你莫接近狂人，會使你也變了病的心理；
你莫過信那日夜思想的哲學者，

他們只會製造些詐僞的辯語。
羞恥啊！——
我不如武士和嬰兒，
我只是狂人哲學者的弟子。

羸弱是百罪之源，
陰蘙常潛在不健全的心裏。
我不敢求你憐恕，
我已是不中繩墨的朽質；
在你看出忠厚，
都是我不可赦的墮落！』

『我心愛的人：
你的話太悲酸了！
你該自己平靜些罷。
你是太受了世俗的夾挖，
把你逼向這更偏激的路上。

但有人却傾心於別人所棄的；

溺愛的愈覺可愛，
不易接觸的愈覺可貴！
你莫自餒，
爲了你——
愛的力，使我反厭棄了一切的健全。

你不須唱着往而不返的歌，
我將輕輕招手喚你轉來；
你凡是失敗過後，
便可奔向我鬆鬆放開的懷裏！

我雖不願對你怨恨，
但你該記得在我家裏的不遜！
那便是——
「慈愛」受了你的侮辱；
「痛苦」受了你的蔑視；
你忍心欺負了老溺的父女，
我倒要替你「慚愧」。

你莫故故摧傷我的心！
我是一路上踏着自己的眼淚來的；
你若肯攙着我的手一路回去，
我便將含笑着一步步再踏上我那來時的淚迹。

我如果還能得着我所尋求的，
——這最後勝利的凱歌，
便不負了我所損失的。
當牧兒再見他所失去的小羊時，
頓然忘了才被主人鞭韃的痛苦。

你不能體貼我些些嗎？——
我是不願我年老的父親常爲我操心；
你也該知道我兩頭牽挂着一心！
如今，我將乞求你最後的決定，
你不能試這樣向我說：「回心」嗎？……』

『請莫把這柔軟的網，張在我四面，
莫把這陶醉的語言，灌入我心裏；

敗了的戰士，受着慰撫反更殺觫！
枯卉澆上甘霖，更增添它死滅的警惕！

鎩了羽毛的鳥，
不敢向它的伴侶張開尾巴；
落地的花，
羞紅了臉，再不能飛上枝頭；
我落魄的心，
不敢再向你面前誇示。

我將耐着苦空，
如同那些僧侶；
我將懺着已往，
甘心做一個狷者；
我將在夢裏伴着你，
你只當我是不歸的蕩子。

羣花爭笑着迎接春王，
但這不是枯卉的事；
你是人間最可愛的，
但這不是我的事；
為了怕阻礙陽春的工作，
我不該枉占却一寸園地。

我所有的不幸，無可救藥！
我是——
心靈的被創者；
體力的受病者；
放蕩不事生產者；
時間的浪費者；
——所有弱者一切的悲哀，
都灌滿了我的全生命！

我敬禮的姑娘：
請早歸你自己的故鄉。
那裏山川的美麗，
那裏主人的恩惠，
我永不能忘！

我願你們如山如川的安寧美麗；
在這莽莽的天涯，
須記常有人遙爲你們祝福！

我將再向我渺茫的前途；
我所做的，我決不反顧。
請訣絕了我吧！
我將求得「毀滅」的完成，
償足我羸疾者的缺憾。」

——一九二四，一，六——八，屬草。

（原載白采的詩，中華版。）

朱湘十首

小河

白雲是我的家鄉，
松蓋是我的房簷。
父母，在地下，我與兄姊
並流入遼遠的平原。

我流過寬白的沙灘，
過竹橋有肩鋤的農人；
我流過俯巖的面下，
他聽我彈幽澗的石琴。

有時我流的很慢，
那時我明鏡不殊，

輕舟是桃色的游雲，
舟子是披簑的小魚；

有時我流的很快，
那時我高興的低歌，
人聽到我走珠的吟聲，
人看見我起伏的胸波。

烈日下我不怕燥熱：
我頭上是柳陰的青帷；
曠野裏我不愁寂寞：
我耳邊是黃鶯的歌吹。

我掀開霧織的白被；

我披起紅殺的衣裳，
有時過一息輕風，
紗衣玲瓏般閃光。

我有時夢裏上天，
伴著月姊的寂寥；
伊有水晶般的素心
吸我騰沸的愛潮。

艸妹低下頭微語：
「風姊送珠衣來了。」
兩岸上林語花吟，
讚我衣服的美好。

爲什麼葦姊矮了？
伊低身告訴我春歸。
有什麽我可以報答？
贈伊件嫩綠的新衣。

朱湘

長柳絲輕扇荷風，
綠紗下我臥看雲天：
藍澄澄海裏無波，
徐飄過突兀的冰山。

西風裏燕哥總別，
來生約止不住柳姊的凋喪。
剩疏疏幾根灰髮，
——雲鬢？我替伊送去了南方。

我流過四季，累了，
我的好友們又都已凋殘，
慈愛的地母憐我，
伊懷裏我擁白絮安眠。

（夏天）

熱情

忽然捲起了熱情的風飆，
鞭撻着心海的波浪，鯨鯢；

如電的眼光直射進玄古；
更有雷霆作嗓，叫入無垠。

我們問，為什麼星宿萬千，
能夠亘古周行，不相妨礙？
吸力，是吸力把牠們牽住——
吸力中最強的豈非戀愛？

這無愛的地球罪已深重，
除去毀滅之外沒有良方。
我們把牠一腳踢碎之後，
展開雙翼在大氣內翱翔。

我們的熱情消溶去冰凍，
甦醒轉月宮的白兔，桂花，
我們綁起新情根的吳剛，
一把扔去填天狼的齒牙。

我們發出流星的白羽箭
射死醜的蟾蜍，惡的天狗。
我們揮彗星的篠帚掃除，
拏南箕撮去一切的汚朽。

我們把九個太陽都掛起，
一個正中，八個照亮八方：
我們要世間不再有寒冷，
我們要一切的黑暗重光。

我們拏北斗酌天河的水，
來慶賀我們自己的成功。
在河水酌飲完了的時候，
牛郎同織女便永遠相逢。

歡樂在我們的內心爆裂，
把我們炸成了一片輕塵
看哪像燦爛的隕星灑下，
半空中瀰漫有花雨繽紛！

十四，八，二四。

朱湘

答夢

我爲什麽還不能放下？
因爲我現在漂流海中，
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
垂顧我於澄靜的天空，
　吸起我下沈的失望，
　令我能勇敢的前向。

我爲什麽還不能放下？
是你自家留下了愛情，
他趁我不自知的夢裏
頑童一樣搬演起戲文——
　我眞願長久在夢中，
　好同你長久的相逢！

我爲什麽還不能放下？
我們沒有撒手的辰光：
好像波圈越搖曳越大，
雖然堤岸能加以阻防，
　湖邊柳仍然起微顫，
　並且拂柔條吻水面。

情隨着時光增加熱度，
正如山的美隨遠增加；
棕櫚的綠陰更爲可愛
當流浪人度過了黃沙：
　愛情呀，你替我回話，
　我怎麽能把她放下？

十四，五，十九。

葬我

葬我在荷花池內，
耳邊有水蚓拖聲，
在綠荷葉的燈上
螢火蟲時暗時明——

葬我在馬纓花下，

永作着芬芳的夢——
葬我在泰山之巔，
風聲嗚咽過孤松——
不然，就燒我成灰，
投入氾濫的春江，
與落花一同漂去
無人知道的地方。

十四，二，二。

采蓮曲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嬈。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槳聲應答着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着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諠譟，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蓮，
耳鬢邊暈着微紅。
風定，
風生，
風飂蕩漾着歌聲。
升了呀月鈎，
明了呀織女牽牛：
薄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裊着歌音。

十四，十，二四。

有一座墳墓

有一座墳墓，
墳墓前野草叢生，
有一座墳墓，
風過草像蛇爬行。

有一點螢火，
黑暗從四面包圍，
有一點螢火，
映着如豆的光輝。

有一隻怪鳥，
藏在巨靈的樹陰，
有一隻怪鳥，

作非人間的哭聲。

有一鈎黃月，
在黑雲之後偷窺，
有一鈎黃月，
忽然落下了山隈。

十四，八，十七。

有憶

淡黃色的斜暉
轉眼中不留餘跡。
一切的擾攘皆停，
一切的喧囂皆息。

入了夢的烏鴉
風來時偶發喉音；
和平的無聲晚汐，
已經淹沒了全城。

路燈亮着微紅，
蒼鷹飛下了城堞，
在暮烟的白被中
紫色的鍾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內，
王侯大第的牆陰，
噹的一聲竹筒響，
是賣元宵的老人。

十四，五，十五。

貓詰

有一隻老貓十分的信神，
連夢裏他都咕噥着唸經。
想必是夜中捉老鼠太累，
如今正午了都還是酣睡。
幸虧他的公子過來呼喚，
怕父親錯過了魚拌的飯。
他爬起來把身子搖幾搖，

聳起後背伸了一個懶腰；
他的生性是極其愛清潔，
他拏一雙手掌洗臉不歇。
現在離用膳還有半小時。
他想，教完子再去也不遲。
他吩咐小貓侍坐在堂下，
他正顏厲色的開始說話：

仁兒，你已到了及冠之年，
有光明的未來在你面前，
父總是希望子光大家門，
何況我貓家本來有名聲？
我自慚一生與素餐為伍，
我如今只望你克繩祖武，
令我貓氏這大家不中落，
那我在泉下聽了也快活。

第一我要談貓氏的支分，
這些話你聽了務必書紳：
我姓之起遠在五千年上，
那時候三苗對堯舜反抗，
三苗便是我貓家的始祖，
他是大丈夫，不屈於威武。
但拏西方的科學來證明，
那貓姓的玄古更令人驚：
地質家說是我貓姓之起
離現在已經有五萬世紀；
並且威名震四方的山王
都是我貓家的一個同房。
還有一別支是貓頭鷹公，
他同我家祖上是把弟兄。
他們所以會結成了金蘭，
是因眼睛同樣的大而圓。
他在中州時鬱鬱不得意，
被一班迷信的人所遠避，
氣得追踪征西的班定遠，
跑去了西域之西的雅典，
在那地方他的運氣眞好，
被主城的女神封作智鳥。
常言道東西的民族同源，

瞧我姓的沿革知非虛言。
　我姓因爲從三苗公起頭
便同中國的帝王結了讎，
所以一直皆是卷而藏之，
將不求聞達的宗旨堅持。
　貓家人才算得天之驕子，
那班白種人何足以語此：
因爲他們把時計製造成，
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情；
但我們在這五百萬年中
一直是用着計時的雙瞳。
至於我貓家人蓄的短髭——
「說時候他摸嘴邊的幾絲；
仁兒也揑着新留的數根，
以表示自家是少年老成」
更算得一切醫藥的濫觴，
神農學了乖去便成帝王。
吁，小子！爾其愼誌父之言，
庶先王之丕烈藉茲流傳——

　說到了此處詩忽聞聲響，
他停住了口不再朝下講；
他的兩眼中放射出光明，
屏着呼吸，不吐一絲聲音。
有如，電光忽然照亮天空，
接着墨雲又把天宇密封，
震撼全球的雷一聲爆炸，
把摩雲的古木立時打下：
同樣，老貓跳去了箱子邊，
一條老鼠已銜在牙縫間。
　等到整條老鼠已經吞盡，
他又向着仁兒開始教訓；
我貓家人個個諳習韜略，
只瞧我剛才的出如兎脫。
須知強權是近代的精神，
談揖讓便不能適者生存。
孔子雖曾三月不知肉味，
佛雖言殺生於人道有悖，
但是西方的科學在最近

證明了肉質富有維他命。
並且受人之祿者忠其主，
家主養我們本來爲擒鼠；
因爲鼠雖然怕我們捉拏，
講衞生的人類却極怕他。
我們於人類這般有功勞，
不料廣東人居然會喫貓！
（註：不料精於味的廣東人
居然賞識秀才變的酸丁。）
唉！負心的人今不少似古，
豈只是殺韓信的漢高祖？
所以我家主人如去廣東，
那時候你切記着要罷工。
　話才說到這裏，忽聞呼喚，
原來是廚娘請去用午膳。
老貓停止了訓誨，站起身，
小貓也垂着頭在後緊跟。
　行不多時，已經到了廚房；
有火腿同鱗魚懸掛走廊，
靠牆擺設着水缸與雞籠，
有些枯菜的鬚撒在院中；
公雞在喊天，小雞在奔跳，
母雞哼的歌兒拖着長調，
羣鵝有的伸頸，有的踱步，
一條狗來往的閒個不住；
鍋裏的青菜正在爭論忙，
院中瀰漫着燉肉的濃香。
　老貓眞不愧爲大腹將軍，
折衝樽俎時特別有精神。
不幸他們飯才喫了一半，
便有那條狗來到了身畔；
他毫不作禮的將貓擠走，
片時間魚飯都捲進了口。
老貓直氣得將兩眼圓睜，
他一壁向狗呼，一壁退身。
小貓也跟着退出戰陣外，
他恭聽老貓最後的話誡：
有一句話終身受用不竭，

便是老子說的大勇若怯！

十四，六，五—八。

月遊

我騎着流星，
度過虹橋與天河，
向月宮走近，
想瞧不老的嫦娥。

水晶的宮殿
關閉着兩扇紅門。
有一棵桂樹，
綠葉中漏下清芬，

園裏梅樹下
一隻兎子在擣霜；
白蓮香氣內
羣鵝飄過了池塘。

妙齡的宮女
還記得楊家玉環，
霓裳羽衣曲
悠揚在宮殿中間。

老僕叫吳剛，
白鬚直垂到胸口；
他管修樹枝，
一柄斧常拏在手。

他問知來意，
將我引進了深宮；
在白玉座前
我見了她的面容。

她不愁寒冷，
身披白狐的裘衣。
夏天餐百合
冬天拏松子充飢。

我呈上贊儀，
這些是海裏所藏：
大珠從龍頷，
小珠從鮫人眼眶；

我呈上贊儀，
這些是山中所拏；
銀花鹿的皮，
還有麝香與象牙；

我呈上贊儀，
這些是地上所搜：
珍珠梅，碧桃，
木筆，梨花，與繡球。

我向她問道：
要是你不嫌囉唆，
我情願曉得
你避太陽是爲何？

太陽是金烏，
九隻裏惟她獨存，
牠背着后羿，
在我的後面緊跟。

我又向她問
月亮圓缺的理由。
圓的是妝鏡，
彎的是白玉簾鈎。

她贈我月季，
花比美人還嬌豔；
她贈我月餅，
霜作皮冰糖作餡。

象牙雕的車，
車前是一對綿羊，

是她送我的，
讓我坐着囘故鄉。

我行過雪山，
行過冰川與雲壑。
像一條白龍
瀑布從峯頭墜落。

我的車翻了！
滑進了瀑流中間！
我忽然驚醒，
月光恰落在牀前。

十四，十二，二一。

還鄉

一

暮秋的田野上照着斜陽，
長的人影移過路中央；
乾枯了的葉子風中歎息，
飄落在還鄉人舊的軍裝。

哇的一隻烏鴉飛過人頭；
鴉雛正在那邊樹上啁啾，
他們說是巢溫，食糧也有，
爲何父親還在外面飄流？

金星與白烟向灶突上騰，
屋中響着一片菜的聲音，
飯的濃香噴出大門之外：
看着家的婦女正等歸人。

他的前頭走來一個牧童，
牽着水牛行過道路當中，
牧童瞧見他時，一半害怕
一半好奇似的睜大雙瞳。

他想起當初的年少兒郎，
彎弓跑馬，眞是意氣揚揚；

他們投軍，一同去到關外，
都化成了白骨死在邊疆。

一個莊家在他身側過去，
面龐之上呈着一團樂趣；
瞧見他的時候却縐起眉，
拏敵視的眼光向他緊覷。

這也難怪．二十年前的他
瞧見兵的時候不也咬牙？
好在明天裏面他就脫下，
脫下了軍服來重作莊家。

青色的遠峯間沈下太陽，
只有樹梢掛着一綫紅光；
暮烟氾濫平了谷中，田上；
蟲的聲音叫得游子心傷。

看哪，一棵白楊到了眼前，
一圈土牆圍在樹的下邊；
雖說大門還是朝着他閉，
歡欣已經漲滿他的心田。

他想母親正在對着孤燈，
眼望燈花心念遠行的人；
父親正在瞧着茶葉的梗，
說是今天會有貴客登門。

他記起過門才半月的妻，
記起別離時候她的悲啼；
說不定她如今正在奇怪
爲何今天儘是跳着眼皮。

想到這裏時候一片心慌，
悲喜同時泛進他的胸膛，
他已經瞧不見眼前的路，
二十年的淚呀落下眼眶？

二

大門外的天光眞正朦朧；
大門裏的人也眞正從容，
剝啄，剝啄，任你敲的多響，
你的聲音只算敲進虛空。

一條狗在門內跟着高叫，
門越敲得響時狗也越鬧；
等到人在外面不再敲門，
裏邊的狗也就停止喧譟。

誰呀？裏邊一絲弱的聲浪
響出堂屋，如今正在階上。
誰呀？外邊是否投宿的人？
還是那位高鄰屈駕光降？

娘呀，是我，並非投宿的人；
我們這貧窮那有高鄰？
〔娘年老了，讓我高聲點說：〕
我呀，我呀，我是娘的親生！

兒嗎？你出門了二十多年，
那裏還有活人存在世間？
哦，知道了，但娘窮苦的很，
那有力量給你多燒紙錢？

兒呀，自你當兵死在他鄉，
你的父親妻子跟着身亡；
兒呀，你們三個拋得我苦，
留我一人在這世上悲傷！

娘呀，我並不是已亡的人！
你該聽到剛才狗的呼聲，
我越敲門牠也叫得越響；
慢悠悠的才是叫着鬼魂。

兒呀，不料你是活着歸來，
可憐媳婦當時吞錯火柴！
兒呀，雖然等到你回鄉里，
我的眼睛已經不得睜開！

讓我擎起手來摸你一摸——
爲何你的臉上瘦了許多？
兒呀，你聽夜風吹過枯草，
還不走進門來歇下奔波？

柴門外的天氣已經昏沉，
天空裏面不見月亮與星，
只是在朦朧的光亮之內
瞧見草兒掩着兩個荒墳。

十五，四，十一。

（以上原載草莽集，開明版。）

徐志摩二十六首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戀愛，容不得戀愛！
披散你的滿頭髮，
赤露你的一雙脚；
　跟着我來　我的戀愛，
拋棄這個世界
殉我們的戀愛！

我拉著你的手，
愛，你跟着我走；
　聽憑荊棘把我們的脚心刺透，
　聽憑冰雹劈破我們的頭，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籠，恢復我們的自由！

　跟着我來，
　我的戀愛！
人間已經掉落在我們的後背，——
看呀，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無邊的自由，我與你與戀愛！

順着我的指頭看，
那天邊一小星的藍——

那是一座島，島上有青草，
鮮花，美麗的走獸與飛鳥；
快上這輕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戀愛，歡欣，自由——辭別了人間，永遠！

我有一個戀愛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萬顆的明星！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鑠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魂靈，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裏——
飽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我也曾容忍；
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逼迫我淚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大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去罷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的峯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面對着無極的穹蒼。

去罷，青年，去罷！
　與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罷，青年，去罷！
　悲哀付與暮天的羣鴉。

去罷，夢鄉，去罷！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罷，夢鄉，去罷！
　我笑受山風與海濤之賀。

去罷，種種，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峯；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開放我的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齊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脅骨與筋絡；
我想放散我一頭的長髮，像一個遊方僧似的散披着一頭的亂髮；
我也想洗我的腳，跣我的腳，在巉牙似的道上，快活地，無畏地走着。

我要調諧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闋荒唐的，摧殘的，彌漫的歌調；
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與地，海與山，無饜地求討，尋撈；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風，問他要落葉的顏色，
我一把揪住了東南風，問他要嫩芽的光澤；

我躺身在大海的邊旁，傾聽他的偉大的酣睡的聲浪；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遠山的露靄 秋月的明輝，散
　放在我的髮上，胸前，袖裏，脚底……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唱着暴烈
　的，粗傖的不成章的歌調；
來，我邀你們到海邊去，聽風濤震撼大空的聲調；
來，我邀你們到山中去，聽一柄利斧斫伐老樹的清
　音；
來，我邀你們到密室裏去，聽殘廢的，寂寞的靈魂的
　呻吟；
來，我邀你們到雲霄外去，聽古怪的大鳥孤獨的悲
　鳴；
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
　，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
　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和着深秋的風聲與
　雨聲——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卡爾佛里

喂，看熱鬧去，朋友！在那兒？
卡爾佛里。今天是殺人的日子；
兩個是賊，還有一個——不知到底
是誰？有人說他是一個魔鬼；
有人說他是天父的親兒子，
米賽亞……看，那就是，他來了！
咦為什麼有人替他抗着
他的十字架？你看那兩個賊，
滿頭的亂髮，眼睛裏燒着火，
十字架壓着他們的肩背！
他們跟着耶穌走着；唉，耶穌，
他到底是誰？他們都說他有
權威，你看他那樣子頂和善，
頂謙卑——聽着，他說話了！他說：
『父呀，饒恕他們罷，他們自己
都不知道他們犯的是什麼罪。』
我說你覺不覺得他那話怪，

聽了叫人毛管裏直淌冷汗？
那黃頭毛的賊，你看，好像是
夢醒了，他臉上全變了氣色，
眼裏直流着白豆粗的眼淚；
準是變善了！誰要能赦了他，
保管他比祭司不差什麽高矮！……
再看那婦女們！小羊似的一羣，
也跟着耶穌的後背，頭也不包，
髮也不梳，直哭，直叫，直嚷，
倒像上十字架的是他們親生
兒子！倒像明天太陽不透亮……
再看那羣得意的猶太，法利賽，
法利賽，穿着長袍，戴着高帽，
一臉的奸相。他們也跟在後背，
他們這才得意哪，瞧他們那笑！
我真受不了那假味兒，你呢？
聽他們還嚷着哪：『快點兒走，
上「人頭山」去，釘死他，活釘死他！』……
唉，躲在牆邊高個兒的那個？

不錯，我認得，黑黑的，臉矮矮的，
就是他該死，他就是猶大斯！
不錯，他的門徒，門徒算什麽！
耶穌就讓他賣，賣現錢，你知道！
他們也不止一半天的交情哪：
他跟着耶穌喫苦就有好幾年，
誰知他貪小變了心，真是狗屎！
那還只前天，我聽說，他們一起
喫晚飯，耶穌與他十二個門徒，
猶大斯就算一枚；耶穌早知道，
遲早他的命，他的血，得讓他賣；
可不是他的血：喫晚飯時他說，
「他把自己的肉喂他們的餓，
也把他自己的血止他們的渴，」
意思要他們逢着患難時多少
幫着一點：他還親手舀着水
替他們洗脚，猶大斯都有分，
還拿自己的腰布替他們擦乾！
誰知那大個兒的黑臉他，沒等

擦乾嘴，就拏他主人去換錢：——
聽說那晚耶穌與他的門徒
在橄欖山上歇着，冷不防來了，
猶大斯帶着路，天不亮就幹，
樹林裏密密的火把像火蛇，
蜒着來了，眞惡毒，比蛇還毒；
他一上來就親他主人的嘴，
那是他的信號，耶穌就倒了霉，
趕明兒你看，他的鮮血就在
十字架上凍着！我信他是好人；
就算他壞，也不該讓猶大斯
那樣骯髒的賣，那樣骯髒的賣！——
我看着慘，看他生生的讓人
釘上十字架去，當賊受罪，我不幹！
你沒聽着怕人的預言？我聽說
公道一完事，天地都得昏黑——
我眞信，天地都得昏黑——回家罷！

一條金色的光痕（硤石土白）

得罪那，問聲點看，
我要來求見徐家格位太太，有點事體……
認眞則格位就是太太，眞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連太太都勿認得哩！
是歐，太太，今朝特爲打鄉下來歐，
烏靑靑就出門；田裏西北風度來野歐，是歐，
太太，爲點事體要來求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埭上，東橫頭，有個老阿太，
姓李，親丁末……老早死完哩，伊拉格大官官——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來做長年歐，——早幾年
成了弱病，田末賣掉，病末始終勿曾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運氣眞勿好，全靠
場頭上東幫幫，西討討，喫一口白飯，
每年只有一件絕薄歐棉襖靠過冬歐，
上個月聽得話李家阿太流火病發，
前夜子西北風起，我野凍得瑟瑟叫抖，
我心裏想李家阿太勿曉得那介哩，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裏，眞是罪過！
老阿太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裏，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嘸不人曉得！
我野嘸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
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
爲此我到街上來，善堂裏格位老爺
本里一具棺材，我乘便來求求太太，
做做好事，我曉得太太是頂善心歐，
頂好有螀衣裳本格件把，我還想去
買一刀錠箔；我自己屋裏野是滑白歐，
我只有五升米燒頓飯本兩個幫忙歐喫，
伊拉抬了材，外加收作，飯總要喫一頓歐，
太太是勿是？……嘜，是歐！嘜，是歐！
喔唷，太太認眞好來，眞體卹我拉窮人……

格套衣裳正好……喔唷，害太太還要
難爲洋鈿……喔唷，喔唷……我只得
朝太太磕一個響頭，代故世歐謝謝！

喔唷，那末眞眞多謝，眞歐，太太……

殘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瓷花磚上堆灰！
別瞧這白石台階兒光滑，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蘚！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眞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要不了三五天準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冰分兒壓一個扁！
頂可憐是那幾個紅嘴綠毛的鸚哥，
讓娘娘教得頂乖，會跟着洞簫唱歌，
眞嬌養慣，喂食一遲，就叫人名兒駡，
現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給您答話！……

一小幅的窮樂圖

巷口一大堆新倒的垃圾，
大概是紅漆門裏倒出來的垃圾，

其中不盡是灰，還有燒不燼的煤，
不盡是殘骨，也許骨中有髓，
骨坳裏還黏着一絲半縷的肉片，
還有半爛的布條，不破的報紙，
兩三梗取燈兒，一半枝的殘烟；

這垃圾堆好比是個金山，
山上滿僂着尋求黃金者，
一隊的襤褸，破爛的布袴藍襖，
一個兩個數不清高掬的臀腰，
有小女孩，有中年婦，有老婆婆，
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拿着樹條，
深深的彎着腰不咳嗽，不嘮叨，
也不爭鬧，只是向灰堆裏尋撈，
向前撈撈，向後撈撈，兩邊撈撈，
肩挨肩兒，頭對頭兒，撥撥挑挑，
老婆婆檢了一塊布條，上好一塊布條！
有人專檢煤渣，滿地多的煤渣，
媽呀，一個女孩叫道，我檢了一塊鮮肉塊頭，
回頭熬老豆腐吃，好不好？
一隊的襤褸，好比個走馬燈兒，
轉了過來，又轉了過去，又過來了，
有中年婦，有女孩小，有婆婆老，
還有夾在人堆裏趁熱鬧的黃狗幾條。

石虎胡同七號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孃，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摟，
黃狗在籬邊，守候睡熟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艷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瞑，
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蚓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

掠簷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蜓？——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喟着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搥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靑葉惆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裏，月兒乘雲艇歸去，西牆已度，
遠巷薤露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喟着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雨後的黃昏，滿院只美蔭，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甕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誰知道

我在深夜裏坐着車囘家——
一個襤褸的老頭他使着勁兒拉；
　天上不見一個星，
　街上沒有一只燈：
　那車燈的小火
　衝着街心裏的土——
　左一個顚播，右一個顚播，
　拉車的走着他的踉蹌步；
　…………
「我說拉車的，這道兒那兒能這麼的黑？」
「可不是先生？這道兒眞——眞黑！」
他拉——拉過了一條街，穿過了一座門，
轉一個灣，轉一個灣一般的暗沈沈；——
　天上不見一個星，
　街上沒有一個燈，
　那車燈的小火
　蒙著街心裏的土——
　左一個顚播，右一個顚播，
　拉車的走著他的踉蹌步；

…………………………

『我說拉車的，這道兒那兒能這麼的靜？』

『可不是先生？這道兒真——真靜！』

他拉——緊貼著一垛牆，長城似的長，

過一處河沿轉入了黑遙遙的曠野；——

天上不露一顆星，

道上沒有一只燈

那車燈的小火

晃著道兒上的土——

左一個顛播，右一個顛播，

拉車的走著他的踉蹌步；

…………………………

『我說拉車的，怎麼這兒道上一個人都不見？』

『倒是有，先生，就是您不大瞧得見！』

我骨髓裏一陣子的冷——

那邊靑綠綠的是鬼還是人？

彷彿聽着烏咽與笑聲——

阿原來這徧地都是墳！

天上不亮一顆星，

道上沒有一只燈：

那車燈的小火

綠着道兒上的土——

左一個顛播，右一個顛播，

拉車的跨着他的蹌踉步；

…………………………

『我說——我說拉車的喂！這道兒那……那兒有這麼遠？』

『可不是先生？這道兒真——真遠！』

『可是……你拉我回家……你走錯了道兒沒有！』

『誰知道先生！誰知道走錯了道兒沒有！』

…………………………

我在深夜裏坐着車回家，

一堆不相識的襤褸他使着勁兒拉；——

天上不明一顆星，

道上不見一只燈：
只那車燈的小火
亂着道兒上的七——
左一個顛播，右一個顛播，
拉車的跨着他的蹣跚步。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裏，偃臥在長梗的，雜亂的叢草裏，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邊直響入雲中，從雲中又迴響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摩着一顆顆熱傷了的砂礫，在鵝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着，近了，近了，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胆的黃昏星，獨自臨照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着一個幼童，鐺的一響算命鑼，在這黑沉沉的世界裏迴響着；

有如在大海裏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般的狂撲着，天空緊緊的繃着黑雲的厚幕，聽大海向那威嚇着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顛，聽天外的風，追趕着天外的雲的急步聲，在無數雪亮的山壑間迴響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失望與痛苦的呼籲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聲，厭世與自殺的高歌聲，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聽着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
……樂音在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盤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

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籟，眞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裏，在耳鬢邊，在官感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裏，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古羅馬的郊外有座墓園，
靜偃着百年前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黑辇的車輪，
又喧響在芳丹卜羅的青林邊。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眞善美之表現，
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礦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因情是攢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騁，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的靈魂？
我灑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著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
香爐裏裊起一縷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澗泉幽抑了喧響的琴絃；
她在夢鄉了——
粉蝶兒，翠蝶兒，翻飛的歡戀。

停勻的呼吸：
清芬滲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懷抱著，撫摩著，她纖纖的身形！
奢侈的光陰！
靜，沙沙的盡是閃亮的黃金，
平舖著無垠，——
波鱗間輕漾著光豔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給我披一件彩衣，啜一罎芳醴，
折一支藤花，
舞，在葡萄叢中，顚倒，昏迷。
看呀，美麗！
三春的顏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陽裏的水仙，鮮妍，芳菲！
夢底的幽祕，
挑逗著她的心——純潔的靈魂——
像一只蜂兒，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溫存。
童眞的夢境！
靜默；休教驚斷了夢神的慇懃；
抽一絲金絡，
抽一絲銀絡，抽一絲晚霞的紫曛；
玉腕與金梭，
織縑似的精審，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神闕，安琪兒的歌，安琪兒的舞。
可愛的梨渦，
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
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著晨曦！

問誰

問誰？阿，這光陰的播弄
　問誰去聲訴，
在這凍沈沈的深夜，淒風
　吹拂她的新墓？

『看守，你須用心的看守，
　這活潑的流谿，
莫錯過，在這清波裏優遊，
　靑脐與紅鰭！』

那無聲的私語在我的耳邊
　似曾幽幽的吹噓，——
像秋霧裏的遠山，半化煙，
　在曉風前卷舒。

因此我緊攬著我生命的羅網，
　像一個守夜的漁翁，
兢兢的，注視著那無盡流的時光——
　私冀有彩鱗掀湧。

但如今。如今只餘這破爛的漁網——
　嘲諷我的希冀，
我喘息的悵望著不復返的時光：
　淚依依的憔悴！

又何况在這黑夜裏徘徊：
　黑夜似的痛楚：
一個星芒下的黑影悽迷——
　留連著一個新墓！

問誰……我不敢愴呼，怕驚擾
　這墓底的清淳；
我俯身，我伸手向她摟抱——
　阿，這半潮潤的新墳！

這慘人的曠野無有邊沿，
　遠處有村火星星，
叢林中有鴟鴞在悍辯——
　此地有傷心，隻影！
這黑夜，深沈的，環包著大地：
　籠罩著你與我——
你，靜悽悽的安眠在墓底；
　我，在迷醉裏摩挲！
正願天光更不從東方
　按時的泛濫：
我便永遠依偎著這墓旁——
　在沈寂裏消幻——
但青曦已在那天邊吐露，
　蘇醒的林鳥，
已在遠近間相應的喧呼——
　又是一度清曉。
不久，這嚴冬過去，東風
　又來催青條：
便妝綴這冷落的墓宮，
　亦不無花艸飄飄，
但為你，我愛，如今永遠封禁
　在這無情的地下——
我更不盼天光，更無有春信：
　我的是無邊的黑夜！

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著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剝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著睡鄉旁；）
這準是她來鬧著玩——你看
　　我偏不張皇！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床，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嘆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在夢鄉裏留戀；）
『我負了你』你說——你的熱淚
　　燙著我的臉！

這音響惱著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阿，回復清醒；惱人的——
　　卻只是秋聲！

雪花的快樂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裏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飛颺，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飛颺，飛颺，——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裏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
　等着她來花園裏探望——
　飛颺，飛颺，飛颺，——
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濕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康橋再會罷

康橋，再會罷；
我心頭盛滿了別離的情緒，
你是我難得的知己，我當年
辭別家鄉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
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土歐洲）
扶桑風色，檀香山芭蕉況味，
平波大海，開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變了悲裏的山河，
渺茫明滅，在我靈府的底裏；
我母親臨別的淚痕，她弱手
向波輪遠去送愛兒的巾色，
海風鹹味，海鳥依戀的雅意，
盡是我記憶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總不免心酸淚落，便想
理篋歸家，重向母懷中匍伏，
回復我天倫摯愛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勞苦，
多少犧牲，都祇是枉費無補，
我四載奔波，稱名求學，畢竟
在知識道上，採得幾莖花艸，
在眞理山中，爬上幾個峯腰，
鈞天妙樂，曾否聞得，彩紅色，
可仍記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樓高車快的文明，
不曾將我的心靈污抹，今日
我對此古風古色，橋影藻密，
依然能坦胸相見，惺惺惜別。
康橋，再會罷！

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
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
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
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
狂溢的舊痕，尙留艸底橋邊，
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
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雲紋
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戀意詩心，
讚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
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
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
我精魂騰耀，滿想化入音波，
震天徹地，彌蓋我愛的康橋，
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軟吻；
康橋！汝永爲我精神依戀之鄉！
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
我亦必紆道西邇，瞻望顏色；
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
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
蠟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況味；
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
則來春花香時節，當復西航，
重來此地，再撿起詩針詩線，
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
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蹤跡，
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
故我別意雖深，我願望亦密，
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傾吐
心胸的蘊積，今晨雨色淒清，
小鳥無歡，難道也爲是悵別
情深，累藤長艸茂，涕淚交零！

康橋！山中有黃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寶是情愛交感，即使
山中金盡，天上星散，同情還
永遠是宇宙間不盡的黃金，

不昧的明星；賴你和悅寧靜
的環境，和聖潔歡樂的光陰，
我心我智，方始經爬梳洗滌，
靈苗隨春艸怒生，沐日月光輝，
聽自然音樂，哺啜古今不朽
——強半汝親栽育——的文藝精英：
恍登萬丈高峯，猛回頭驚見
眞善美浩瀚的光華，覆翼在
人道蠕動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經緯脈絡，血赤金黃，
盡是愛主戀神的辛勤手績；
康橋！你豈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數不勝數；最難忘
纔士德頓橋下的星燐壩樂，
彈舞殷勤，我常夜半憑闌干，
傾聽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艸間魚躍蟲嗤，輕挑靜寞；
難忘春陽晚照，潑翻一海純金，
淹沒了寺塔鐘樓，長垣短堞，
千百家屋頂煙突，白水青田，
難忘茂林中老樹縱橫；巨幹上
黛薄荼青，卻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臙脂春意，忸怩神色；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衹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難忘榆蔭中深宵清囀的詩禽，
一腔情熱，教玫瑰噙淚點首，
滿天星環舞幽吟，款住遠近
浪漫的夢魂，深深迷戀香境；
難忘村裏姑娘的腮紅頸白；
難忘屏繡康河的垂柳婆娑，
婀娜的克萊亞，碩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盡數，總之此地
人天妙合，雖微如寸芥殘垣，
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謂

『通我血液，浹我心臟』，有『鎮馴
矯飭之功』；我此去雖歸鄉土，
而臨行怫怫，轉若離家赴遠；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僭愛，然我自有讜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
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
再見罷，我愛的康橋！

（以上原載志摩的詩，新月版。）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眞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憐憐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傖，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眞，
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熟鐵，在愛的鎚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夥，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為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挨著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爲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戀愛的靈犀一點……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

呻吟語

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亦願意忘却了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掛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黃昏時跳躍；——
假如她淸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詩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魚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問我閒暇的詩情？——
上帝！你一天不還她生命與自由！

他怕他說出口

（朋友，我懂得那一條骨鯁，
難受不是？——難爲你的咽喉；）
『看，那草瓣上蹲着一隻蚱蜢，
那松林裏的風聲像是箜篌。』

（朋友，我明白，你的眼水裏
閃動著你眞情的淚晶；）
『看，那一雙胡蝶連翩的飛；
你試聞聞這紫蘭花馨！』

（朋友，你的心在怦怦的動：
我的也不一定是安寧；）
『看，那一對雌雄的雙虹！

在雲天裏賣弄着娉婷；』

（這不是玩，還是不出口的好，
我頂明白你靈魂裏的祕密：
那是句致命的話，你得想到，
　回頭你再來追悔那又何必！

（我不願你進火燄裏去遭罪，
就我——就我也不情願受苦！）
『你看那雙虹已經完全破碎；
花草裏不見了蝴蝶兒飛舞。』

（耐着！美不過這半綻的花蕾
何必再添深這煩上的薄暈？）
『回走吧，天色已是怕人的昏黑，——
明兒再來看魚肚色的朝雲！』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徐志摩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瓤，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掩護着同心的歡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愛，這日子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責你負，我不忍猜你變，
　我心腸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誰能想像那一天？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從睡夢中驚醒，深夜裏的琵琶！
　是誰的悲思，
　是誰的手指，
像一陣淒風，像一陣慘雨，像一陣落花，
　在這夜深深時，
　在這睡昏昏時，
挑動著緊促的絃索，亂彈著宮商角徵，
　和著這深夜，荒街，
　柳梢頭有殘月掛，
阿，半輪的殘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頭戴一頂開花帽，
　身上帶着鐵鏈條，
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
　完了，他說，吹糊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大帥（戰歌之一）

（見日報，前敵戰士，隨死隨掩，
　間有未死者，即被活埋。）

「大帥有命令以後打死了的屍體
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氣，）
就在前邊兒挖一個大坑，
拏瘋了的弟兄們往裏擲，
　擲滿了給平上土，
　給它一個大糊塗，
　也不用給做記認，
　管他是姓賈姓曾！
也好，省得他們家裏人見了傷心：
　娘抱著個爛了的頭，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媳婦到手個膿包的腰身！」

「我說這坑死人也不是沒有味兒，
有那西晒的太陽做我們的伴兒，
瞧我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還跟我喫烙餅，
叫了壺大白乾，
咱們倆隨便談，
你知道他那神氣，
一隻眼老是這擠：
誰想他來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們來就是當死胚！
「天快黑了，怎麼好，還有這一大堆？
聽炮聲，這半天又該是我們的毀！
麻俐點兒，我說你瞧，三哥，
那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個！
嘿，三哥，有沒有死的，
還開着眼流著淚哩！
我說三哥這怎麼來，
總不能拏人活著埋！」……
「吁，老五，別言語，聽大帥的話沒有錯：
見個兒就給鏟，
見個兒就給埋，
躲開，瞧我的；歐，去你的，誰跟你囉唆！」

在哀克剎脫教堂前（Exetes）

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間
倒映在異鄉教字的前庭，
一座冷峭峭森嚴的大殿，
一個峭陰陰孤聳的身影。
我對着寺前的雕像發問：
「是誰負責這離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瞅着我發楞，
彷彿怪嫌這離奇的疑問。
我又轉問那冷鬱鬱的大星，

它正升起在這教堂的後背，
但它答我以嘲諷似的迷瞬，
　在星光下相對，我與我的迷謎！

這時間我身旁的那顆老樹，
　他蔭蔽着戰蹟碑下的無辜，
幽幽的歎一聲長氣，像是
　淒涼的空院裏淒涼的秋雨。

他至少有百餘年的經驗，
　人間的變幻他什麼都見過；
生命的頑皮他也曾計數：
　春夏間洶洶，冬季裏婆婆。

他認識這鎮上最老的前輩，
　看他們受洗，長黃毛的嬰孩；
看他們配偶，也在這教門內，——
　最後看他們的名字上墓碑！

這半悲慘的趣劇他早經看厭，
　他自身癱瘓的殘餘更不沾戀；
因此他與我同心，發一陣歎息——
　啊！我身影邊平添了斑斑的落葉！

一九二五，七月。

海韻

一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為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為什麼徬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盪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旋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娑，婆娑。

四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阿，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蹉跎，蹉跎。

五

『女郎，在那裏，女郎？
在那裏，你嘹喨的歌聲，
在那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那裏，阿，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兩地相思

一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這彎彎的夠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愛情，
這藍藍的夠多深！
那樣多是你的，我聽她說，
你再也不用疑惑；
給你這一團火，她的香唇，
還有她更熱的腰身！
誰說做人不該多喫點苦？——
喫到了底才有數。
這來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過！
他這時候，我想，正靠著窗，
手托著俊俏臉龐，
在想，一滴淚正掛在腮邊，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憂愁，半歡喜的預計，
計算着我的歸期：
阿，一顆純潔的愛我的心，
那樣的專！那樣的眞！
還不催快你跨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趕回家
去親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該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該把自由隨手給扔，——
活該我今兒的悶！
他待我倒眞是一片至誠，
像竹園裏的新筍，
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一樣

他還是往上滋長；
他爲我喫盡了苦，就爲我
他今天還在奔波；——
我又沒有勇氣對他明講
我改變了的心腸！
今晚月兒弓樣，到月圓時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愛，這來我真是難，
恨不能往地底鑽：
可是你，愛，永遠有我的心，
聽憑我是浮是沈：
他來時要抱，我說讓他抱，
（這葫蘆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讓他親——我的脣，
愛，親的是你的吻！

（以上原載翡冷翠之一夜，新月版。）

朱大枬 七首

笑

赤霞紗裏跳着一炷笑，
輕盈的，是紅燭的火苗，
有的笑，溫慰你暗淡的長宵。

翠羽湖裏搖一朵笑，
清癯的，是白蓮的新苞，
有的笑，清醒你昏沈的初曉。

青銅鞘裏躍着一柄笑，
霍霍的，是雪亮的寶刀，
有的笑，割絕你甕府的逍遙。

大風歌*

風神掣轉地球一片車輪，
看黑夜影一匹駿馬奔騰。
我們由你發狂也由你趕，
三百多天的路一夜走完。
誰說不是一件大快意事：
腐爛了鋤把不過一盤棋！
誰耐煩地球走得這樣慢，
爽性看你今夜繞幾個圈！
一年一次的圈便繞百次，
就在明早也不是短命死。
地球你駁着夜馬趕快跑！
聽着我們齊替你喊個好。

風神放聲給我們一聲和！
大家高唱一隻進行的歌！
看黑夜影一匹駿馬奔騰，
風神鞭轉地球一片車輪。

※此首錄晨報詩鐫六號

時間的辨白

古人拿客店比喻人生，
死是你們歸宿的家庭。
　莫抱怨我緊緊相催，
　可憐我還無家可歸，
啊這萬古不息的狂奔！
誰不是由我送進墓門，
等你歇好了再送別人。
　你們都靜眠在墓場，
　我還守着墓草滋長，
啊那無緣接近的佳城！

加煤

在傾壺狂飲的時候，
像車頭裏加進黑煤，
叫停滯的變爲活躍，
叫情感挈思想狂飛。

我替你窮人們思量：
你骨頭能稱出幾兩？
就抖空錢袋買一醉，
分量再輕點也不妨。

趁空袋裏沒有臭錢，
意念裏也沒有顧惜，
恰像那輕便的火車，
好開足萬匹的馬力！

莫停在回憶的墳地，
去憑弔毀蝕的積屍；

不要進希望的空洞，
去夢想本來的充實。
駕駛到幻想的國度，
出現實苦惱的世界。
憑你全意志的主宰，
造一坐象牙的樓臺。

一霎眼，蛛網綫流蘇，
懸結滿煌煌的金屋。
碧琅玕裝上破窗檻，
潮濕牆幻作黃金柱。

絲泥杯看做翡翠鑊，
黃豆燄閃放明珠光。
看影搖仙女的舞蹈，
聽蟋蟀奏仙樂嘹亮。

叫繁華來掩滅荒涼，
叫歡愉來消融憂傷，
全任你恣情地驕傲，
享樂在幻想的天堂。

還不怕強暴的奪取，
也沒有弱者的妬嫉；
儘耽樂幻想的仙鄉，
用不着半點的猜疑。

偷巧同命運的寵兒，
沒一點出汗的苦惱，
由你判自己的命運，
坐享這無盡的逍遙。

不動手就起座宮殿，
不動腳就爬上帝座；
只存在幻想的國裏，
這不償代價的極樂。

笑煉石補天的女神，

比塡海的精衛更蠢：
看我們只灌進冷酒，
也塡平不平的命運！

叫停滯的變爲活躍，
叫情感掣思想狂飛，
在傾壺狂飲的時候，
像車頭裏加進黑煤。

逐客

自從你搬到我心裏居住，
苦惱就是你給我的房租；
但我總渴想有一天閒靜，
心裏沒有你的舞影歌聲。

我幾時貼過招租的帖子？
我一生愛好的就是空虛。
去罷，你乘隙闖入的惡客，
你鎭日歌舞着無晝無夜！

你舞蹈的震撼你的叫囂、
我心可受不住這樣攪撥！
去，你不用向我裝癡裝傻，
有一天我就要趕你搬家！

二，一〇，改稿。

風雨聲中的夢

淒冷的雨絲在屋角啜泣，
迎眸見窗櫺間凌亂的風的足跡，
破紙的偃靡應和着心頁的披拂，
這風雨一聲聲讀出了我心底的蘊蓄。

在幻夢裏，我看見一片浩淼的滄波，
但我的心只是一片枯海，枯海的遺殼，
這枯海沉埋在永夜的墳墓，
沒有波瀾的洶湧，也沒有風雨的飄落。

在幻夢裏我看見一片荒涼的寒沙，
駱駝的灰影和野草的綠芽，

但我的心只是一塊凍地帶的土，那是冷凍的家，
沒有綠痕的萌苗，也沒有鈴語的咨嗟。

寂寞緊壓着我的心，鉛似的沉沉，
在金色陽光下我也夢魘呻吟，
誰說風雨的聲息能喚醒人於夢中？
我說風雨聲中的夢更是一個虛空！

月夜夢回作歌

靈異的薄光瀰漫淸宵的夢裏，
陰綠了的廊下飄起一角素衣。
我突然捉住了衣角和你說話，
深院裏灑一陣香雪似的落花。

忽然醒回對着白莽莽的空壁，
彷彿誰輕輕的嘯着眼皮淘氣。
那不是你，那不是你蒼白的臉！
我看準你跳出紙窗，越走越遠，
遠遠的露着皚皚白齒發着癡。

你爲什麽在夢裏無端的來去？

楊世恩 一首

回來啦

黑夜的毛手緊貼着紙窗，
老鼠也不敢來樑上張望。
暗室裏成了靜寂的禁城。
有時却像出「回來啦」一聲。

燈草已點得像半絲荳芽，
彌留着欲落未落的燈花。
有一個婦人在燈下問卜；
她的孤影在寒壁上起伏。

她放下烟袋，又拿起針筐，
又時刻的揭開窗帷探望：

「冰兒啊，冰兒，你怎不回來？
可知道母親的心臟裂開？」

「難道又是殘葉吹上走廊？——
這分明是冰兒脚步在響。」
她一心去聽那門聲咿呀，
却沒留神房裏暗了燈花。

「冰兒，回來啦？你到了那裏？
李順呢？怎麼，他沒找着你？」
她走上去吻她兒子的臉，
她笑得像黑雲鑲着銀邊。

忽然一聲雞啼報了五更，

接着又陰風吹滅了油燈，
她再叫聲「冰兒」却沒答應，
祇聞到陣血腥摸不着人。

暗室裏成了靜寂的禁城，
有時還漏出「回來啦」一聲。
黑夜的毛手還貼着紙窗，
老鼠再不敢來樑上張望。

十五年三月三十日

（此詩是紀念三一八而作）

饒孟侃二首

家鄉

這回我又到了家鄉，
前面就是我的家鄉：
遠遠的凝着青翠一團；
眼前亂晃着幾根旗桿。
轉個灣小車推到溪旁，
嘶的一聲奔上了橋梁；
面前迎出些熟的笑容，
我連忙踏步走入村中。
故鄉啊仍舊一般新鮮，
雖然遊子是風塵滿面！
你瞧溪荷還飄着香風，
歌聲響遍澄黃的田隴，
溪流邊依舊垂着楊柳，
柳陰下搖過一隻漁舟。
聽呀井欄邊噗噗洗衣，
炊烟中遠遠一片呼歸，
算命的鑼兒敲過稻場，
笛聲悠揚在水牛背上。
這回我又到了家鄉，
前面就是我的家鄉。

一九二五年　一月十二日

無題

就是世上認不得眞面目，
我們也不含糊的過一天；
問他們從海島逃到山谷，

可有誰逃出了人世裏邊？
　我們祇要在日夜中間。

既然世上容不得眞面目，
我們爽與熱烈的做一場；
讓你做歌女背一面大鼓，
讓我來扮個琴師的模樣，——
　撥起了三絃搖着板唱。

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

劉夢葦三首

萬牲園底春

碧綠的秋水如青蛇條條，
蜿蜒地溜過了大橋小橋：
被多情的春風狂吻之後，
微波有如美女們底嬌笑。

美麗的小鳥鼓舞着歡樂；
在陽光流金裏對春頌歌；
說牠們底音波比情人底
戀曲更動聽，你可相信我？

悠長的流水畔綠草茸茸，
柳絲低垂宛同柔情的夢；
花蝶般隨風飄送的香雨，
是春底心事，是點點落紅。

落紅和少女底珠淚滴滴，
一般地使我珍視而憐恤！
我欲收拾起牠們底殘骸，
帶回去警告美麗的瑪麗。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

最後的堅決

今天我才認識了命運底顏色，
——可愛的姑娘請您用心聽；
不再把我底話兒當風聲！——
今天我要表示這最後的堅決。

我底命運有一面顏色紅如血；
——可愛的姑娘請您看分明，
不跟隨我底信般不留神！——
我底命運有一面顏色黑如墨。

那血色是人生底幸福的光澤；
——可愛的姑娘請爲我鑒定，
莫謂這不干您什麼事情！——
那黑色是人生底悲慘的情節。

您底愛給了我才有生的喜悅；
——可愛的姑娘！請與我憐憫，
莫要把人命看同鵝絨輕！——
您底愛不給我便是死的了結。

假使您心冷如鐵地將我拒絕；
——可愛的姑娘！這您太無情，
但也算替我決定了命運！——
假使您忍心見我命運底昏黑。

這倒強似有時待我夏日般熱；
——可愛的姑娘有什麼定準？
倘上帝特命您來作弄人！——
這倒強似有時待我如嶺上雪。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

致某某

雀鳥喧噪在門前樹間，
晨光偸進我深沈的夢境：
驚醒後起來奔赴到院前，
領略朝陽初現時的美景；
但我重憶起了你底華顏，
你比朝陽還要嬌豔幾分！

炎日燃燒在清朗的中天，
樹蔭下祇有我獨在納悶：
碧澄澄的池水蒸發升烟，
我春情的海潮已經沸騰，
但我重憶起了你底情談、

你比炎日還要熱烈幾分！

夕照懸掛在幽邃的林邊，
　向人間贈送最後的離情：
歎氣似地吐輕霧在樹巔，
　縷縷裊繞穿過黃昏底心；
但我重噴起了你底愛戀，
　你比夕照還要纏綿幾分！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劉夢葦

程侃聲一首

城上

天半鋪着幾片薄雲，
　徵風漣漪似的盪漾。
旁過壘壘枯寂的荒墳，
　我們登到永定門西的城上。

城內深沒入的蘆荻
　浩浩，瀟瀟；
遙想故鄉此日，
　正連阡穀綠迢迢。

城下繞流着徑直的小溪，
　溪畔青翠的菖蒲叢叢；
遙想故鄉曲曲的水湄，
　正蒲鋑點點，水蓼花紅，

城外廣袤無垠的平原，
　只有單調的黍和稷；
遙想故鄉的塘裏田間，
　紅白的荷花正香風習習。

平原中只有矮小的茅屋，
　幾片乾燥的土的房頂；
却不見故鄉那葱蘢的林木，
　蕭疏處露出斷續炊烟，迷離樹影。

我更注目四眺，

程侃聲

終竟找不到一灣流水，一泓碧池；
故鄉却無論是平野山陝，
　總處處有深深的清瀠。
我只見平原的漠漠，
　一直展到天邊；
却不見故鄉嵯峨的峯壑——
　與青紫起伏的羣樹。
黃土的道路裏，
　時有一匹兩匹的瘦驢走過；
却不見故鄉綠野的逶迤，
　騎牛的牧童們的快樂。
天國的故鄉！
　故鄉的天國！
是誰在我們中間掘下深的河，寬的江？
　是誰把崇巖峻嶺將我們阻隔？

三年的久別，
　何日再相逢？
歸期尚未可說，
　舊影已漸次朦朧。
溫和的薰風，
　你恰從南國飛來，
是否我門前的雙桐？
　見否我手植的小槐？
桐影依舊滿階，
　個槐想已比我還長；
說來，溫和的薰風，說來
　我要從你唇邊看看，我親愛的故鄉。
溪邊頡頏的燕兒，
　你從南國北翔，
不知曾否在我家樑上棲遲？
　曾否啣泥在我門外的荷塘？

遠遠那烟雲明暗處，
　告訴我吧！
那烟雲明暗處，
　是不是我的故家？

秋來歸去時，
　請告訴我母親一聲；
說是……
　唉！不須了，別又惹起她的憂情。

王希仁 一首

王希仁

松林的新匪

好漢們再加他是二十三人，
團團的圍坐在這密松林裏，
整罎的好酒是羅列在松根，
整隻的肥羊在燎火上燒炙；
　風葉颼颼，
　長夜悠悠，
林疏處拋射着月亮的銀箭，
林深處有碧綠的燐火飄遊。

放下杯大頭目立起來發言，
那火堆照着他半醉的紅臉。
『陳家村還有件生意得作完，
弟兄們起來別要貪杯偷懶！
　高大樓房，
　蠣粉圍牆；……
那個敢進去先把大門開放？
好，這得新入夥的老弟承當。』

大頭目又吩咐不准喧嘩，
出林來只一片人影零亂，
村犬們濃睡着聽不到吠聲，
向前望只幾點山燈在閃顫；
　佳月晶瑩，
　夜氣澄清，
弟兄們都懷着新鮮的希望，
陳家村還只一片黑影朦朧。

到門前他這纔突然的震驚，
他的魂夜夜繞着這所宅院，
這門內住着他心愛的姑娘，
背婚約只爲他的家遭大變；
　　孤影煢煢，
　　沒地收容，
　心一橫他入了松林的匪夥，
　搶愛人還是他自己的先鋒！

大頭目掣出他耀眼的長刀，
繩梯子早已在那牆頭掛好，
這時候那容你稍有遲疑
上去罷你的命蟻般渺小！
　　炬火通明，
　　呼嘯連聲，
　大宅子立變了魔巢鬼窩，
　零亂的衣物拋滿了中庭，

枝枝的火炬亂擲在倉房，
月光下只看見黑烟騰上，
火的舌猛舐着畫檻與高堂，
燒焦的木味在夜風裏飄漾；
　　劈戶開門，
　　奔竄紛紜，
　亂嘈嘈一片的喧聲漸遠，
　大宅子只剩火爆的微音。

倉房後却拋下他自個兒一人，
半狂的他瞪視着濃烟與飛燼；
他親見心愛的十七歲的姑娘，
盜匪們刼掠了她匆匆的逃遁：
　　如玉芳肌，
　　錦被包圍，
　錦被旁曳着她睡亂的美髮，
　錦被裏裹住她的嬌泣低微。

烟氛裏他突上東向的小樓，

王希仁

粧臺上的紅蠟燭依然光燦，
半狂的他撲上繡褥的牀頭，
一陣陣的汗香他聞着心顫；
　餘暖微微，
　烟篆霏霏，
牀邊零亂的散放着履襪，
白羅的帳子一半兒低垂。

火光照紅了對面的雕窗，
他想起四年前暮春朝旭，
絕早的他們倆偎坐在長廊，
晨風漾着他們喁喁的細語，
　柳絮風翻，
　鶯燕不喧，
　他和牠似游絲兩縷，
　　在輕颺裏盤結，糾纏。

火焰燃上了樓外的欄杆，
他想到三年前醉心之日，
一雙紅的燭照耀着畫筵，
筵席上兩家把婚約計議；
　忍笑凝歡，
　欹枕不眠，
　一切還不是今宵一樣？
　月光緩緩的轉下前簷。

火焰燃上了工巧的門扉，
他感到美妙太容易消逝，
度過了慘痛，度過了灰頹，
這繡牀却是他葬身之地，
　如夢如烟，
　變幻無端，
　今朝總算告一個結束，
　就有魂再也不想生還！

火之神占據了整個的樓房，
紅手臂攫住了白羅的素帳，
滿屋裏似萬條蛟蛇翻翔，

這時候不容他重思再想：

　烟焰橫侵，

　毀滅來臨，

急劇的他作最後的掙扎，

匆忙的他爬過這火之穹門！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蹇先艾 二首

春曉

這紗窗外低漾着初曉的溫柔，
霞光彷彿金波掀動，風弄歌喉，
林鳥也驚醒了伊們的清宵夢，
歌音裊裊嘀落槐花深院之中。

半圮的牆垣擁抱暈黃的光波，
花架翩飛幾片紫蝶似的籐蘿，
西天邊已淡溶了月舟的帆影，
聽呀小巷頭飄起一片叫賣聲！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改稿。

雨晨遊龍潭

游人冒着料峭的寒意低迴，
漫空裏不見一絲雲彩，
漫空裏畫出無限陰霾，
青鴉也跨着蕭涼的海天飛。

這林壑間映有莊渾偉大，
悠長的驢嘶和着流泉，
交互嘯響在寥寞空山，
這山旁灑遍了點點的梨花。

哦！山道上充溢水色春光，
迷濛的毛雨飄落紛紛，

遠岑織着翡翠的樹影，
彷彿我又一度地囘到故鄉。

舊稿改作

原註：龍潭去南口鎮西北約十二里。

馮乃超 九首

酒歌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盅
燒爛我心胸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我的心胸
澆我的舊夢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夜半的街頭無人走
我的心懷怎能夠……

銀光的夜色
銀光的愁寂
合照着天涯落魄人
牽他臨終的喘息

絹絲的夜色
渺渺的虛寂
沒有樽酒在身傍

腥紅的哀怨無由息
青瑩的酒精在手
赤熱的哀怨在心頭
我的身心消滅後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玉姬的珠飾也陳舊
青史不錄豔情歌
芳塚壘壘無從究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盅
燒爛我心胸

月光下

憂鬱的情緒抹林在湖水的白練的光面上」
女人底幽寂的幻影徘徊在睡蓮之鄉
銀光瀉練着　夢幻展開着　在輕軟的夜色中」
愛人喲　你若孤單的 Nymph 啜泣在噴泉的中央

冰涼的夜深　月影的寂寥的浮光中
撥開了霧靄的蒼白的輕紗　游泳古夢中
懷念的情思吸啜了霜華冷露　不勝倦疲地沉重」
愛人喲　飄來森林的幽陰裏　我煩悶的心胸

紡你底憂鬱　我爲你織成縹緻的霓裳
摘你底淚珠　我爲你串成精緻的胸飾
永遠地　你爲我忭舞在沉寂的睡眠之上
不絕地　我爲你展開飄渺的夢幻的仙鄉

悲哀

悲哀衣了霓裳輕輕跳舞在廣闊的廳間

黃昏靜靜渡過枝梢葉底悄悄闖入空寂的塵寰
沈默的陰影投射在少女底穿上白衣的心頭
伊耽溺地啜泣在獻身的殘餘的時候

伊啜飲着多感的青青的醇酒
當菫花底紫影消滅在幽闇的時候
輕綃的黑夜裏　噴泉唱着哀傷的夜曲
伊伏在牙琴上心兒沉下煩惱的幽谷

少女纔上白衣的心兒睡眠在消沈的陰影中
悲哀脫了霓裳滿斟甘露的淚水盈盅
——好人兒　飲它　尋你情熱的美夢

——天仙底玉手爲你撫着月琴的銀絃
黑夜的胸懷爲你展舖感覺的絨氈
星星的眼池爲你湛盈潤澤的淚泉

馮乃超

現在

我看得在幻影之中
蒼白的微光顫動
一朵枯凋無力的薔薇
深深吻着過去的殘夢

我聽得在微風之中
破琴的古調——琮琮
一條乾涸無水的河床
緊緊抱着沉默的虛空

我嗅得在空谷之中
馥郁的蘭香沉重
一個晶瑩玉琢的美人
無端地飄到我底心胸

夢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玫瑰色的軟影　映照到四隅的
　幽陰
淡抹的哀悲　潛形在丹波繼起的　湖水的夜心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紫羅蘭的浮光　流到記憶的古
　渡頭
熹微的夢幻　飄零在空疏寥寂的　落葉深秋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Marjorum 的弱光　灌溉到黃昏
　的脚跟
假寐的沉默　消沉在黑影褶疊的天空底夜痕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鷄冠花的陽光　燦爛在月痕的
　夢中
神祕的面紗　掀揭在晴空無垠的失望的蒼穹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親着哀愁底嘴吻
從骨董的寶甕底嘴唇　把吸不盡的淚泉啜飲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偎着哀愁底擁抱
從玉琢的　膩滑的心胸　把散不盡的夜香吞吐
屏息地睡在黃昏之中　任情地瞧着哀愁底媚睛
從青銅的香爐底頭蓋　看着氤氳繚繞的輕夢
屏息地夢在月痕之中　任情地抱着哀愁的玉體
從閃灼的霜華底眼珠　淌出顆顆銀光的眼淚

默

輕烟　籠罩着池塘底安眠
沉默　枯朽着夢裏的睡蓮

冬天來到疲乏的草根頭
靜悄悄地殺着蒼白的微笑
陽光隱在輕盈的烟絹
不照樹陰影裏的哀愁

怠倦的枯枝愁訴
黃金的新秋也衰老
銀白的長髮浸池中
輕輕拂掃浪紋的懊惱

馮乃超

我聽得幾句嘎聲的譏嘲
老醜的烏鴉飛鳴在樹梢
沉紅的落葉積滿了空寂的心
怎的感謝那無情的胡鬧

隆冬的嚴肅遠過於祈禱
沒有殉教者的苦惱
憂愁的聖母默現在空間
守護着靈魂的日暮

殘燭

追求柔魅的死底陶醉
飛蛾撲向殘燭的焰心
我看着奄奄垂滅的燭火
追尋過去的褪色歡忻

焰光的背後有朦朧的情愛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我願效燈蛾的無智
委身作情熱火化的塵埃

燭心情熱儘管燃
絲絲的淚繩任它纏
當我的身心疲瘁後
空檯殘柱繚繞着迷離的夢烟

我看着奄奄垂滅的燭火
夢幻的圓暈罩着金光的疲怠
焰光的背後有朦朧的情愛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

蒼黃的古月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氤氳的夜色浥露濕
漫着野邊有暮煙
掩我心頭有憂鬱

矗立的杉林默無言

睡眠的白卓夢痕溜
惆悵的黃昏色漸密
　沉重的野烟
　沉重的憂鬱

日暮的我心
濃冬將至的我心
夕陽疲憊的青光幽寂
給我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人影一般沉重的負荷
疲憊的心頭壓逼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氤氳的夜色浥露濕
夕陽的面色蒼白了
　沉重的野烟
　沉重的憂鬱

古瓶詠

金色的古瓶
蓋滿了塵埃
金泥半剝蝕
染上了黯淡的悲哀

微光靜悄之時
詩韻錚鏦地欷歔
花瓣零落後
剩下黃金的花蕊

若是新燒的花瓶
金彩輝煌
若是初開的花朵
豔射畫堂

朱色的古夢

馮乃超

消沉歲月之中
黃銅的夕照
闌入寥落的行宮

金色的古瓶
蓋滿了塵埃
詩人的心隈
蔓着銀屑的蒼苔

蓬子 十首

秋歌

黃葉，無聲地飄墮着，
像夢一般的，
或歎息似的，
負露和淚墜落在地上了。

遠寺的鐘，
滯重得有如病驢的蹄聲；
聽新蹄聲淹沒了舊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調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遺址，
都沉入舊情的回憶！

奄奄的歎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野柳

看喲！你看：
多盛氣！多猖獗！春天的花木：
柏樹伸野爪出宮牆來；
長春藤披散了短髮，潑婦般，
緊抱着粉牆猛撼；

牡丹和芍藥，
也都嗔怨少年，
不長留在她們裙邊。

惟有你們，惟有你們喲——
衫兒淡淡，姑娘般嫻靜；
髮鬆鬆，花結兒沒簪；
旁冷落的破廟，依古塔，
默念那睡在斷碑上的墓文；
或者立在溪邊，
靜觀那浮在綠荇上的浣女之芳沫，
跟學步的雛魚，
在細浪上跑。

溪水，野田，不忍割捨；
割不斷的留戀孕成了悲哀，
在悲哀裏，月光喲，漸漸暝滅。

新喪

夕陽倦得不會匍動了，
伏在西方的山之巔；
像少婦臨死時的留戀，
凝視着遠近的村落，
無限的沈默浮在太空；
牛背上晚歸的牧笛，
柳蔭下夜泊的漁歌，
蹲在柴門外的野狗，
也都默默無言，如喪考妣；
夜色有覆屍的黑紗，
掩上西山，
便是猙獰的樹枝，尖的塔，
也抓不破這新喪者之殮衣。

酒後

靠在老舊的絨布枕上，
一個缺嘴的酒瓶
和幾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螢火打睡在紗罩裏，
幾隻餓鼠，得我允許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殘肴。

飛向青年詩人那裏去了吧；
夢之神，我幾回凝視，
瞧不見她翅子的一羽。

沈鬱的鄉思，淒涼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顏色的奴才們；
此刻是，風樣的，影蹤都沒有了。

癡

夜靄掩着的石隙裏，
蟋蟀在奏他最後的歌。
多麼淒激呵，他歌音是
有如枯枒之上一葉在顫。
是一種甜蜜的愛情，
同時沁徹我倆的心了，
當他蒼涼的歌音
蜿蜒在耳內，蝸牛似。

綠的芭蕉無風撕裂了，
烏柏樹的葉子靜靜地墮下。
有如獅子的鬃毛呵，
她長的頭髮跟歌浪波動。

樹影是烟一樣稀淡，
大路上無負手的游僧。
只有我倆在發癡，
在這荒涼且靜的夜裏。

古城

世紀的繁華於你何有？
被遺棄的古城喲，
再不見宮裝的粉女。
在你懷裏細訴聖王的恩寵。

曾有千千萬萬的軍馬，
從風沙裏戰勝歸來，
面上是創傷的瘢痕，
高奏凱歌在大理石的城梯下。

如今再沒有鐵盔的英雄們了，
騎雪一樣的白馬，
背上是奪目的金箭，
得意地獻身在你面前。

只剩秋草，久病的瘦，
蹲在缺角的城頭，
歎息着，對夕陽細訴
你過去繁盛的日子。

荒村

沉埋在蓬蒿與荒草間了，
留殘在此地的零落的屋宇。
黃的野薔薇亂雜地開在梁瓦上面，
花下眠着灰白的蛇骸。
舊日的麥隴間生着高大的百合，
老病的槐樹在痛苦的嘆息裏轉側。
宗祠的莊嚴，廟堂的聖潔，
都在雨打風吹中飄零盡了，
不會再有祭酒滴到廟前的草坪。
一切都荒落得不堪入目了！
只村前的石獅，猶肥胖如昔；
但亦終日垂着陷落的眼睛，
回想往日的小孩的嬉戲。

在你面上

在你面上我嗅到霉葉的氣味，
倒塌的瓦棺的泥甎的氣味，
死蛇和腐爛的池沼的氣味，
以及雨天的黃昏的氣味；
在你猩紅的脣兒的每個吻裏，
我嘗到威士忌酒的苦味，

多刺的玫瑰的香味，糖砒的甜味，
以及殘缺的愛情的滋味。

但你面上的每一嗅和每個吻，
各消耗了我春春的一半。

蘋菓林下

此刻白日的影子沈入在深谷，
祇剩了一種單調的聲音在斷續：
那是爛熟的蘋菓留不住枝頭，
跟着了秋葉，墮在黃昏的草坪。
蘋菓林下我一人在徘徊，
蘋菓的紅豔牽引起我的思念；
淡淡的微風匍匐我鬢上，
疑心是你呵纖纖的手指在撫摩。

為什麼這樣沒有羞恥的思想，
會踱過黃昏來，佔住了我的心？
我的爪髮如此長，我的面色如此黃瘦，
我的心呵，不能笑，不能歌，
青春的骸骨是一太重的負擔了。
夜的池塘沈滿了老樹的 Silhouettos，
荒涼的池塘似的我底心靈呵，
華年的夢不應該錯誤地闖進來。

夕陽沈在山下如一老狗偃眠着，
夜的空間充滿了蘋菓的濃香。
我在痛苦的記憶裏默默地祝福你：
願你永遠忘了我，永不見我的影子在你夢裏。

我枯澀的眼光

我枯澀的眼光凝視在姑娘的臉上，
有如一個老年龍鍾的乳母呵，
將她木筆架似的乾枯的手兒，
輕撫着白嫩的肥胖的嬰孩，
忘却的愛情覺醒在心頭了。
微風裏我看見姑娘沈默地笑了；

她的笑容像粉塑的牡丹似地鮮豔，
素筆描的丁香花似地幽靜。
裝在牠笑容裏的少女的夢，
秋色的夢，黃金時代的好夢。

藏在她髮間的麥草的香味，
（從故鄉田間拾來的吧）
飄過微風來，沁入我的心了。
我幼年曾在牧女的髮上聞過這香味，
如今在都會，祇聞酒的味，粉的味了。

像清露灌溉在九月的紅蓼艸上，
我的靈魂，寂寞的靈魂，
當牠的微笑落花似地紛紛飄過來，
載在我歷史裏的淒涼的故事褪色了，
蠕動在眼底的灰色的影子消滅了。

邵洵美三首

昨日的園子

靜了靜了黑夜又來了；
牠披着灰色的尼裳，
懷抱着憂鬱與悲傷，
啊牠是殺光明的屠刀。

牠隱瞞了上帝的住處；
牛馬鷄犬鳥龜與人，
于是便迷茫地搜尋，
末後找到了魔鬼之居。

這裏有個昨日的園子，
靑的葉兒是黃了的；
鮮的花兒是謝了的；
活潑的鳥兒是死了的。

還有一對有情的人兒，
相相地擁抱了親吻；
沒有氣吓也沒有聲，
啊他們是上帝的愛兒。

來吧

我便這樣地離開了你，
我便這樣地離開了帶淚的你，
你是染露的青葉子，
我便像那花瓣吓落下了地。

啊你我底永久的愛……
像是雲浪暫時寄居在天海。
啊來吧你來吧來吧，
快像眼淚般的雨向我飛來。

我是隻小羊

我是隻小羊，
你是片牧場。
我吃了你我睡了你，
我又將我交給了你。

半暗的太陽，
半明的月亮，
嬰孩的黑夜在招手，
是小羊歸去的時候。

小羊歸去了，
牧場忘懷了。
我是不歸去的小羊，
早晚伴著你這牧場。

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
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

No. 358
全書十大部售大洋二十元